

2015

10月下



STORIES

故事会

®



20

故事有约

风雨不散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6年本刊征订工作已开始，请读者及时去当地邮局订阅。

善待每一个人



Huang Meizhou Stories Editor
黄美舟 故事会绿版编辑

我听说过一个事儿，有这么一个家境贫寒的男孩，父亲早逝，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三千块钱给了他，伤感地说：“这是家里最后一笔钱了，希望你认真读书，照顾好自己。”

男孩申请了助学贷款，他在大学里刻苦读书，同学们外出聚餐或者购物，也从不参与，同时，他还是一家小吃店打工。这天，他打工的小吃店着火了，火势很凶猛，小吃店没多久就烧没了。

店主瘫倒在地，无声地垂泪。

男孩看到这一幕，十分难受，于是，他把母亲给他的三千块钱取了出来，交到店主手里。店主一下子哭出声来。同学们都说男孩穷傻了，而店主也没想到，这个穷小子居然愿意倾其所有地帮助自己。

男孩从此更加拼命地打工，倒也奇迹般地撑到了大学毕业。后来，他创业成功，成了富有的老板。这段时间，小吃店店主的运气不佳，为了生计，他辗转多地……渐渐地，他们两个人失去了联系，已经成为老板的男孩，早就忽略了区区的三千块钱。天有不测风云，多年后，他的公司被同行用卑鄙的手段抹黑，陷入了危机，大批的记者挤到了公司门口，咄咄逼人。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他一边散发传单，一边大声告诉记者们这家公司老板的人品是多么高贵……

这个老者便是当年那个小吃店的店主。后来，老板走出来，端详了老者许久，终于认出了对方，老者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存折，递给老板。老板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意思，两个人相拥而泣……在场的记者愣住了，居然忘记了自己的来意。

我们在生活中会接触太多太多的人，应该用善良的心对待每一个人，哪怕对方仅仅是个过客。再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当你善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善待你，这样便会创造出美好的境界和氛围。因此，善待别人便是善待自己。

在本期故事中，我经常能感觉到善待别人所带来的温馨，一辆出租车牵出了亲情，让阅读了无数情感故事而变得有些麻木的我湿了眼眶；妻子坚持给丈夫写了一百封情书，让我们珍惜婚姻和家庭；村民和承包商发生了冲突，引出了动人的军民鱼水情……

善待每一个人吧，你也会因此更加快乐！

（插图：丁德武）

故事会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微信公众号 story63



STORIES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吕佳 朱虹 吴伦 张凯
姚自豪 夏一鸣

社长、主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凯

副主编 朱虹 吕佳

编辑部

本期责任编辑 黄美舟

发稿编辑

朱虹 吴伦 王琦

美术编辑 王怡斐

电脑制作 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2325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订购电话 021-6433 8113

广告部

广告业务 021-3401 0383

广告投诉 021-6433 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开卷故事

善待每一个人..... 1

笑话 14 则

..... 黄天翊等 4

情感故事

父女情缘.....朱会鑫 8

网文热读

第一百封情书..... 11

爱的谎言..... 37

公平交易..... 101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替罪羔羊..... 13

新传说

无价之宝.....黄胜 17

俘虏.....一杰 22

一定要背你一回.....青子 27

以贼防贼.....顾敬堂 31

没有钱不办事.....汪培君 34

东方夜谈

打给未来的电话.....白山 39

阿P系列幽默故事

阿P走红毯.....邱琪 43

传闻轶事

凶险的门神.....徐波平 47

恩怨青蛭血.....吴嫡 71

诙段子

..... 54



3 分钟典藏故事

- 皇帝卖画..... 56
“不守信”的毛姆..... 56
一盘熏肉识君子..... 57

民间故事金库

- 白送的粮食..... 裴文兵 58

海外故事

- 难闻的菜..... 吴 滨 62
卖报姑娘..... 97

经典传递

- 本期话题：谜语的故事..... 65

法律知识故事

- 沉默不是金..... 王秀身 69

中篇故事

- 尘封的杀机..... 陈效平 80

动感地带

- 103

微博故事

- 104

幽默世界

- 杀手铜..... 张春风 106
不用卖桃..... 清 弋 107
朋友圈..... 裴 缘 108
改变称呼..... 吴长海 109
就等你这句话..... 王祥英 110
倒霉透顶..... 谢元清 111

本刊信息传真

- 79、100、105

征稿启事

第18届故事作品研讨班已经启动，举办时间为2015年11月，报名截止日期为2015年10月底。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读到或听到什么有趣事，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吗？欢迎参赛，欢迎投稿，本刊常设二十多个栏目，必有一款适合您！

—— 绿版编辑电子邮箱 ——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吴 伦：wulun54@126.com

黄美舟：huangmeizhou@163.com

王 琦：wangqi_8656@126.com

—— 故事会互联网+ ——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故事会网店



故事会微信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元





原来如此

丈夫特别爱打麻将。有一次，他正和几个牌友打得兴起，不料，老婆突然闯了进来，指着他鼻子就骂：“你家务也不做，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

丈夫吓得连忙站起来，唯唯诺诺地说：“老婆，我错了，这就回去做家务。”说罢，在牌友面前灰溜溜地走了。

老婆见丈夫走了，淡定地坐在丈夫的位子上，问：“谁坐庄了？”

(黄天翊)



(本栏插图：包丰一)

打抱不平

爸爸接到老师的电话，让他第二天到学校去一趟。爸爸觉得不妙，就问儿子：“你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了？”

儿子说：“打抱不平了。”

爸爸说：“这是好事啊！敢情老师要表扬你啊！”

第二天，爸爸喜滋滋地到了学校，老师一见面就说：“你来看看，你儿子把鲍不平同学打成什么样了？”

(周云)

热胀冷缩

女儿沮丧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又长胖了，不过我们老师说‘热胀冷缩’，看来我要‘冷缩’一下了。”

妈妈拍拍女儿的头像说：“那你打算怎么‘冷缩’啊？”

女儿笑道：“只要一天让我吃两个冰激凌就行了！”

(马燕杰)





家庭暴力

岳父看见女儿的一只手打着夹板，就问她怎么了。

女儿悲愤地说：“家暴啊！手骨折了。”

这可把岳父心疼坏了，他愤怒地对女婿说：“你用哪只手把我女儿打成这样的？我要废了你这只手！”

女婿一脸委屈地捂着依旧红肿的脸说：“脸打的。”（顾宁馨）

关 心

儿子对爸爸说：“妈妈挺会关心人的，变天了会问我冷不冷？我受伤了还会问我疼不疼？”

爸爸说：“她是关心你，可不关心我啊！”

儿子一听，反驳道：“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了你耳光，她都会关心地问还嘴硬不？”（魏玉燕）

不让说话

女经理正在训斥男员工，男员工吓得低头不语。女经理反而认为男员工不说话是因为傲慢，她咆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不服吗？”

男员工一看女经理误解了，为了讨好她，连忙解释说：“不是，我女朋友不让我跟漂亮女人说话！”

（黄蓓蕾）

一个游客问景区的管理人员：“听说前段时间有个人在这里玩蹦极，结果死了。是不是他的绳子断了？”

管理人员回答道：“就是因为绳子没有断，他才死的。”

游客感到很奇怪，又问：“那他是怎么死的呢？”

管理人员说：“别人蹦极都是把绳子拴在身上，而那个人硬把绳子拴在了脖子上……”

（成 方）

别样蹦极





男人进手术室做手术时，听到主刀医生说：“这个肝至少十万，这对肾也至少十万。”

问题 解决

男人担忧地问：“医生，难道做手术要这么多钱？”

主刀医生摇摇头说：“不是，你的病没法治了，我在计算你有用的器官能卖多少钱。”

男人一听，一下子吓昏了过去。见男人吓昏了，主刀医生立刻对周围的人说：“好了，没有麻药的问题总算解决了，赶紧动手术！”

(赵前)

大盘鸡

一个老汉去餐馆吃饭，他看到菜单上写着：“超级大盘鸡，只要58元。”老汉觉得也不是很贵，就要了一份。

不一会儿，服务员把菜端上来了。老汉一看，偌大的盘子里就三块鸡肉！

于是，老汉郁闷地喊来服务员：“这难道就是你们的‘大盘鸡’吗？就这么一点分量，这是欺诈消费者啊！”

服务员不解地说：“老先生，我们没有欺诈消费者啊，难道盘子不够大吗？”

(陈康)

再来面试

小伙子向大师哭诉：“我考不上大学，父母责骂我，女朋友也离我而去，请您收下我，让我皈依佛门吧！”

大师不语，只是拿出了一叠高考复习资料递给小伙子。

小伙子说：“大师是叫我不放弃高考，明年再战？”

大师说：“是的，施主，我们这只招本科学历以上的，你还是先回去考上本科再过来面试吧！”

(小鱼)





买书

一个文艺女青年去书店买书，对店员说：“我想买本书，里面没有凶杀，却暗藏杀机；没有爱情，却爱恨难舍；没有侦探，却时时警惕。你能给我介绍一本吗？”

店员说：“只有这个。”说罢，递过来一本书。

文艺女青年接过书一看，书名是《中国股市行情》。（贝贝）

晒黑

老婆在家养胎，觉得有点闷，就到小区里逛逛。老公来电话，问：“老婆，在干什么？”

老婆说：“我在外面散步。”

老公一听就急了，大骂道：“这么热的天你出去干什么？万一把孩子晒黑了怎么办？”（周云）

打动芳心

学弟喜欢上校花，天天请校花去餐厅享受美味。学长得知，便问学弟：“怎么样？有没有打动她的芳心？”

学弟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学长疑惑地问：“这是好事啊！你怎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的样子？”

学弟叹了口气，说：“她被美食打动了，然后跟那家餐厅的厨师好上了。”（刘光）

精神病的病房里，一位病人问护士说：“爱情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友情没有了，钱也没有了，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护士不耐烦地说：“你还有。”

病人急切地问：“我还有什么呢？”

护士说：“你还有病！”（张群）

都没了



本栏目欢迎来稿，请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huangmeizhou@163.com。



父女情缘

■ 朱会鑫

林静是一个跛足女孩，这天放学，她走出校门，看见一辆出租车半开着窗停在那里。她走过去，腼腆地对司机说：“师傅，我……我想坐您的车。”

出租车司机姓郝，他带着歉意说：“哦，我交车的时间快到了，不能再跑了。”

“师傅，我只坐一站地，就一站地行吗？”林静低垂着头，声音不大却言辞恳切。

郝师傅不知怎地忽然想到自己的女儿，便不由动了恻隐之心，他说：“那好吧，快上车。”

林静高兴地上了车。车子没走多远，她忽然低垂着头不好意思地说：“师傅，真对不起，我只有三元钱，就坐半站地吧。”郝师傅从后视镜里看到林静涨红的脸，知道她不是在说谎，便笑着说：“三元钱，



够了。”

“什么？起步价不是五元吗？”面对林静的疑问，郝师傅笑着说：“是啊，可你是第一次坐叔叔的车，叔叔今天给你打六折。”

在公交站台附近，郝师傅把车停了下来。林静在关上车门时深深鞠了一躬说：“真是谢谢您了，师傅！”

郝师傅看着她一瘸一拐的背影，心里涌起一丝莫名的酸楚。从那以后，每到周末学校放学的时间，郝师傅便把出租车开到林静学校的大门口，林静也总是径直走向郝师傅的车。就这样，林静只坐一站地，郝师傅只收三元钱，郝师傅说永远给林静打六折。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林静读完了高中。那一日，林静背着比往常更加沉甸甸的书包上了郝师傅的车，一阵沉默之后，她心事重重地说：“师傅，我已经高中毕业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坐您的车了。”

郝师傅伤感地说：“孩子，我知道，叔叔希望你有朝一日还能来坐叔叔的车，今天叔叔送你回家！”

林静摇摇头，说自己只有三元钱，可自己的家离这儿有好几站地呢。

“这次不收钱！”郝师傅边说边看看表，送她回家肯定会超过交车的时间，超时就超时吧，不就是罚点儿钱吗？郝师傅暗想。

半个小时以后，郝师傅把林静送到了家门口。林静拎着书包下车，无限感激地跟郝师傅告别。郝师傅轻轻地叫住了她，并从车里捧出一只弥勒佛储蓄罐，说：“这是送你的礼物，叔叔希望你笑口常开！”

林静诧异地接过礼物，然后朝着郝师傅鞠了一躬，说：“谢谢您，师傅。”看着林静一瘸一拐地走进居民小区，郝师傅失神地愣在那儿。

一晃十年过去了，郝师傅还在开出租车。这天，活儿不多，他正擦着车，忽然听到交通音乐台播出一则“寻人启事”，郝师傅一听，

愣住了，有人在找他！对方报出的车牌号和姓跟他完全一致。

郝师傅和电台联系后，得到了寻人者的联系方式。两个人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了。那个寻人者正是十年前那个跛足女孩林静。初见之时，郝师傅已经不敢相认了，眼前的林静亭亭玉立，她的腿脚已与常人无异。

林静轻啜了一口咖啡，动情地讲述了那段难忘的经历。

林静的父亲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每逢周末放学，父亲都会准时开车接她回家。那年，他们一家人回老家过年，为了多载些东西，父亲借了朋友的面包车。唉，天有不测风云，路上不慎与一辆大货车相撞，父亲当场身亡。就是那次，她的脚受了重伤。

逐渐康复的林静一如既往地上学，周末放学时，她会习惯性地在校门口张望，从前父亲的车总会在她四处张望之时闯入她的眼帘，可是这已成为过往云烟。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在她父亲出事后半年吧，她猛然间看到有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一动不动。看了车牌号，她可以确认，这辆车就是父亲生前开的那辆。她好激动，产生了一种错觉——父



· 情感故事 ·

亲来接自己了！

家里每星期只给林静五元钱，其中四元用作来回乘坐公共汽车，剩下一元是她的零花钱，这样，她每星期都把一元零花钱省下来，为的是用三元钱坐一站地，然后花一个小时步行回家。她觉得这样做挺值得的，因为那短短的一站地可以让她重拾有父亲的感觉，也足以勾起她对父亲的诸多美好的回忆。

知道了这一切，郝师傅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林静忽然从手提包里拿出弥勒佛储蓄罐，郝师傅不无惊异地望着她：“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留着？”

林静点了点头：“您知道吗？这些年正是它伴我走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我把十年前的愿望储存在您送我的这只储蓄罐里了。”

郝师傅疑惑地问：“什么？你的愿望？”

林静回答道：“是的，我把我的愿望写在一张纸条上放在这罐子里了，一直没有打开，现在终于找到您了……”

郝师傅说：“孩子，我送你的这只罐子你真的从未打开过？”

林静再次点了点头。

“哦，”郝师傅似有所悟地说，

“叔叔也曾把自己的愿望装在这罐子里了，当时希望你能打开看看，然后给叔叔回应呢。可是，你一直没有回应，我以为你嫌弃叔叔呢。”林静闻言，急忙将储蓄罐口朝下摇晃了好一阵子，终于倒出一张纸条和一个折叠的纸片。

郝师傅和林静默契地分别拿起了纸条和纸片。

郝师傅凝神一望，只见纸条上写着两行娟秀的小字：郝师傅，我好希望你做我的爸爸。我可以喊你一声爸爸吗？希望有一天我们再相见时，我能成为你引以为傲的女儿。

林静郑重地展开纸片，原来是张存款单！存款单的背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孩子，这是你这几年坐车的钱和我女儿生前的零花钱，叔叔送给你算是提前给你贺喜了。看到你，我就好像看到了我的女儿，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如果你愿意，以后每逢暑假，你就来坐叔叔的车好吗？

郝师傅和林静霎时泪眼模糊，彼此深情地对望了一眼，然后不约而同地拥抱在一起，林静把头伏在郝师傅的肩上，如燕子呢喃般地呼唤着：“爸，爸爸……”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一时间郝师傅哭了。

（题图：豆薇）



第一百封 情书

杰森和南茜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他们喜欢用情书来表达自己的爱。在他们相识三周年的时候，杰森动情地对南茜说：“这些是你写给我的情书，它们那么美，我曾经发过誓，在你的情书达到一百封的时候，我就向你求婚。虽然现在只有五十封，可我已经等不及了。嫁给我吧……”

南茜答应杰森的求婚，哽咽着说：“我会写完那一百封情书……”

婚后的日子过得幸福而甜蜜，每次杰森出差，南茜就会写信给他倾诉衷肠。在他们结婚十年后的一个春天，杰森被公司派往法国常驻。南茜为了兼顾自己的工作和刚上小学的女儿，没有一同前往。

可在现实面前，纯粹的爱情有时却会显得有些脆弱。到法国的第二年，杰森认识了一个叫凯瑟琳的女人，她丈夫出车祸成了植物人，一直处在昏迷当中，所以她脸上总挂着一种落寞和忧伤的神情，杰森为之着迷。可此时南茜的情书还在一封封地寄往法国，杰森矛盾极了。

杰森在法国的任期本来是五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公司在第三年就突然把他调回了英国。

杰森回国了，在南茜面前，他感到羞惭，可是一想到凯瑟琳，他又感到不安。杰森长时间地生活在这种心灵的煎熬中，感到身心俱疲，他给凯瑟琳打过电话去过信，却没有丝毫回音。

五年后的一天，一封来自法国

的信点亮了杰森的视线。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却意义非凡：“亲爱的杰森，我的丈夫醒了，我感到生活充满希望。这几年来我也曾思念你，但是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的，你属于你的妻子，我属于我的丈夫。我爱你，也感谢你曾经给我的爱，你不欠我的，我也不欠你的了……凯瑟琳。”

杰森突然释然了，他终于明白，这些年纠葛自己的，与其说是对凯瑟琳的思念，不如说是对她的歉意。而现在，凯瑟琳的幸福终于解放了他一直不安的心！

以后的几年，杰森和南茜的生活又变得像新婚时一样甜蜜了，可是好景不长，在一个下着暴雨的深夜，南茜在熟睡的杰森身边悄然离世——她一直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南茜的死就像把杰森推进了一个冰冷的深渊，他彻夜哭泣，直到连泪也流不出来。

一天傍晚，女儿突然在他翻看情书的时候说：“妈妈说她给你写过足足一百封情书，是真的么？”一百封？是的，南茜承诺过会给自己写上一百封情书！杰森擦亮眼睛，一封一封地数起情书来，可数来数去，却只有九十九封。是南茜记错了，还是女儿听错了？如果真

的有一百封情书，那么那第一百封情书到底在哪里呢？

杰森想了半晌，突然间，一个念头掠过了他的脑海。他疯狂找出当年凯瑟琳从法国寄给他的信，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凯瑟琳为什么要用打字机而不是亲手写信呢？在那封信的最末段，杰森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凯瑟琳这个英文名字拼写出来可以是 Catherine，也可以是 Katherine，可是凯瑟琳总是习惯性地写成 Catherine，而在这封信的末端签名处，打字机打的却是 Katherine！没有人会写错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解释——信不是凯瑟琳写的！

是南茜！杰森呆住了！南茜早就知道他和凯瑟琳的事情，是她请求公司把自己提前召回，她还和凯瑟琳交谈过甚至可能见过面。是她为了平息杰森心中的愧疚感，伪造了这封信，而这封信就是她的第一百封情书！杰森仔细地重读这第一百封情书，这难道不正是南茜自己的表白么？

就在那一瞬间，泪水从杰森眼中喷涌而出，他紧紧地把那第一百封情书贴在了脸上。

（作者：妍 妍；推荐者：辰 辰）

（题图：豆 薇）



鲁丝·连德，英国推理小说作家，其作品经常会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乌龙结局，给人带来强烈的戏剧冲突。



替罪羔羊

■ 鲁 月 编译

论，宣扬诸如独身、一夜情之类的观念。库克所向往的平静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库克想改变这种局面，将布兰达从自己的生活中赶出去，可是罗拉似乎很享受这种有闺蜜的日子，怎么都不肯疏远布兰达。

库克只能寄希望于布兰达尽快结婚，有了丈夫，或许她就能远离罗拉。可是，尽管布兰达经常向他和罗拉宣布自己有新的恋情，在伦敦、伯明翰都有情人，可她的那些情人不但没有娶她，甚至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她家。

一天晚上，布兰达刚从伦敦跟情人约会回来，就来到库克家里，向罗拉说起此行的快乐体验。库克因为身体不适，早早回卧室躺下了，但布兰达的声音透过房门、墙壁不

库克和妻子罗拉五年前搬到一个幽静的小镇上生活，他们恩爱和睦，跟周围邻居相处融洽。库克非常享受这种安宁的生活。

然而，随着一个叫布兰达的女邻居的搬来，这种安宁被打破了。

布兰达是个漂亮的单身女人，个性张扬，喜欢向人炫耀自己丰富多彩的风流史，受到思想保守的小镇居民的一致唾弃。但意外的是，她和罗拉成了好朋友，成了库克家的常客。不论白天晚上，她随时会来到库克家里，坐在沙发上高谈阔



断传入他的耳中。只听到布兰达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独身自由自在，想跟谁交往就跟谁交往，想有几个情人就有几个情人，所以，我一辈子都不会结婚。”

库克听了，几近崩溃：布兰达会带坏罗拉的！这个坏女人真难缠！

就在这天晚上，库克第一次有了让布兰达赶快去死的念头。

而接下来的一件事，让库克动了杀心：小镇上有一个独身老女人，在某天晚上，被人用菜刀砍死在厨房，而家里并没有被翻或被盗窃的迹象，因为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类似独身女人被菜刀砍杀的案件，凶手一直逍遥法外，警方调查后认为，很可能是同一个心理变态者所为。

通过这件案子，库克看到了机会：如果自己用同样手段砍死布兰达，警方肯定会认为是那个变态者干的。

为了万无一失，库克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条就是改善自己和布兰达的关系，跟她变得亲密一些。小镇的人都反感布兰达，只有他和罗拉是她的朋友，不存在杀人动机，那如果布兰达死了，警方就绝对不会怀疑到他头上。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库克总是主动陪着罗拉到布兰达家里拜访，甚至于罗拉得了流行性感冒不能出门，他晚上都会一个人去布兰达家里坐一会儿，陪布兰达喝一杯睡前酒，这才互道晚安回家。

如此一段时间后，小镇上的人都说，布兰达和库克夫妇简直是亲如一家。此话传到库克耳里后，他觉着时机已经成熟。

碰巧的是，库克此时也患上了流行性感冒。

这天晚上，罗拉要去伊莎贝尔家参加生日舞会，镇上的人都接到了邀请，当然，布兰达除外，她是唯一不受欢迎的人。在她离开之前，卧床不起的库克让她请来了罗森医生。罗森为库克诊断后，认为库克肺部有炎症。趁他不注意，库克将体温表放进了温水杯里，于是，当医生查看体温表时，体温是令人咋舌的三十九度八。

罗森给库克开了药，叮嘱说：“你必须卧床休息，多喝点水，不要下床活动。当然，体温这么高，你也无法下床行动。”

“我觉着没问题。”

库克装做逞强，起身下床，又故意让自己倒下去，显得果真无法行动。



八点半，库克开始行动，他起身下床，先去厨房拿了菜刀，然后又去了后院的杂物间。他不敢开灯，摸黑从壁柜里找出雨衣、手套，穿到身上。可能是因为身上有汗水，雨衣穿起来有些费劲。然后，他就去了布兰达家。

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刻钟后，库克返回家，将溅有布兰达血迹的雨衣、手套都扔进后院的焚烧炉内。因为小镇的人都习惯在早上焚烧垃圾，他怕晚上焚烧让人怀疑，决定明天早早起床焚烧，而后进屋，将菜刀洗净，放到原处。

一切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有一点出乎库克的预料：因为过度紧张和惊吓，当天晚上，他的感冒加重，第二天早晨并没有早早醒来。

于是，等他醒来后，就看到布兰达家的门口，停着两辆警车，罗拉悲伤地告诉他：布兰达被人用菜刀砍死了。

库克表现出相应的惊讶和悲伤，但在心里告诉自己，必须马上起来将焚烧炉里的东西转移。可是，当他的脚踏地的瞬间，一阵强烈的头晕令他又重新倒在床上，他真的发高烧了！他只能安慰自己，警察一定也会认为是那个变态者干的，

不会认真调查的。

很快，有警察来到库克的家里，调查布兰达的有关情况：平常都跟什么人交往，为什么经常会去伦敦、伯明翰等等，库克夫妇据实相告。最后，警察问他们，你们认为谁可能杀害布兰达？

罗拉说：“一定是那个专杀单身女人的变态者干的！”

警察却摇头：“不可能，那个变态者昨天已经被逮捕了。”

床上的库克闻听，脸色都白了，幸好警察以为是患病的原因，叮嘱他好好养病，然后就离开了。





·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

警方对布兰达家里和庭院进行地毯式搜索，没有什么发现，接着又扩大范围，对周围的庭院也进行了搜索。就这样，他们发现了库克家焚烧炉内的雨衣和手套。

很快，警察就带着搜查令上门了。警长亲自对库克进行询问，库克决定作最后的挣扎。

警长开门见山，问：“听说你是布兰达的情人？”

库克大出意外：“这是诬蔑！我们只是好朋友！”

警长笑笑：“你别狡辩了，这可是布兰达小姐亲口对她在伦敦的好友说的，她说你是他的情人。”

“她是在说谎！”

“说谎的人是你！”警长说，“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有好几个人亲眼看到前些天你太太生病期间，你每晚都一个人在布兰达小姐家里待到深夜。你不会否认吧？”

库克慌了，他万万没想到布兰达会跟朋友信口胡说，如果警察相信自己是她的情人，那自己就有了行凶动机：因情杀人。

他只能争辩说：“她……她有很多情人的，伦敦、伯明翰都有，可能是被另一个情人杀的吧？”

警长摇摇头，坚定地说：“我

们已经调查过了，除了你，她没有任何情人，只是在伦敦有一个女性朋友。”

库克大吃一惊！一瞬间，他想明白了：怪不得布兰达的那些情人从来都不来看她，既然她能把自己说成是她的情人，那么什么乔治、威廉、史蒂夫……肯定也是她为了向人炫耀编造出来的，这个变态的女人！

库克绝望地大叫：“不，我没有杀人！不是我杀的！”

警长说：“当然不是你。我们在你家的焚烧炉内发现的雨衣，并不是你的，而是你太太的。”

库克一怔，记起来了，自己穿那件雨衣的时候有些费劲，衣袖很短，而且肩膀也十分狭窄。

警长站起身：“库克先生，对不起，我们要带你的太太回警局。”

“为什么？”

“因为她发现了布兰达跟你的情人关系，涉嫌报复杀人。”

库克傻了眼，旋即叫起来：“不！不是罗拉！是我杀的！”

警长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理解你。不过，罗森医生已经为你做证，他说当天晚上，以你的病况根本下不了床。”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丽）



□ 黄胜

无价之宝



借画

陈春进城打工没多久，他的女儿兰兰突然被查出患有心脏病，需要十万块钱做手术，走投无路的他就去找老乡赵小二借钱。

赵小二在大学街开了家艺术品店，经营些半真半假的字画、古玩之类。他一听陈春借十万块钱，本想一口拒绝，心中一动，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就说借钱没问题，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陈春大喜，说只要能救兰兰，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上刀山下火海……

赵小二摆摆手，说：“没那么严重，只要你到林教授家，想法把他那幅《柿子树》借出来，让我欣赏两天就行。”

陈春一怔：“柿子树是什么东西？”

赵小二介绍说，《柿子树》是一幅油画。林教授喜欢收藏字画，偶尔会到赵小二的店里转一转，有一回赵小二跟他闲聊，随口问他，说你最珍贵的收藏是哪幅画。林教授说那就要数《柿子树》了，无价之宝，你就是拿你店里所有的字画来换，我都不答应。

陈春为难地问：“既然是无价之宝，林教授会借吗？”

赵小二一笑，说借是肯定不会借，但你可以偷偷拿出来呀，你老婆枣花在林教授家做钟点工，有他家的钥匙，这事对你来说小菜一碟。



陈春摇头，说偷拿就是盗窃，被抓住可是要坐牢的。

赵小二开导陈春，说拿了不还才叫偷，还了就叫“借”，我就是借这幅画欣赏两天，然后你再把画还回去，神不知鬼不觉。林教授不会有任何损失，可我欣赏到名画了，你也借到钱给女儿治病了，双赢！

一说到女儿的病，陈春就心动了，犹豫片刻，点头答应去“借”画。

接下来，按照赵小二的指点，陈春找机会拿了枣花的钥匙串，配了一把林教授家的钥匙。

过了几天，林教授出差到外地开会，这期间家中无人，枣花也不会前去打扫卫生。陈春便实施了“借”画行动。他潜入林教授家，顺利“借”来了《柿子树》，交到了赵小二手里。

赵小二拿到画后，看了又看，不放心地问：“是它吧？”

陈春说：“画的是柿子树啊，还有，林教授的家里挂了很多字画，但卧室里只有这一幅。”

赵小二兴奋地说：“那肯定就是它了。”

换 画

陈春提心吊胆地熬过两天，赶

紧去店里找赵小二，催他还画。赵小二很讲信用，痛快地把《柿子树》交给了陈春。

陈春再次潜入林教授家，将画挂在了原处。但是，当他回来再次跟赵小二借钱时，赵小二却说自己要把手头的一幅画出手才有钱，让陈春等两天。然后，他就坐飞机去了深圳跟买家交易。

第二天晚上，陈春都上床了，忽然接到赵小二的电话，让他去店里一趟。陈春以为让自己去拿钱，兴冲冲地就去了。不料一进门，却发现赵小二一副晦气模样，脸色铁青，跟欠了他十万块钱似的，就小心地问：“二哥，怎么了？”

赵小二伸手朝墙根一指：“你自己看。”

陈春便看过去，顿时吃了一惊，那里摆着一幅画，赫然就是《柿子树》，失声问：“你又把画拿回来了？”

赵小二瞪了他一眼：“这就是你拿回来的！你送回去的那幅是我找人临摹的。”

陈春脑子一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赵小二这是狸猫换太子，用假画调包了林教授的真画啊。他急了：“二哥，你怎么能这么干？咱们……犯法了啊！”



“犯法？”赵小二冷笑，“你拿回来的是真画那是犯法，可你看看这幅画，一文不值，犯法都不够格！”

陈春一怔：“这画是假的？”

赵小二鼻子都快气歪了：“假得不得了！害我白跑了一趟深圳，人家买家一看，就说这是赝品，而且是初学者临摹的。”

陈春却松了一口气，庆幸道：“幸好不是真的，不值钱，不然……抓到咱那得判多少年啊？”

赵小二吩咐道：“你马上跟我去趟林教授家。这画要么是你拿错了，要么原画是被林教授藏起来了，咱们去找出来。”

陈春不肯，说：“二哥，犯法的事我不敢干。”赵小二眼珠一转，说：“你一定得把原来的这幅还回去，不然林教授回来要是看出破绽，还是会追究的。”

陈春一想有道理，只好与赵小二一起去了林教授家。不过，到了林教授家门口，两人发现屋里亮着灯。林教授出差回来了。

寻画

陈春和赵小二只能各自回家。晚上，枣花的手机突然响了，已经入睡的枣花迷迷糊糊接电话，说：

“喂……是林教授啊，你回来了……这几天我没过去呀，林教授，少了什么东西吗？”

陈春侧耳偷听，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觉着好像是林教授发现了什么疑点。他翻来覆去，一夜都没睡踏实。

第二天，等枣花去了林教授家，陈春急火火地去了赵小二店里，说林教授可能发现画被人换了。赵小二说你不用担心，那幅画根本不值钱，换了就换了，他还会去报案啊？

但是，没过多久，一辆警车响着警笛，从赵小二的店门前经过，径直开进学校——林教授报案了！

昨晚，林教授出差回来，临睡前习惯地看了几眼《柿子树》，顿时就发现了问题。要知道，这幅画他看了十几年了，几乎每一笔都印在了脑子里，再细微的差别，也能分辨出来。

林教授判断，应该是出差期间被人调了包，他怀疑跟枣花有关，所以连夜打电话询问。今天一早，枣花来了后，他再次询问，枣花仍是否认，为证清白，她主动让林教授报案。

警察查看了现场，见门窗都无损坏，认为小偷要么是开锁高手，要么就是有钥匙开门。做记录



· 新传说 ·

时，警察询问这幅画的价值。林教授说这是无价之宝。

警察你说个具体的数字，将来抓住小偷，也好据此定罪。

林教授沉吟了一下，说：“对我来说是价值连城，可对外人来说，那……就二百块钱吧。”

警察还有枣花都愣了。警察好奇地问：“怎么才值二百块钱？”

林教授说：“这幅画没有市场，除了我，别人都不会买，要说价值，就只能算画布、颜料之类的成本了。”

枣花忍不住问：“那对你怎么就价值连城呢？”

林教授长叹一声：“这幅画是我儿子画的。当年他下乡写生，遇到了车祸……我儿子只给我留下了这幅画。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这幅画啊。”

枣花看到，林教授的眼里隐隐泛起泪花。警察登记完就离开了，林教授呆坐在那里，长吁短叹。

枣花看着不忍，她知道案值太低，警察不可能付出太多精力办案，就出主意说：“教授，我觉着你应该写个寻物启事试一下。”

林教授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枣花说：“既然这画对外人来

说不值钱，如果你多给点赏金，会不会有人拿它来换钱呢？”

林教授眼里顿时有了亮光，当即起草了一张寻物启事，打印了几十份，让枣花出门张贴。

启事：本人丢失油画《柿子树》，此画价值寥寥，唯对本人意义重大，若有人送还，本人愿以十万元人民币相谢。

还 画

枣花在校园贴了几张后，就到校外张贴，不想刚出校门，就被一脸慌张的陈春拦住。枣花奇怪，说你怎么来了。

陈春本来是去找赵小二有事，可他一眼看到枣花手里的启事，就问：“你这是干什么去？”

枣花把手里的启事给陈春看了看，陈春看完吃惊地张大嘴巴：“悬赏十万啊？那画根本不值钱呀。”

枣花说：“对外人来说不值钱，可那是教授去世的儿子画的，对他来说是无价之宝。”说到这里，她心中突然一激灵，盯着陈春，问，“你怎么知道不值钱？”

其实，刚才在林教授家里，枣花心里也有几个怀疑对象，因为能接触到钥匙的人不多，她也想过是陈春，可又觉着陈春没这个胆子。



此时，她突然想到了女儿，如果为了女儿，陈春会不会铤而走险？

陈春神色更慌张了：“我……我猜的。”

枣花察言观色，更觉不妙：“陈春，你说，这事是不是你做的？”

陈春还想掩饰，枣花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我是你老婆，你有事可不能瞒我啊。”

陈春见事已至此，只好把自己被赵小二愚弄的经过说了一遍。枣花听完，顾不得责怪陈春，问：“画呢？你赶快去拿来，咱们马上给林教授送回去，求他原谅。”

陈春吞吞吐吐：“枣花，现在悬赏十万啊，要是……”

枣花明白了陈春的意思，气道：“你还想要悬赏啊？陈春，画是你偷的，要是拿了悬赏，那你就相当于偷了十万块钱！”



“可是……兰兰的病……”

枣花语气放缓：“老公，咱老家还有房子有地，钱虽然重要，可清白更重要，难道，你想一辈子背个贼名？”

陈春心中剧震：“好吧，我这就跟你去见林教授，要杀要剐，都由他了。”

当下，陈春到赵小二店里拿了画，跟枣花来到林教授家，把“借”画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之后，枣花拉着他一起跪下，求教授原谅。林教授见画完好无损，就让两人起来，说：“你也是为了女儿才受蒙蔽，我就不追究了。算你侥幸，这画若真值几十万、几百万，即便你不知情，抓起来也要把牢底坐穿啊。”

陈春后怕不已，连连称谢。林教授想了想，拿出一张银行卡交给枣花：“枣花，你去取十万块钱，我要兑现承诺，给你们奖金。”

枣花和陈春慌忙摇手：“教授，这可使不得。”

林教授说：“这钱是借给你们的，你们先拿去给孩子治病，什么时候有钱了就什么时候还给我。”

枣花和陈春还能说些什么呢？两人眼里都涌出了泪花。

（题图、插图：陆小弟）



□
—
杰

俘虏

——明是一名武警。这天早上，
——营区里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中队长正在不停地吼：“快上车，马上出发！”

在路上，大家才知道接的是什么任务。原来离县城二十里远的一个村子发生了群体事件，一条新公路从村子前穿过，不知什么原因，村民阻挠施工，并且和承包商发生了冲突。

赶到现场一看，到处是人，闹哄哄的一团糟，已经有好几辆车被掀翻在地上了。中队长指挥大家过去帮忙。二明刚挤到人群中，还没等他站稳，脑袋“咣”一下，被当面一个大婶敲了一拳。二明忍着痛说：“老乡，我是武警战士，是来

帮助大家，有话好好说嘛！”

“说你个屁！”那大婶劈头盖脸冲他就骂起来，“你们这帮狗腿子，帮凶……”

一边骂，她两只手也不闲着，尽往二明脸上招呼。二明的班长恰好就在旁边，急忙大声喊：“不要还手，注意保护自己！”

纠缠了半天，局面终于有所控制，村民不再动手了，可也不肯散去，面对面地和他们对峙着。有一位领导手拿喇叭站在车上向村民讲话，可村民却不吃这一套，现场的骂声就没停过片刻。

二明听着那些刺耳的话，心里满不是滋味。他当兵快两年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处在老乡的



对立面。

他无奈地把目光转移开，看着不远处的村子。看着看着，二明差点叫了起来，这个村子他们曾经来过，就在去年发洪水的时候，他和十几个战友在这里转移了几十个老乡。那会儿，老乡们对待他们简直就像亲人一般，姜汤捧到手，鸡蛋塞满包。这才不过一年呢，情况却来了个戏剧性的转变。

到了中午，局面基本平息下来，村民代表去和承包商调解了，妇女们也骂累了，终于鸣锣收兵。但他们仍然没有回村里去，而是在工地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棚子，摆出长期对峙的架势。

二明此刻忽然感觉肚子一痛，跟班长打个招呼，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

哪知找来找去，四周空荡荡的，没有合适的地方。他越走越远，忽然看见前面有间搭在池塘上的草棚。二明知道这准是厕所，因为自己家乡也有在池塘上搭厕所的习惯。

二明刚方便完，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嘈杂声，估计是有村民打这里经过。二明暗吃一惊，从门缝里往外看，糟糕，一帮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正站在池塘边上。

二明怕被他们发现，大气也不敢喘，只盼着他们快点离开。他知道在这个特殊时候让老乡见到他，肯定不会对他客气的。

哪知等了十几分钟，这帮年轻人仍站在原地不走。二明暗暗心急，又蹲得腿麻头晕，这时，门突然被打开，一个小伙子吃惊地喊了起来：“啊，这里有个兵！”

二明硬着头皮从厕所里跳下来，说道：“老乡，我来借一下厕所所用的，谢谢！”

可年轻人却团团把他围住了，不让他走。一个剃光头的年轻人兴奋地喊：“不能让他走！我们把他抓起来作俘虏，好跟他们谈判！”

声音刚落，立刻就有七八只手同时抓住了二明。二明苦口婆心地劝他们放了自己，可他们哪儿听得进去？光头还笑嘻嘻地说：“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了，我们优待俘虏，放心吧！”说完众人推推搡搡，吆喝着把二明往村里带。

他们把二明带到一间石屋前，说先委屈他在这里住上一阵，等事情解决了就放他回去。

二明知道再跟他们说什么也没用了，倘若被他们关起来，后果还真不知道会怎样。于是情急之



· 新传说 ·

下，他猛地挣脱了身上的手，掉头就跑。

一帮小伙子在后面发出追喊声，纷纷追来。二明不熟悉地形，忙中出错，跑进了一条死胡同。眼见后面的追兵就要来到了，他一看旁边有扇门开着，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撞了进去。

屋里坐着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婆，猛见他冲进来，吓了一跳。二明急忙说：“老奶奶，别怕，我不是坏人，不要出声……”

老婆婆打量打量穿着军装的二明，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你是解放军！”

“对对对，我是解放军！”二明感觉老婆婆是个可以信任的人，焦急地说，“老奶奶，有人在追我……”

“别怕，别怕！”老婆婆脸色一变，不假思索地拉住他往里屋走，“我不会让他们抓到你的！”

她打开屋里的一口大木箱，叫二明快点跳进去。二明犹豫了一下，还是爬了进去。老婆婆又上面放了些衣物，然后小声叮嘱他：“不要出来，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出来！”

二明感动地点了点头：什么叫军民鱼水情？这就是啊！

他侧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过了一会，听到一群人跑了进来，有人大声问：“七奶奶，你看见有人跑进来了吗？是个当兵的！”

“没有，谁也没来。”老婆婆镇定地回答道，“什么当兵的？没看见！你们为啥要抓当兵的？”

“为啥？他来帮别人欺负咱们呗！”

老婆婆说道：“我没看见什么当兵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把我老太婆抓走好了。”

一帮小伙子嘻嘻哈哈乐了：“七奶奶，你以为还是在打仗时候呀？我知道您因为藏过解放军伤兵，还被抓去过。可现在这些当兵的不同啦，他帮着有钱人对付咱们老百姓呢，你不用护着他。”

老婆婆显然生气了，骂道：“放屁！不管打不打仗，解放军就是解放军，怎么会对付老百姓呢？”

二明在箱子里听得眼眶都湿了，心说原来老奶奶还救过解放军伤员呢！怪不得她一看我是当兵的，二话不说就把我藏起来。

外面的小伙子七嘴八舌，劝老婆婆把当兵的交出来。可不管他们怎么问，老婆婆横竖就是一句话：没看见，要抓就抓我！

小伙子们不耐烦了，最后威胁



道：“七奶奶，你再不把当兵的交出来，我们以后可都不管你了，村里也不照顾你了，别想再有人给你打水打柴，等你死了，也不会有人给你送终的！”

老婆婆仍然是那句话。小伙子们气得一跺脚：“走！”

听到这儿，二明再也忍不住了，他不能因为自己影响了老婆婆以后的生活啊！他突然大叫一声：“我在这里！”

二明从箱子里爬出来，一帮小伙子立刻大呼小叫地围了上来。老婆婆扑了上来，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同志，你怎么跑出来了啊！你不该跑出来呀！”

“老婆婆，放心吧，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二明坚定地说，“我不能害了您。”

小伙子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你以为我们真不管七奶奶了呀，我们只是吓吓你罢了，看来你还有点当兵的样子，知道自己跑出来。”

二明一愣，简直是哭笑不得。小伙子们闹哄哄

地押着他往外走，老婆婆叫着喊着追了出来。二明热泪盈眶，不停扭头叫她回去。

回到刚才的石屋前，忽然一伙村民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为首的是个四五十岁的大胡子大叔，一边走一边吼：“放手，放手！”

那位老婆婆跟在后面，原来是她去请救兵了。大胡子来到跟前，冲着—帮小伙子骂了起来：“你们这群兔崽子，还真的抓了人！你们也太无法无天了！”

光头小声地分辩：“十三叔，是他自己跑来当俘虏的。”

“俘虏你个头啊！”大胡子在他光脑袋上一敲，“你还以为在打仗呢？这又不关人家的事，就算咱有再大的委屈，也不能把气撒到当兵的头上啊，去年咱们村发大水，还不是当兵的来救咱们？这些当兵





· 新传说 ·

的是来调解矛盾的，他们怕我们犯法伤了承包商，也怕承包商派人伤了咱们呀！”

大胡子可能是村里的头，一通训斥后，一帮小伙子不敢再吱声，低下了脑袋。大胡子转头对二明说：“咱们也是没法子啊，承包商把咱们的耕地都占了……你们来了，如果我们不拿出点气势，就这样退缩了，恐怕你们莫名其妙地就帮承包商达到目的了啊！”

大胡子和老婆婆亲自把二明送出了村，再三道歉。二明心里百感交集，默默地回到现场，班长一见就叫了起来：“你咋去那么久？我们还以为你被老乡绑架了，准备要进村搜呢，你是不是被他们抓了？”

“没有……”二明顿了一下，随即摇摇头，“附近没有厕所，我跑到山上去了。”

过不了多久，天色渐渐暗了，可对峙仍在继续。大伙儿被太阳烤了一天，疲惫不堪地坐在地上。忽然，对面传来一阵喧闹声，二明抬头一看，原来是人家把饭挑到了阵地上，村民们捧着大碗，大口吃着白花花的饭，大块吃着香喷喷的肉。

忽然，二明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那个解救他的大胡子。恰好，大胡子也正好朝这边看过来，

看见了二明，好像冲他笑了一下，二明急忙把头转开。

天完全黑下来了，二明他们也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二明正低着头想眯一会儿，突然听到班长大喊一声：“站住！老乡，不要过来！”

大家一下都跳了起来，手拉着手，迅速组成了人墙，准备迎接村民的冲击。月色下，几个村民向他们快步走来，前头的一个大声笑道：“别慌，我们不是来偷袭的！”听声音正是那个大胡子。

村民走到跟前，大家才发现他们挑着担子。大胡子呵呵一笑：“我们是来给你们送饭的。”

二明他们顿时怔住了。几个妇女手脚利索地盛饭、盛菜，大胡子把第一碗饭双手捧到一个战士面前，可那个战士迟疑着没有接。大胡子哈哈一笑：“吃吧，你们也不容易呀，是我们连累了你们！”

那个战士接过了饭，哽咽着说了声谢谢。当一个妇女把饭端到二明面前时，他一眼就认出来，这正是早上抓了他一脸爪印的大婶。可大婶却认不出他来，见他不接，大声说道：“吃吧，吃饱了，好站岗！”二明接过饭，刚送到嘴边，眼泪刷地流到了饭里。

（题图、插图：张恩卫）



老百姓是朴实的，为民办事的，他们会铭记于心；老百姓也是明智的，他们的心里装着一面镜子，善恶是非，他们清清楚楚……



一定要背你一回

□青子

子了。章程心里下决心，要改变这一切。

章程的车停在了一座秀丽的小山脚下，横沟乡王乡长迎了过来。这王乡长是章程的老同学，两个人交情非浅。章程开门见山地问道：“老王，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不修一条公路？”

王乡长一听，就叫起屈来：“章县长啊，你可冤死我了！我做梦都想修路哩，报告也一年年地打，可是没用啊，领导总说没钱，你让我咋办？”

章程听了沉吟不语，一转头看到好多当地村民，他们是在山上干活的，此刻一个个正满脸期待地看

章程是农村出身，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提拔为县长。

这天，章程去本县经济最落后的横沟乡调研。一进入横沟乡的地界，他就吃了一惊，只见所到之处道路崎岖、沟深林密，山里上好的果子运不出去，外面的人也无法进山看看这秀丽风景。不用说，交通闭塞就是阻碍横沟乡经济发展的根



· 新传说 ·

着自己。章程心里顿时一震，忙在心里盘算一番，掂量掂量家底，然后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好，我现在就答复你，县里马上开会研究拨款事宜，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开工建路！”

现场先是一片静穆，片刻后掌声突然响了起来，是那些村民在拼命地鼓掌，每一双眼内都闪着期盼的光。

章程的心情一时间好得不得了，抬头看看小山，说：“走，大家一起上山看看风景去，也不枉来这一趟。”

于是大伙一起往山上爬。章程只顾兴奋，却没看清脚下的路，突然一个落空，随即“哎哟”一声歪倒在地，把脚脖子扭伤了。他痛苦地按着脚踝。

王乡长第一个反应过来，抢上前紧张地叫道：“不好，章县长受伤了，得赶紧送医院！”

其他人也抢着要扶，早被章程用力推开，说：“不就是扭了一下吗？瞎嚷嚷干什么？”

话音刚落，身后有人接腔叫道：“章县长，我背你上山看看去！”

章程一愣，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个大概五十开外的枯干老头，一脸的风霜，身子骨也还硬朗。老头的眼神分外真诚、温暖。

章程忙问道：“您老为什么要背我？”

老头难为情地笑着说：“因为你答应帮我们修路，我们盼路都盼了几十年了，眼都望酸了……”

章程心里一热，忙一跛一跛地上前，伸出双手握住老头的手，说：

“惭愧、惭愧，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骑在百姓头上、趴在百姓背上的事，我姓章的绝不干！”

章程说着跟大伙挥手告别。都一拐一拐地走出老远了，正要上小车，忽听得身后那老头喊道：“章县长，你是个好人，





我们欠你的，你下次来，我一定要背你一回！”

时光飞快，在章程的努力下，修路的款项拨下来了。然后，在王乡长主抓下，一条崭新宽敞的大路也建起来了。章程听了十分高兴，正准备去看一下，忽然间晴天一个霹雳：因为连日大雨，新路发生了大规模垮塌！

章程大愕，立即带领一班人直奔横沟乡。在车上，章程一直捂着小腹右下方，豆大的汗珠不停地落下。实际上，章程一大清早就开始疼了，因为事多一直忍着，现在是越来越疼。有下属看到不对劲，刚说了一句：“章县长，您脸色不太好……”下面的话就被章程严厉的眼色给打断了。

车子驶上那条新建的大路，只见一路上坑坑洼洼，跟炮弹轰炸过一样，就没个好地方。看见这一切，章程的脸色越发难看了。

终于到了那段垮塌的公路，细雨还在下个不停，章程看到现场聚集了好多人，有王乡长，有其他乡干部，还有上次要背自个的那个老人。章程看到老人一脸的伤心失望。

章程铁青着脸跳下车，小腹处更疼了。王乡长急忙迎上来，刚要张嘴说什么，章程一挥手，狠狠制

止了他。

章程发现这段垮塌的道路有二三百米长。他一步步往前走，甚至跳进大坑内用手掰掰、仔细看看，一直走到这段破路的最前端。王乡长在身后亦步亦趋，那个枯干老头也不远不近地跟着。当左右无人时，王乡长突然抢上两步小声说道：“章县长，这个，您一定要看在老同学的情分上帮帮我，只要帮我渡过这一关，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不忘……”

章程一愣，王乡长的话在暗示什么？或许有两重意思，一是这路确实有猫腻，否则王乡长不会这么紧张的；二是如果帮他摆平这事，王乡长会重重感谢自己的。这事嘛本来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毕竟没有死人……章程正在忍痛思索着，腹部的疼痛突然加剧，如同刀割般，他再也忍不住，仰天摔倒……

不知过了多久，章程醒了过来。他睁眼再一看，原来身在乡镇医院内，王乡长等一班人正团团围在病床边，个个一脸的关心和着急。

见章程醒来，王乡长喜极而泣道：“章县长，您可醒来了，刚才好险啊，您突发急性阑尾炎，都化脓了，要不是送医院快，后果不堪设想、不堪设想啊！现在手术很成



· 新传说 ·

功，阿弥陀佛，老天保佑，可吓死我了！”

章程头脑有点乱，一掉头，发现隔壁病床上还躺着一人，那人的右腿上打着夹板，一脸憨厚的笑，再一看，是那个枯干老头！

章程声音虚弱地问道：“大爷，您这是怎么了？”

老头还没回答，有下属接过话头：“章县长，当时您昏倒了，是

大爷一把把您背起来往医院赶。可是路太远了，加上那段垮塌的路又湿又滑又破，结果大爷一个不留神，一脚滑进一个深洞内，眼看就要一起摔倒，可他为了不让您摔着，便把腿死死别住。结果您没事，他老人家却把腿硬生生地别断了……”

老头打断那人的话，一脸高兴地笑，说：“章县长，我终于背你一回了，我们老少爷们都说你是个好人！”

章程心灵剧颤，他实在不敢想象老人把腿硬生生别断时的痛楚，现在老人却一脸微笑……此刻，章程对道路垮塌事件的处理有主意了，且坚定无比！于是，他吃力地伸出手来，老人忙也激动地伸出手，两人隔着病床，用力一握！

章程回过头问王乡长：“新路垮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王乡长陪着笑小声说：“雨真的太大了……”

章程从未有过地暴躁起来，他大吼道：“雨是大，可你家的别墅怎么没被冲垮？”

说完，章程又对那枯干老头说：“大爷，这事我们一定会给您、给所有百姓一个交代的——对不起！”

（题图、插图：谢颖）





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可平岗村有个贼，他出狱回村后，村里却接二连三地丢牛，浪子回头难道更多的仅仅是传说吗？



□ 顾敬堂

以贼防贼

张五子是平岗村的一个村民，他因为盗窃罪坐了三年牢。最近，他们村许多人家的牛不见了，牛脚印到河边就消失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不是张五子干的，还能有谁？可大家都没拿到实质性的证据，也只能有苦说不出。

警察在村里蹲守了半个月，偷牛贼也没有露面，等警察这头刚一撤，立马又丢了一头牛，村里人彻底慌了，纷纷张罗着卖牛。

老罗叔家养着十几头牛，他最近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总算没出事，但整个人都熬脱相了。老话说：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这么下去牛还没丢，人先完了。老罗叔日思夜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

来。

这天一早，老罗叔跑到村里超市买了两瓶酒，割了一斤猪头肉来到张五子家，一老一少大清早就坐在炕上喝起酒来。

喝着喝着张五子眼泪就下来了：“老罗叔呀，自从我回来您还是第一个登门看我的呢，这份恩情我五子记住了，以后家里有啥事您尽管张口，我头拱地也给您办！”

老罗就等这句话呢，赶紧接茬道：“五子，你爹活着的时候就是侍弄牲口的好把式，你家牛棚也大，你就没琢磨着养点牛？”

张五子苦笑着摇摇头：“一头牛犊都要六千多呢，养少了没啥意思，养多了我也没本钱呀。”



· 新传说 ·

老罗说道：“我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我年纪大了，伺候这些牛有点费劲，你这暂时也没啥事，能不能帮我放放牛，我那十几头牛搁在你这寄养，一月我给你三百块钱，草料我出！”

张五子拍着胸脯答应道：“只要罗叔信得过我，保证没问题！”

两人干掉了一斤白酒，老罗摇摇晃晃地出门，把一群牛赶到了张五子家。回家一头栽倒在炕上打上了呼噜，这回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村里人弄不明白老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不是请黄鼠狼看鸡吗？架不住大伙询问，老罗这才神秘兮兮地透露答案：牛在自己家里，丢了算自己的，干脆送到张五子眼皮底下去，花钱雇他，丢了就是他的责任了！

村里人顿时受了启发，好几家人把牛赶到了张五子那儿：“五子，一头牛也是赶，两头牛也是放，你就一起经管着吧。”

头几天大伙儿还不太放心。于是，大伙儿去观察了几次，发现这张五子还真继承了他老爹的手艺，牛舍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牛也被伺候得膘肥体壮。啥时候打防疫针，啥时候该催肥，张五子干得一点也不含糊。这回大伙儿心安了，这牛

比自己家养得都好，关键是再也不用害怕被偷了！

其他人也坐不住了，纷纷把牛都赶到了张五子家，幸亏张五子老爹留下的牛舍大，要不这一百多头牛还真放不下。

张五子第一个月就收到了两千多块钱的抚养费，村里人有的难免眼红了，当小偷还当出财路来了！话是这么说，可谁也不敢把牛牵走，在这安全，再说价钱也合理，大伙腾出手来好干别的。

这天深夜，村民们忽然被一阵惊天动地的炮竹声吓醒了，听声音正是从张五子家那儿传来的。大伙纷纷朝张五子家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

张五子家大门开着，院子里灯火通明，张五子倚在墙上，手里握着一把刀锯，一条腿鲜血淋漓，看见众人拥来，好像松了口气，一下子晕了过去。

有人跑去看了看牛，发现一头没少。大伙儿一商量，留下几个人在张五子这儿看家，其他人找了辆拖拉机把张五子送到了镇上的医院。

张五子第二天才醒过来，医生说他的伤势倒没啥大碍，最主要的是严重缺乏睡眠。张五子一睁开眼睛，就对身边的乡亲和警察说



道：“快回我家，我知道偷牛贼是谁了……”

张五子虽然有些虚弱，但精神却非常兴奋，他把大家带到自己的屋子里，村民惊讶地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买了一台电脑。

张五子说道：“三年前我在城里打工，老板拖着我的工资不给，我一时糊涂，撬了人家的保险柜，被判了刑。出来后，正赶上村里丢牛，我知道大伙儿都怀疑我，可是又没法解释，背着这个黑锅，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大家把牛交给我的时候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不能在我手上丢一头牛，为了这，我连着一个多月没睡过好觉了。前两天，我托人偷偷安了监控和报警器，昨天晚上，小偷真来了……”

张五子打开了电脑，回放起监控来：院子里亮着昏暗的灯光，大门动了两下，忽然三个黑影蹿上了围墙跳到院子里，其中一个黑影把门闩拨开，推开了大门。三个黑影钻进牛舍，很快赶了一头牛出来。正在这时，张五子忽然出现在镜头里，一手拎着噼里啪啦四处乱炸的鞭炮，另一只手抡着刀锯朝对方砍去，三个黑影被吓了一跳，其中一个对着张五子的大腿狠狠来了一下，同时被张五子的刀锯砍中了脖

子，三个黑影仓皇逃走。

众人看着镜头目瞪口呆，老罗叔咽了口唾沫，声音都变了：“原来是这几个狗东西！”

警方动用了大量警力，村民也集体出动，沿着盗贼留下的血迹一路追踪，终于在十几公里外的深山里发现了偷牛贼的踪迹。警察拔出枪，一阵枪响，三条巨型狼狗倒在了血泊里，边上散落着几头牛的残骸。

一年前，镇里一个老板生意破产去了南方，他养的三条德牧跑到了山里成了野狗。它们在夜里潜入村子，打开牛棚，沿着河道把牛赶到深山咬死，吃上五六天，然后再次作案。这东西对人类非常熟悉，如果有人看守，它们老远就能发现，只要谁家一疏忽，就被钻了空子。

事情水落石出了，但村里人却谁也没把牛牵回去，一是为了表达对张五子的愧疚；二是大家发现张五子这种集中饲养的方式特别科学。后来，连十里八乡的人都把牛送来，一点心也不用操，只等卖牛的时候数钱就行了。张五子成了远近闻名的牛司令，还上过好几次电视呢！

（题图：潘胜奎）



没有钱不办事

□ 汪培君

中心学校招保安，张田顺利地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就是面试了。第二天，张田来到了校长室。校长姓关，和张田随便聊了几句，就说自己要去趟卫生间，回来再聊。

校长刚走，有人敲门，问：“校长在吗？”

张田大脑在飞速运转，当即就模仿着门口保安的口气问：“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推开门，说：“我是省报记者，听说你们学校订购的校服不合格，来了解一下情况。”边说着边往里走。

张田心想，这是考核无疑了，就上去挡住了他，说：“校长不在，你不能进。有什么事，等校长回来了再说。”

那人严肃地说：“你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打哈哈？我要将你们的事公布于众！”

张田突然想到一句台词，立刻说：“随便你，我就是个临时工，我怕谁？”

话音刚落，关校长就拍着巴掌出来了，说：“非常好，考核通过，就你了，留下电话回家等着吧。”

果然是考试，张田这次是博对了！他喜滋滋地回了家，不料等了



一个星期也没有动静，张田就去学校问，关校长笑眯眯地让他再等等。

又过一个星期还是没有动静，张田就心里嘀咕，一打听，自己真是不领行情，如今当保安也得那个那个的。

张田没法，就用信封装了两千块钱，走进校长室说：“校长，我在门口捡了个信封。”

关校长接过信封，竖起大拇指，夸奖道：“有觉悟！你来得正好，正想通知你明天上班。”

张田刚上了一个月班，他姐姐找到他，让他把小外甥转到这个学校。张田就去找关校长。关校长笑眯眯地看着他说：“你是咱们学校的员工，这面子还是要给的，等通知吧。”有了上次的经历，张田知道等通知的含义，第二天就又“捡”个信封交给了关校长。

由于张田聪明又机灵，关校长渐渐把他当成知己。有一天破天荒地请他喝酒，喝着喝着就说出了心里话。现在反腐的风声越来越紧，他怕出事，但不收钱又手痒痒，于是就想了个办法：以后由张田收钱，每转入一个学生收五千元，五分之一他留下，五分之四上交，一旦出事，学校就说不知情，完全是张田个人行为。张田一听这是赚钱

的事，自己反正是个临时工，就是个背黑锅的货，怕什么？当时就答应下来。

于是张田和关校长“强强联手”，张田成了“张中介”。

这样很快过了半年，一天，关校长把张田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紧张地说：“收钱的事被家长举报了，眼下我只能按原计划开除你了，我是不得已啊。”

张田狡黠地一笑，回答：“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关校长说：“那就好，你现在就走吧，我去让办公室下文件。”





· 新传说 ·

张田却坐着不动。关校长问他怎么还不走？

张田就说：“关校长，我心里清楚得很，因为政府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你才通过我来收钱。可是如今我背这么大的黑锅，你就不付点劳务费？”

关校长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强忍着，问：“你想要多少？”

张田拿出一个名单说：“咱前前后后共收了二十个学生，每个学生都是我留一千元给你四千元，我就要给你的那个八万元。”

关校长忍不住了，一拍桌子说：

“胡闹，要不是我，你能轻松多挣两万元？”

张田也一拍桌子，说：“我如果告诉了纪委，你不光要把收的钱全吐来，连校长也当不成。”关校长一下子哑口无言，没法子，只好极不情愿地拿出八万块钱给了张田。

不料张田还是不愿意走！关校长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张田来当保安时，送了两千块钱。关校长被逼无奈，只好再拿出两千块钱扔给张田，说：“这回没事了吧，快走吧！”

没想到张田还是不动。关校长真着急了，问他还想要什么？张田慢条斯理地问：“如果我举报到纪委，你这校长肯定干不成对不对？”关校长只好点头。张田又问，“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校长是我给你当的！”

关校长不敢反驳，只好顺着说：“也可以这样说。”张田凶巴巴地说：“当初你给我保安一职时，没有钱不办事；现在我给你校长一职，也是没有钱不办事，你得再送我二十万！”

关校长听了，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题图、插图：潘胜奎)



爱的谎言



杜梅是个单亲妈妈，在一个工厂里做又脏又苦的活儿，硬是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坤鹏拉扯大。坤鹏很争气，是众人眼里的励志模范。他考上全国重点大学，又拿全额奖学金出国读研。

出国前，坤鹏对亲朋好友说：“我出国读书就是希望能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于是，大伙儿都羡慕地看着杜梅，而杜梅的脸早已笑成了一朵花。

出国后不久，坤鹏打电话给杜梅了，电话那头，他问：“妈妈，你最近怎么样？身体好吗？”

杜梅强打精神地说：“好着呢！你在国外好好念书，家里一切都好，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坤鹏挂了电话后，杜梅再也忍不住了，剧烈地咳嗽了几声。睡在杜梅下铺的工友问：“你为什么不让你儿子知道你每天打十二小时工？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得了肺病？”

杜梅缓缓地翻了个身，将脸面向墙壁，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然后说：“我不想让他担心。”

工友继续发问：“你儿子那么优秀，你干吗还来遭这份罪？”

杜梅解释道：“他……他也只是在读书。我要是不工作，家里就没经济来源。孩子的外公外婆身体也不好，还……还指望我呢。”

“哎……”工友轻轻地叹了口气，便不再言语了。杜梅心里却翻江倒海起来……

杜梅其实是很想让坤鹏参加工作的，这样他就能照顾家里了。这么多年，杜梅又是当妈又是当爹，

还要照顾年迈的双亲，真的好累好累。她多么期望坤鹏能帮她一起顶起一片天……可坤鹏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如果不让他出国读书的话，他肯定会怪自己一辈子。

有好几次，杜梅都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可看到坤鹏那明亮而兴奋的眼神，想到那句“我出国读书是希望能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她又默默挺起了瘦弱的脊背。

坤鹏在国外和在国内一样如鱼得水，很受老师赏识，还被同学选为同乡会的会长。当地一家电视台准备做一个节目，讲述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他被推荐成了中国内地大学生的典范，外国记者准备采访他。采访之前，记者对坤鹏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记者问：“你还要在国外待多久？”

坤鹏说：“三五年吧，说不定更久。”

记者又问：“你有想过把母亲接过来吗？”

坤鹏答：“不现实，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来享受的。况且家里还有外公外婆需要母亲照顾。”

记者摇摇头，说：“你出国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坤鹏斩钉截铁地回答：“让妈

妈能过好的生活，让外公外婆也享福。撑起这个家。”

记者再次摇着头说：“你成绩很优秀，现在就出去工作，完全能拿到一份让人羡慕的薪水，可以让你母亲休息，也可以照顾母亲和外公外婆。你愿意吗？”

一向能言善辩的坤鹏竟无言以对。记者的嘴角透露出一丝鄙夷，说：“你一直在撒谎，也许你自己都感觉不到。你总说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而你明明已经有这个能力了，却给母亲画了一块饼，让她无限期地等下去。你一口一个为了让家人享福，可你的母亲和外公外婆又有多少时间等待呢？你应该关注一下你母亲的身体健康，因为她和你一样，也在一直撒谎，只不过你们的境界完全不同。”

骄傲的坤鹏惊呆了，他再也受不了了，立刻给杜梅打去了越洋电话。杜梅正在干喷漆的活儿，强烈的味道刺激得她干咳不已。她用力捂住嘴等劲儿过去了，才恢复了声调，笑着对电话那头的坤鹏说：“我很好，儿子你呢？”

坤鹏没有做声，只是两行泪水决堤般喷涌而出。

(作者：佚名；推荐者：翠花)

(题图：豆薇)



□
白
山

打给未来的电话

张文国是政府部门的一名小职员，他觉得收入太低，平时要么鼓捣些直销产品四处推销，要么就天天挂在网上炒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总被领导批评。

就在刚才，张文国的女友小静和他吵了一架，并且提出了分手。张文国一个人喝了点闷酒，觉得人生灰暗到了极点，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摆弄着手机，随手拨了一个号码。等他意识到拨打的是自己的号码时，电话忽然被接通了，张文国惊讶地一下子坐了起来！听筒里传来了一个充满疑惑的声音：“你……你是谁？怎么来电显示我自己的

号！”

张文国吓了一跳，这分明就是自己的声音！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是张文国，你是谁？”

对方也很纳闷：“别开玩笑，我就是张文国！你是哪位？”

两人在电话里争论了半天，张文国终于接受了一个现实：对方就是自己，只不过是六年之后的自己！

两个张文国在电话里惊奇不已，热烈地聊了起来。为方便叙述，这里就用张现代和张未来称呼两个张文国吧。

张现代迫不及待地问了一个自



己最关心的问题：“小静现在怎么样？”

张未来叹了口气：“别提了，分手一年后她就嫁人了，听说她老公后来钱越来越多，最后和一个叫露丝的模特勾搭在一起，小静跳楼自杀了！”

张现代心里一疼，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难过半天又接着问道：“那你现在过得好吗？”

张未来沮丧地说道：“六年前啥样现在还啥样，总想着一步登天，好高骛远，结果把自己耽误了……”张未来停顿了一下，忽然兴奋地喊道，“兄弟，你现在好好干吧，也许能改变六年后我们的状况呢！”

张现代也兴奋起来，张未来走了许多弯路，肯定知道这些年混得

不好的原因。

张未来先把张现代一顿埋怨：要不是你这个时候瞎折腾，我现在能混得这么惨吗？然后又给张现代几点提示：第一，千万别炒股，自己因为炒股赔了四十万，用了三年才缓过劲来；第二，也别去干直销，当年因为做直销搞得亲戚朋友躲着走，失去了人脉；最后，张未来建议他去大胡同那里买几套房子，现在基本是白给都没人要的地方，一年后能翻十几倍！

张现代和张未来聊了很久，心中抑郁一扫而光，第二天他就拿出十万元积蓄跑到大胡同买了三套房子，然后就安心地在单位踏踏实实地上班来。一想到六年之后自己还混得和现在一样惨，张现代就不寒而栗，干起工作格外卖力。领导都觉得奇怪：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呀！

这期间张现代试着拨打过几次自己的电话，但一次也没有接通，看来那次只是偶然吧。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张现代正在单位加班，忽然有人推开门轻轻地走进来，张现代抬起头，只见小静笑盈盈地站在面前，手里





拎着一个精美的餐盒。张现代激动地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小静，你怎么来了？”

小静温柔地笑着：“傻瓜，你这么拼命工作，我当然要做点好吃的犒劳你啦！”

张现代一把抱住小静，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失而复得的感情，再也不让小静失望了。

一年后，大胡同那片贫民窟果然被开发成大型购物商场了，那三套房子虽然没有像张未来说的那样翻了十几倍，但也净赚了五十多万，张现代迫不及待地和小静举行了婚礼。

洞房花烛之后，张现代看着甜甜睡去的小静感慨万千，那个打给未来的电话让生活的轨迹完全改变了，不知道将来的自己是不是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呢？张现代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拿起手机再次输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电话居然通了，张未来仍然是很纳闷的样子，语气也显得有些傲慢：“你是谁？怎么来电显示是我的名字？”

张现代脑子转了几个圈才想明白，未来已经被改变了，在张未来的生活里，并没有发生过上次和自己通话的事情。

费了半天口舌，张现代终于让未来的自己搞清楚事情的经过。两个人经过交谈，张现代发现这次通话的对象是四年后的自己，时空的差距缩短了两年。

张未来现在的生活挺不错，他因为工作出色已经当上了领导，主管一些非常重要的项目，油水很足。自己人当然无话不说，张未来得意地告诉张现代：“现在哥们要钱有钱，身边也不缺女人，前两天刚认识了一个叫露丝的模特，这小妞真够劲，我正准备和小静摊牌离婚呢！”

张现代身上的冷汗顿时下来了：整个剧情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该出场的人物一个没少，小静最后仍然难逃自杀的命运。他对着电话焦急地喊道：“千万别这么干，小静会死的！”

电话里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隐约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张文国，把门打开，我们是纪委的，我们收到举报，你涉嫌……”

电话忽然断掉了，张现代听着话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半天没缓过劲来，他决定吸取教训，不能像张未来那样。

结婚后，张现代工作更努力了，很快被提拔重用，四年内坐到了一



把手的位置。张现代特别注意廉洁自律，无论应酬多晚，他从不在外过夜，如果别人行贿，他也是一概拒绝。

这天，有个企业的老板邀请张现代到公司考察，希望得到他手里的批文。张现代参观完公司后觉得这个企业的条件在两可之间，所以没急于表态。晚饭后，老板请张现代参加自己公司的晚会，美其名曰展示企业文化，张现代推脱不过只得去了。

晚会上，老板给张现代安排了一位美女舞伴。这名美女身材高挑，舞姿优美，和张现代配合得非常默契，她身上的香水味道非常特别，张现代闻着这味道脑子渐渐晕了起来，两个人的身体越靠越近。美女娇滴滴地在张现代耳边轻声说道：“张局长，今晚露丝和你走好吗？”

露丝？张现代仿佛被电击了一下，顿时清醒过来，猛地一把推开露丝，怒吼一声：“少来这套！”大踏步地冲出了晚会现场，老板和露丝大眼瞪小眼，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张现代轻轻地推开了家门，夜深了，桌子上的保温壶里放着小静为他准备的热奶，张现代坐在沙发上慢慢喝完，掏出手机拨打了自己的号码。

电话再次被接通了，听筒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我是张文国，您是哪位，怎么来电显示是我自己的号码？”

张现代笑着说道：“好久不见，您现在怎么样？”

对方爽朗地笑着说道：“哈哈，退休了，每天和老伴哄哄孙子溜溜弯，好得很，好得很，你到底是谁呀……”

张现代和对方聊了很久，微笑着放下电话。小静睡眼朦胧地从卧室走了出来：“怎么还不睡呀？”

张现代伸开双臂，紧紧地搂住妻子，轻轻地说道：“小静，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一辈子都会爱你！”

（题图、插图：海人）





阿P 走红毯

□ 邱 琪

阿P最近要和老婆小兰去欧洲旅游，他得意地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消息。原本以为人家会纷纷“点赞”，却不料群友早已司空见惯，有个家伙居然直接回复：阿P，不就是跑到埃菲尔铁塔下面摆个剪刀手吗？都是我们十多年前玩的。

这兜头一盆冷水浇得阿P差点没背过气去。不过再想想，也确实，现在出国游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要想在群里制造轰动效应，还真的很难。

很快，阿P和小兰出国了。在飞机上，导游小姐发布一个好消息，他们联手当地一家旅行社增加一个旅游项目，隆重推出戛纳电影节开幕式走红地毯！

阿P瞬间来了精神。要知道，戛纳电影节举世闻名，能在电影节红地毯上露脸的，可都是世界级的电影大腕！这消息发到微信上，可是大大露脸啊。

尽管走红地毯价格不菲，尽管小兰坚决反对，但阿P决心已定，当场拍板决定参加！

拿到电影节邀请函，阿P如获至宝，拉着小兰就坐车直奔戛纳。小兰一路上河东狮吼：“钱多没处烧，看什么明星，真恨不得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你从梦里砸醒！”正骂着，大巴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只听“咚”一声，一个小皮箱从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掉下来，不偏不倚正好砸中阿P的脑袋。阿P捂着脑袋“哎哟”一声，又忍不住责



怪小兰：“乌鸦嘴！”

这时，一个栗色头发的美女跑过来，慌忙去拾地上的小皮箱。阿P顺势一瞧，小皮箱的一角露出一抹橘色来，还没等他看清楚，美女就“啪”地合上了皮箱，这才转过身来，对着阿P忙不迭地道歉。

小兰英语不错，得知美女叫茱莉亚，也是来戛纳旅游的。

到了戛纳，导游就先带着大家到商店买“红毯装”，说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结果阿P和小兰跑了半天，连个衣袖都买不下来，这里的東西实在太贵了。

见阿P好不沮丧，小兰不忍心，想了想就说：“老公，别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保证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电影节如期开幕，阿P带着小兰来到会场门外，却被保安挥手拦下。阿P冷哼一声，很有范儿地从怀里掏出“邀请函”递过去。原以为保安马上会点头哈腰地让路，不想对方眼皮都没抬一下，指着“邀请函”叽哩哇啦说一通。小兰听懂了，抢过“邀请函”一看，果然，卡片背面左下角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字母D。原来，字母代表受邀嘉宾的等级，像VIP和A级嘉宾可以

马上进场走红毯。至于D级，那得等到所有大腕以及明星走完红地毯才能进去。

阿P听罢，倒吸一口冷气，那时候，不就是个布景了吗，这样的照片放到微信上去谁信？看来是被旅行社忽悠了！

一辆又一辆载着大腕的豪华汽车缓缓驶过，红地毯上的明星越来越多，而阿P隔得远远的，啥也没看着。好不容易挨过了一个多小时，D级“贵宾”这才放行。

阿P两口子四处一瞅，果然和预想的一样，大腕们都进去参加开幕仪式了，这里的记者寥寥无几，都在做撤退的准备。阿P欲哭无泪，伤心到极点。小兰劝道：“既来之，则快点摆姿势，让记者拍几张，不然记者一撤，走红地毯就更没意义了。”阿P只好收起苦瓜脸，走到最近的一个记者面前，学着电视里明星的样子，揽着小兰的腰，对着镜头抿嘴微笑。

记者看看阿P，再看看小兰，不由耸耸肩，双手一摊。看样子，阿P夫妻俩实在太普通，引不起他的拍摄兴趣。

阿P见记者摇头走开，好没面子，正要自嘲，有个记者突然路过，他条件反射般地举起单反相机



对着阿P夫妻俩，同时，他还回头招呼起其他同行。

很多撤离的记者听到呼唤，明白红地毯上还有料可拍，立马杀个回马枪。果然，阿P没让他们失望，聚焦在两人身上的闪光灯越来越密集，甚至有记者用蹩脚的中文喊道：“请转身，露背，棒极了！”把阿P乐得合不拢嘴！

原来，小兰学的就是服装设计。为了不让老公失望，她求助导游借来一台缝纫机，又买来针线，硬是把自带的床单被套改成了西服和晚礼服！西服的右前襟印有一条栩栩如生的龙，与晚礼服左下摆的凤凰相映成趣。阿P正美着呢，却见记者们突然改变了方向，把相机对准另一个女人。

阿P顺着记者的视线看过去，差点没一头栽倒在地。只见一个栗色头发的美女款款走上红地毯，那不是茱莉亚吗！她一身大红大绿，料子居然是中国东北的大花布料！裙子还特意加了条霸气十足的曳地大后摆，旁边的助理不停地蹲下身来整理后摆。

阿P怎么也没想到小兰精心制作的龙凤装眨眼就被大花布“艳压”了，地道的中国人还玩不过一个老外？小兰也不服气，冷眼注视

着茱莉亚，想找出她衣服上的瑕疵来。

你别说，还真让小兰给看出点猫腻！从她这个角度看过去，能瞅到茱莉亚裙子大后摆的内侧，有一个橘色的东西若隐若现，小兰吃不准是什么，就让阿P看看。

阿P定睛一看，冷汗就下来了：他是一个军事迷，很快看出那是一把AK47冲锋枪的枪托！怪不得在大巴车上，茱莉亚不先问自己的伤势，而是急着合上小皮箱，当时瞥到的橘色就是枪托！这么说来，茱莉亚来戛纳是有预谋的，她把AK47藏在大后摆，借走红地毯





混进来，这个看似柔媚的女孩，十有八九是一个恐怖分子。

阿P想要让小兰撤离，但来不及了，就见茱莉亚微笑着把手伸向了后摆，而她的助理也下意识地向后退去。恐怖分子就要拔枪扫射了，情况十分危急！阿P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撇下小兰，奋力拨开人群，大吼一声，一个饿虎扑食把茱莉亚结结实实扑倒在地！不等对方反应过来，阿P又迅速把手伸向她的后摆，果然触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扯出来一看，还真是一把AK47！

红地毯上立马乱作一团，尖叫声、哭声此起彼伏。茱莉亚趁阿P不备，翻身坐起，挥手就是一耳光扇过来，阿P刚一避开，茱莉亚又变掌为拳直击他的下巴，这下阿P躲闪不及，眼看这记饱含杀气的左勾拳就要落在他的下巴上，一只强有力的手出现了，三下五除二扼住了勾拳！阿P抬头一看，一群铁塔般的保安已站立在眼前。

一个保安上前，小心翼翼拾起那支枪，脸上忽然一怔。与此同时，那个助理双手作投降状跑了过来，边跑边竭力喊着什么，跑过来又对保安解释一番，一旁的小兰听了，

脸上白一阵红一阵。

原来，这支AK47居然是玩具枪！茱莉亚也不是恐怖分子，而是一个玩具枪销售商。听闻可以通过旅游参加电影节，她想：最近玩具枪的销售量下滑得厉害，说不定走红毯可以打开局面。于是茱莉亚别出心裁选了东北大花布做成晚礼服，又悄悄在特制的裙子后摆藏了一把最新款的玩具枪，准备届时掏出来制造美人扛枪的反差效果。

茱莉亚哪里料到半路上杀出个阿P，不仅计划被打乱了，自己还被“吃了豆腐”！茱莉亚恼羞成怒，于是用防狼术对阿P大打出手。

得知真相后，阿P惊得张大了嘴巴：闹半天是虚惊一场，看来茱莉亚为了推销玩具枪，也是蛮拼的！

一番虚惊，还好没出什么大事，但阿P要想在红地毯上大出风头的照片是没有了。小兰对阿P是一顿臭骂：冤枉钱花了一大把，不但没玩成，还搞出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阿P却无所谓，心说我好歹也带着老婆像巨星一样出现在电影节红地毯上，还勇敢地阻止“恐怖袭击”，我这可是“国际主义精神”啊！

(题图、插图：顾子易)



门神能镇妖魔，这是迷信吗？不，妖魔的确存在，不过不在现实中，而在人们的心里。内心强大，则无所畏惧；心里有鬼，门神也救不了。从本质上，门神说不定也是人造的妖魔呢……

凶险的 门神

□徐波平



刘宅闹鬼

北宋宣和三年，东京汴梁出了桩奇案，紧挨汴河的刘员外家频频闹鬼，发生了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

某天清晨，一个女仆去刘宅后院喂鸡，当她打开鸡舍的栅门时，不由大吃一惊。只见二十多只母鸡血淋淋地惨死在地上，肚子全被撕开，鸡腹中的内脏不翼而飞。起先，女仆以为这是黄鼠狼干的，但经过仔细检查，这种猜测很快被排

除——鸡舍的栅门关得严严实实，顶棚和四壁也没任何破损，黄鼠狼根本钻不进来。如果黄鼠狼没有行凶，那母鸡又是怎么死的呢？

刘员外怎么也想不明白，不过二十多只鸡也不值什么钱，便没有深究。然而，接下来发生的这桩事，不仅让刘员外寝食不安，连刘家的左邻右舍都惊慌失措起来。

半个月后的一天深夜，刘宅的磨房突然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几个仆人闻声赶去，发现拉磨的小毛驴倒在血泊中。毛驴肚子上有个一尺长的口子，驴心和驴肝已被掏走，情形惨不忍睹。诡异的是，磨房的门窗都关得好好的，看不出有



· 传闻轶事 ·

野兽入侵的痕迹。

刘员外把鸡舍血案和磨房血案联系在一起，越想越觉得蹊跷：从毛驴发出惨叫到仆人们赶去，前后不过半炷香工夫，就算是手艺高超的屠夫，也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内剖开驴腹并取走内脏。此外，鸡舍和磨房都没留下任何人或野兽行凶的蛛丝马迹，两起案子显得扑朔迷离。

倘若搞虐杀的既不是人也不是兽，那就一定是鬼了。只有鬼才能

来无影去无踪，并且做到刹那间开膛破肚取心肝……将嫌疑对象瞄准鬼，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于是乎，刘宅闹鬼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得沸沸扬扬。

刘员外再也坐不住了，他慌忙去白云观向徐老道求救。

徐老道年近七旬，是汴梁城里最擅长捉鬼、驱鬼的道士。刘员外花了二十两银子，请徐老道来家中实地踏勘。

刚进刘宅大门，徐老道就打了个激灵，等把前后院全部走完，他的眉心拧成了疙瘩。

刘员外感觉情况不妙，便试探着问：“道长，您看我家中是不是有些不干不净的东西？”

徐老道点点头：“不错，府上阴气沉沉，确实被鬼祟所扰，并且那鬼相当凶恶，眼下他还只是虐杀牲畜，往后恐怕要伤及到人。”

刘员外吓得面色惨白，结结巴巴地问：“那，那鬼藏在何处？道，道长能否马上将他捉住？”

徐老道说：“恶鬼尚未盘踞府上，只要严守门户，将他阻挡在外，即可保员外合家平安。”

这话让刘员外大惑不解，他告诉徐老道：每天太阳一落山，刘宅就大门紧闭，还专门派了两个壮丁





把守，门户不可谓不严。徐老道听了连连摇头，说紧闭大门只能挡住活人，对鬼魂一点都不起作用，因为阴阳有别，人鬼各行其道。刘员外这才醒悟，忙向徐老道请教阻拦恶鬼的正确方法。

徐老道说：“刚进来时我就发现，贵府的大门上没有贴门神，这就是恶鬼长驱直入频频作祟的缘故。”

刘员外恍然大悟，他冲徐老道连连作揖说：“多谢道长指点，我就派人去买门神，立刻贴到大门上。”

徐老道点点头，又反复叮嘱：“一定要在孙记纸画铺买门神，切记，切记！”

送走徐老道，刘员外当即吩咐仆人王三，赶紧去孙记纸画铺买门神。

灾祸升级

王三急冲冲赶到孙记纸画铺，发现铺门紧闭，原来孙掌柜和伙计有事外出，要到天黑才能回来。王三不愿多等，心想：各家纸画铺所卖的门神大同小异，画上的形象无非神荼和郁垒，徐老道肯定想帮孙记纸画铺兜生意，所以才叮嘱要在这儿买。想到此，王三另找了一家

纸画铺，随便买了一对门神。

刘员外亲自动手，将门神端端正正贴到大门上。

有了神荼和郁垒把门，刘宅所有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他们认为，这下恶鬼难以入侵，可以平安无事了。然而，让大家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更可怕的灾祸即将临头。

门神贴上后的第三天夜里，刘家女仆秀姑的儿子阿宝神秘失踪了。

阿宝今年刚四岁，跟随母亲住在刘家后院。那天晚上二更时分，秀姑去茅房解手，回来后发现睡在床上的阿宝不见了。秀姑以为儿子滚落到了地上，可找遍整个屋子都没瞧见阿宝。这下秀姑急得放声痛哭，哭声惊动了其他人，大家举着灯笼火把到处搜寻，找到天明仍毫无结果。丢了孩子，此事非同小可，刘员外赶紧向官府报案。

官府派捕快来刘宅调查，越查越觉得这起失踪案诡异至极：首先，从秀姑离开儿子到发现儿子失踪，前后不过半炷香工夫，这期间刘宅没有任何异常动静，也不曾听见阿宝哭叫；其次，刘宅大门紧闭，把门和巡夜的家丁都没察觉有人出入，四周的围墙上也未找到任何攀



爬或翻跃的痕迹。

那么，阿宝究竟是咋失踪的呢？经验丰富的捕快对此也一头雾水。不过，刘宅上上下下却猜到了八九分——阿宝是被恶鬼捉走的。明白了这一点，整个刘宅人心惶惶，有些胆小的仆人干脆辞工逃走了。刘家的左邻右舍也怕恶鬼殃及自己，家家户户惴惴不安。

刘员外心中很纳闷，自家大门上已贴了门神，恶鬼为啥还能入侵啊？带着这个疑问，刘员外再次请来了徐老道。

看见刘宅大门上的门神，徐老道连连跺脚，皱着眉叹道：“哎，买错啦，买错啦！这门神不是在孙记纸画铺买的！”



刘员外忙叫来王三查问，王三不敢隐瞒，承认门神是在别处买的。刘员外一边责骂王三自作主张，一边向徐老道请教：“这对门神并未标记纸画铺的名号，道长如何看出不是在孙记纸画铺买的？另外，同样是门神，为啥别处买来的就不能阻挡恶鬼呢？”

徐老道捻着胡须，道出了内中的原委：汴梁城里大大小小的纸画铺，所卖的门神都是神荼和郁垒，只有孙记纸画铺卖的门神是金兵金将。为啥别处买来的门神不能阻挡恶鬼呢？这跟那恶鬼的出处有关。眼下金国大举入侵辽国，辽国生灵涂炭，袭扰刘家的恶鬼正是一个战死的辽将，骁勇善战的金兵金将是辽兵的克星，辽兵辽将做了恶鬼也惧怕他们，在刘家作祟的恶鬼同样如此……

“原来是这样！”刘员外茅塞顿开，不住点头。随后，他谢过徐老道，亲自去孙记纸画铺买门神。

孙记纸画铺出售的门神果然与众不同，是一对惟妙惟肖的金兵金将。金将头戴虎头盔，身披鱼鳞甲，手持明晃晃的开山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那金兵也凶悍得



很，他豹眼圆睁，高举鬼头刀，瞧着就让人心里发毛。刘员外把孙记纸画铺的门神当作救星，一口气买了对。

回到家，刘员外在大门、二门和后门上都贴了“金兵金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刘宅再也没闹过鬼。

门神畅销

刘员外用“金兵金将”赶走恶鬼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汴梁城。为了确保平安，人们竞相去孙记纸画铺抢购新门神。没过多久，家家户户都把大门上的神荼、郁垒换成了凶悍的金兵金将。时间一长，孙记纸画铺的新门神不仅在民间流行，连官宦人家乃至王公贵族也纷纷贴起了能震慑恶鬼的“金兵金将”。

孙记纸画铺的门神供不应求，掌柜孙旺财乐得嘴都合不拢。不过，还有比孙旺财更开心的，那就是他的搭档薛贵。

薛贵来自山东，靠刊刻书画为生。半年前，薛贵悄悄找到孙旺财，向他推销一种画着金兵金将的新门神。

孙旺财认为顾客买惯了神荼和郁垒，不会接受薛贵创作的新玩意，

便拒绝跟他合作。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薛贵没有气馁，他向孙旺财保证，如果孙记纸画铺愿意销售金兵金将门神，不出半年就能大发横财。为了让孙旺财相信自己的话，薛贵拿出五百两银子作押金，声称到时新门神若卖不动，押金就归孙记纸画铺。

听薛贵说得如此硬气，又有五百两银子作抵押，孙旺财动了心，他收下刻有金兵金将的雕板，开始批量印刷。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印出来的新门神一张都没卖掉。望着成捆的“金兵金将”，孙旺财一筹莫展。

然而薛贵却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实施自己的促销计划：他花重金买通刘员外、徐老道和秀姑等人，在刘宅偷偷制造了一连串闹鬼的奇案。那些惨死的母鸡和小毛驴都是预先杀好的，然后巧妙地招引仆人来看，把恶鬼作祟的消息传扬出去。当然，秀姑的儿子压根就没有失踪，只是被他母亲悄悄转往了别处。徐老道那套关于金兵金将能驱除恶鬼的说词，也是薛贵事先教他的……

弄清金兵金将门神畅销的原委后，孙旺财对薛贵的聪明机灵佩服不已。



· 传闻轶事 ·

见孙记纸画铺赚得盆满钵满，同行们十分眼红，许多纸画铺纷纷效仿，用金兵金将作为门神。到了宣和五年，绘有金兵金将的新门神不仅贴满了汴梁城，而且迅速风靡大宋其他地区。

祸国殃民

这年秋天，一位镇守边关的老将进京述职，看到汴梁城里家家户户都贴着“金兵金将”，老将军不由双眉紧锁。

朝见皇帝宋徽宗时，老将军忧心忡忡地奏道：“京城百姓都以金兵金将作门神，此乃不祥之兆，请陛下及时制止，以免将来祸国殃民！”

“区区两张纸画，怎么就跟祸国殃民扯上关系了？”宋徽宗不解地问。

老将军道出了自己的忧虑：金国军队骁勇善战，短短数年就占领了辽国大部分疆域，消灭辽国只在旦夕。灭辽之后，他们下一个进攻目标很可能就是大宋。如今汴梁等地到处张贴金兵金将杀气腾腾的画像，这是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一旦宋金开战，宋军会因为惧怕金军而丧失斗志，后果不堪设想。

想。

宋徽宗听罢呵呵笑道：“爱卿多虑了，宋金两国乃友好盟邦，眼下正南北夹击共同灭辽，金国绝不会侵犯大宋。”

老将军提醒道：“女真贵族贪婪成性，我大宋物产丰饶，他们早有觊觎，臣担心宋金之间必有一战，望陛下早作准备！”

宋徽宗不以为然，信心十足地说：“我大宋国力雄厚，将士训练有素，退一万步讲，就算宋金开战，我军也绝不会败给金国！”

宋徽宗话音刚落，一帮阿谀之臣立刻随声附和。接下来，无论那老将军怎么劝，宋徽宗都认定他危言耸听。结果，老将军只好悻悻而退。

为了嘲笑老将军杞人忧天，宋徽宗特意命太监在宫门上张贴绘有金兵金将的门神画。皇帝这么一带头，新门神更加畅销，金兵金将的威猛形象深深刻入了宋朝军民的心中。

得知上述情况，老将军仰天长叹：“哎，忠言逆耳，大宋离灾祸不远了！”

宣和六年，老将军的话不幸应验，金国在灭辽后向宋朝发起了猛攻。



许多宋军将士一见金兵金将心里就发毛，还没交手已吓得腿肚子抽筋。照宋军的说法，连恶鬼都怕金兵金将，何况我们啊！由于士气低迷，再加上毫无防备，宋军虽然在人数和装备上占有优势却屡战屡败。金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下了东京汴梁。

占领汴梁后，金军大肆烧杀抢掠。一时间，汴梁城里火光冲天，

凄惨的哭嚎声此起彼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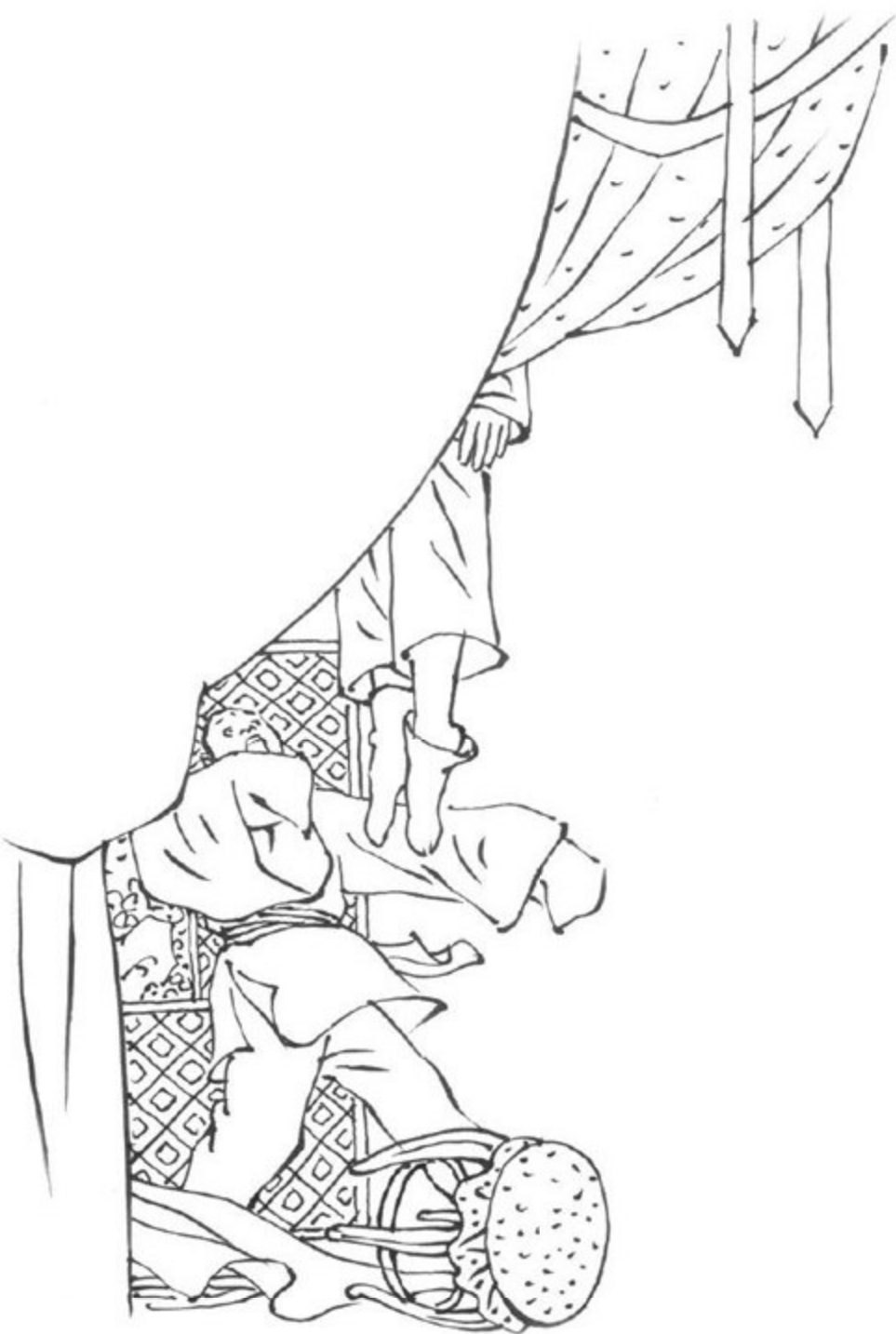
在纵马狞笑的金国将领中，有人发现了薛贵。此时，薛贵穿着金国的官服，讲着叽里哇拉的女真语。汴梁百姓纷纷惊愕不已，反复打听后才弄清，薛贵本名叫完颜古力，是金国派往宋朝的奸细。

原来，还在跟辽作战时，女真人就有了攻宋的计划。为了长自己的威风灭敌人的锐气，金国决定提前打心理战，用画有金兵金将的门神吓住宋朝人，瓦解宋军的斗志。于是，精通汉语的完颜古力化名薛贵，打扮成书画商来到了汴梁。完颜古力选中孙旺财、刘员外、徐老道等人，用金钱引诱他们上钩，精心导演了一连串鬼戏，最终将画有金兵金将的门神贴满了宋朝各地……

一天早上，人们发现孙旺财在家里悬梁自尽了。

孙掌柜为何要走绝路呢？坊间大致有两种猜测：有人认为金兵奸淫了孙旺财的妻女，还洗劫了孙记纸画铺，他又羞又恨寻了短见；也有人认为，孙旺财中了完颜古力的奸计，他内心无比悔恨，便以死向国人谢罪。

（题图、插图：刘为民）





那些年老师说过的“谎话”

- ◇ 再耽误两分钟。(据可靠经验,一般是十分钟。)
- ◇ 明天的考试很简单!(题目都是您出的,当然简单!)
- ◇ 你们班纪律最乱了,比××班可差远了啊!(据其他班的同学透露,您在他们班也是这么说的。)
- ◇ 同学们注意,我现在讲的东西非常重要!(不这样说,大概大家都要睡着了。)
- ◇ 其实你很聪明,就是不肯好好学!(潜台词是,你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
- ◇ 你们在底下干什么我都看得见。(难道您是千里眼?)
- ◇ 你们要是不愿意听可以出去,没关系。(谁敢出去试试,今后就别想来上课了。)
- ◇ 这节课体育老师有事来不了,我来给你们代课。(体育课真是一门神奇的课,总是在考试前自动消失。)
- ◇ 等考完试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人管你!(有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 ◇ 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难道以往您说的都是骗人的?)
- ◇ 你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貌似从一年级开始就听到老师说这句话了。)
- ◇ 其实,学习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实在没看出来。)
- ◇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都被我翻烂了,没发现黄金啊。)
- ◇ 你以为骂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吗?还不是为你们好。(真不觉得。)

(作者:佚名;推荐者:潘光贤)





牌局里的基本规则：

- ◇ 小王都会被大王拍死。说明副职没有实权！
- ◇ 没有一张大牌开路，再顺的小牌都出不去。说明领导很重要！
- ◇ 无论你多会记牌、打牌，都抵不过人家手中的一把好牌。说明实力比能力重要！
- ◇ 如果一堆小牌连不起来，即使拿双王也未必会赢。说明再牛逼的领导也需一个好团队！
- ◇ 为了斗败地主，一会儿我们结成同盟，一会儿我们“反目成仇”。说明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 ◇ 必要的时候，即使拆散自己的牌也要送走搭档。说明在一个团队里关键时刻要懂得自我牺牲，才能取得大家最终的胜利！
- ◇ 可以随意变化的那张花牌，如果缺了其他牌的配合就什么也不是。说明个人能力再高，也离不开团队别人的支持。
- ◇ 你缺的牌往往会成“炸弹”。说明吸引力法则，你越不想它出现它越出现。
- ◇ 往往为了多赢“炸”而输掉全盘。说明做人不能太贪，适可而止最好。
(作者：佚名；推荐者：余长生)

植物们的自我调侃

- ◇ 萝卜：心地是白的，却无辜地背上花心的外号。
- ◇ 无花果：不开花就结果，这算不算未婚先孕？
- ◇ 向日葵：每天跟着太阳转，可以有效预防颈椎病。
- ◇ 仙人掌：跟我打交道，握手礼就免了吧。
- ◇ 铁树：我的中文名字叫铁树，我还有个法文名字，叫埃菲尔铁塔！
- ◇ 核桃树：即使我长了人脑，连个植物人也称不上。
- ◇ 万年青：如果非要在我的颜色前面加个期限不可，我希望是一万年。
- ◇ 薄荷：把我含在嘴里，让你体会什么叫做世态炎凉。
- ◇ 罂粟：不怕美人有心计，就怕美人有毒计。
(作者：佚名；推荐者：吴梅开)



· 3分钟典藏故事 ·

皇帝卖画

相传宋朝年间，有个年轻人进京赶考，在街上碰见一人在摆摊卖画。年轻人对书画很感兴趣，就上前观看，可惜画作实在有失水准，他只看了一眼就准备离去。正当转身之际，卖画人叫住了他，并问：“你看我这幅画值多少钱啊？”他直言不讳：“恕我直言，你这画只值一两银子。”说完，继续上路了。卖画人面带不悦，但没发作。

之后，年轻人在科举考试中高中，到朝廷面圣。他吃惊地发现，当朝皇帝就是那个摆摊卖画的人。他有所不知，皇帝卖画只是装样子，真实目的是在微服私访。

皇帝也认出了他，想再考验考验他，遂又拿出摆摊时卖的那幅画问他：“你认为这幅画值多少钱？”

这的确给年轻人出了一个难题，仍然说只值一两银子，似有大逆不道之嫌。但他又不想违背自己的价值观，为讨好皇帝出尔反尔，于是机智地说：“如果这幅画是圣上送给臣的，它就是无价之宝，可如果拿去卖，它就值一两银子。”

皇帝听了不但没恼，反而很高兴，高兴的是自己得到了一个智慧过人的忠诚之士。从此，年轻人得到了皇帝的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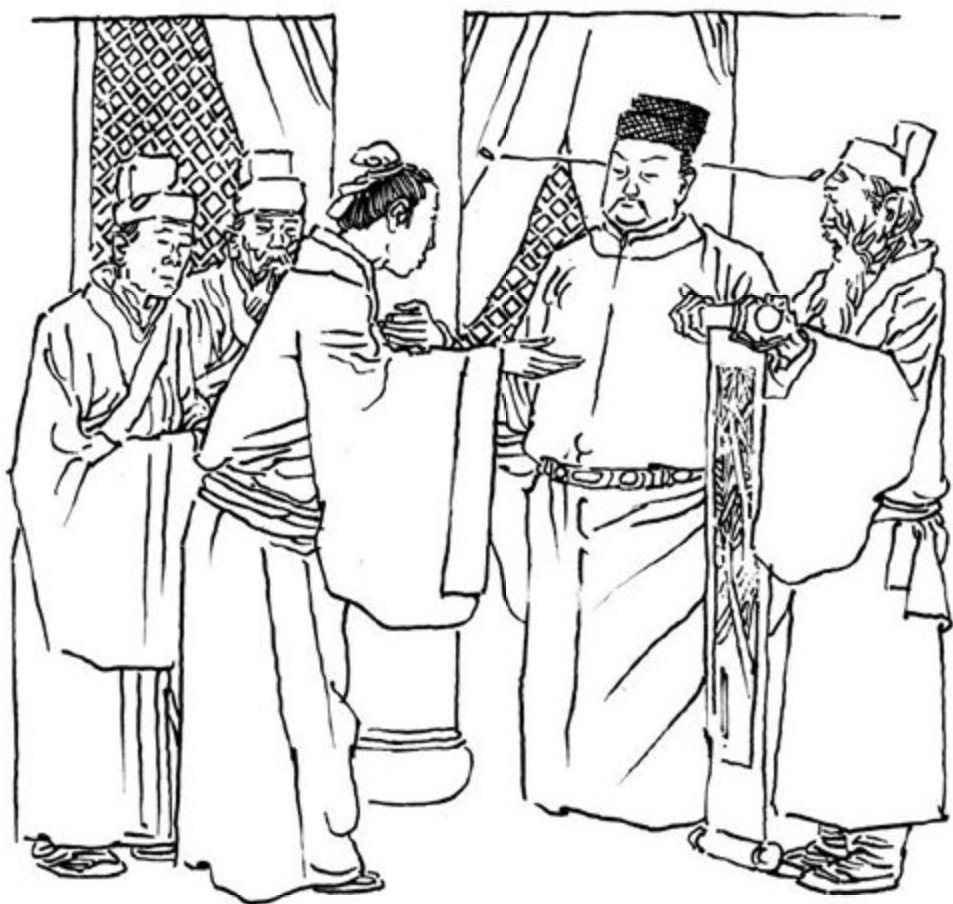
不让真心话变形走样，如何表达，常常需要技巧。

（作者：赵盛基；推荐者：潘光贤）

“不守信”的毛姆

英国小说家毛姆，年轻时曾因为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导致双眼受伤。他找到了一位叫威尔的眼科医生，请求他治好自己的病。毛姆给威尔写了一份承诺书，表示如果自己康复，将把家里最珍贵的财物送给他，反之，什么报酬也不给。

承诺生效后，威尔开始每天来给毛姆治眼。可每次离开时，他都会顺手偷带走毛姆家的财物。半年多后，毛姆的眼睛被治好了，可家里的财物也被威尔偷得精光。





一盘熏肉识君子

因此,毛姆无法兑现之前的承诺。结果,他被愤怒不已的威尔告上了法庭,威尔要求法官做出公正的裁决,好让自己“劳有所得”。

面对威尔“铁证如山”的指控,毛姆最后做出这样的回应:“他说的全部都是事实,但我也没有违背承诺,我之所以不给他报酬,是因为他根本没治好我的眼睛,我依然是一个瞎子!”

“怎么可能?你明明恢复了视力,双眼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威尔愤愤地反驳道。

毛姆摇了摇头道:“在我失明之前,我能清楚地看到家里有许多财物,可现在却一样东西也看不到,请问我不是个瞎子,那是什么呢?”

威尔听后,顿时哑口无言,无以应对,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走掉了。

以其矛攻其盾,毛姆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招,为自己洗脱了“不守信”的诬告。

(作者:周牧辰;推荐者:刘湘)

胡雪岩早些时候听到了一些关于左宗棠的负面传闻,对左宗棠有成见。一次,胡雪岩因事拜访左宗棠。吃饭的时候,胡雪岩发现左宗棠身为朝廷一品大员,生活却非常俭朴。

此时,饭桌上一道湖南的熏肉引起了胡雪岩的注意。胡雪岩吃了一块后,发现肉略有变质,难以下咽。精

明的左宗棠发现了这一细节,对胡雪岩说:“这肉是我在湖南的夫人托人捎过来的,只因路上时间长了点,有点变味,因是夫人所送,所以舍不得丢。”

胡雪岩明白过来,以前就听说左宗棠早年科举不利,受人白眼,一穷如洗,幸得名门出身的夫人看中。左宗棠对妻子也是敬爱有加,从这盘变了质的熏肉就可以看出左宗棠是一个念恩情的人。

离开左宗棠的大营后,胡雪岩清点了二万两银票,又立刻派人从洋人那里购得一万石粮食,准备一并捐给左宗棠做军饷。身边的人悄悄地跟胡雪岩说:“您为什么一定要捐这么多钱粮给他呢?”胡雪岩胸有成竹地一笑,说:“此君子不交,我交何人?”后来,两人消除误会,成为知己。

与人结交,看重品行。道听途说的未必可信,亲自观察到的小细节才真实可靠。

(作者:周进平;推荐者:陈昌英)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 从读故事开始



白送的粮食

□ 裴文兵



江南有个泉湾村，村里有个财主叫周家巨，村里的其他人家都是他的佃户。这周家巨仗着自己家大业大，一向作威作福，佃户们都不喜欢他。

这一年，泉湾村一带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村里的人家无粮可吃，只好去周家买粮。周家巨趁机抬高了粮价，村里人买不起粮食，只得准备外出逃荒。

周家粮仓里的粮食，堆得如同小山一般。这天，周家巨习惯性地在家里的粮仓里巡视了一番，然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走亲戚去了。

在亲戚家美美地喝了一顿酒后，周家巨不紧不慢地往回赶。路过一个村庄时，他忽然发现一户人

家的一家老小，正在一座大宅前抱头痛哭。他一打听才得知，那是个大户人家，刚刚一伙强盗冲进了他们的家中，不但抢光了金银，而且把粮食都抢走了。

周家巨的酒意顿时醒了大半，他急急忙忙骑上马，赶回了家中。望着粮仓里那小山一般的粮食，他止不住地想：那个村庄距离泉湾村不过五十多里的路程，强盗们既然能去那里抢劫，那么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会来泉湾村抢劫。泉湾村只有我一家是富户……家里的那些金银财宝体积小，可以藏起来，可粮食怎么办？

一直到第二天傍晚，周家巨的眉头都没能舒展开来。坐立难安之



际，他望起了村中人家屋顶上那时断时续的炊烟。望着望着，他的眉头忽然一展。

吃过晚饭，周家巨将管家叫到了跟前，让他去称一千斤粮食，并且一定要足秤。管家不禁感到非常奇怪：天都黑了，东家让我称粮食干什么？究竟派什么用场？

管家不敢多问，他称好粮食，来到周家巨的面前复命。周家巨点了点头，让管家把住在村头的刘二柱叫来，管家连忙拔腿往刘二柱家赶去。

刘二柱是周家的佃户，他见周家的管家夜里上门，料定没有什么好事，便沉着脸，暗暗小心着，跟在管家的身后，踏进了周家的大门。

周家巨见了刘二柱，便指着一堆粮食，道：“二柱，你把这些粮食拉回家去。”

刘二柱见那堆粮食足有一千斤，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道：“东家，你家粮食的价钱那么高，我可买不起啊！”

周家巨牙疼似的道：“二柱，这一千斤粮食不是卖给你的，而是借给你的，并且不要利息，等明年庄稼有了收成，你还给我这么多粮食就成了。”

刘二柱以前吃过周家巨不少

苦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场便发起了愣。周家巨以为刘二柱还在犹豫，便一狠心，跺跺脚道：“这样吧二柱，我借给你一千斤粮食，明年只需还给我九百斤，那一百斤，我白送给你——这下，你总该愿意借粮了吧？”

刘二柱终于醒过神来，他虽然仍不明白周家巨为何突然发起了善心，但他知道这是好事临头了。于是，他当场写下了借据，拉走了那一千斤粮食。

望着刘二柱乐颠颠的背影，管家不解地问周家巨：“东家，您为何借了那么多的粮食给刘二柱，而且白送了一百斤？”周家巨神秘地笑了笑，然后把强盗在那个村庄里，抢光了那个大户人家的粮食一事，详细地说了一遍，然后道：“将粮食借出，这是我想了一天多时间，才想出来的保住粮食的最好的办法啊……”

原来，周家巨想：如果我将粮食借给村里的人家，那么即使强盗们来我家抢劫，也抢劫不到粮食，等来年村里的人家还了粮食，我家的粮仓仍然可以堆得满满的。村里有两百多户人家，每户人家借粮一千斤，便可以差不多将我家的粮



食借完，虽然每户人家我白送一百斤粮食，损失了一成，但保住了九成的粮食，这个代价不算大。

听完周家巨的一番话，管家不禁频频点头，连声称赞东家的主意妙。当天夜里，管家陆续将村里的其他佃户都叫到了周家，借走了粮食。一时间，泉湾村里呈现出一种欢天喜地的气氛，原本准备外出逃荒的人家，因为家中有了粮食，所以都在村里留了下来。

粮食借出后，周家巨将家里的金银财宝全部深深地埋入了地下。做完这一切后，他的心彻底安了下来。泉湾村附近的村庄里的百姓，

因为村里的大户没有借出粮食，无法活命，只得全部外出逃荒去了。

转眼过了年，二月的一天，周家巨去县城里看大戏。刚进入县城，他便看见许多人都往一个方向急走，他不解地问一位路人，那是怎么回事？路人告诉他说，今天县衙要在法场砍一伙强盗的头，大家都想去瞧瞧热闹。周家巨顿时来了兴趣，于是随着人流，也向法场走去。

来到法场，只见场地中间跪着三十多个汉子，显然，他们便是将被砍头的强盗。听着百姓们的议论，周家巨得知，那伙强盗是本县境内唯一的一伙强盗。自去年以来，他们抢过不少大户的粮食。前不久，官兵攻上山寨，杀死了大部分的强盗，并生擒了三十多名。

得知了这么一番内情，周家巨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嗡”地响了一声，顿时发起了呆，就连强盗们何时被砍了头，他都不知道。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周家巨一口气喝下了一壶热茶，才总算缓过神来，口中喃喃道：“我亏了，我亏大了啊！抢粮的强盗被剿灭了，不会来我家抢粮了，我真的不该借出、白送那么多的粮食啊！”

周家巨喘了几口粗气，将管





家叫到跟前，吩咐他去佃户们的家中看看，他们的家中还剩下多少粮食——他想把借出的粮食收回来。

管家出了门，工夫不大，他回到周家巨的面前，禀告道：“东家，佃户们借去的粮食都已吃了大半，现在让他们还粮食，他们哪里能还得上？再说，佃户们的借据上，写下的还粮的日期，都是今年庄稼收成之后呢！”

周家巨听罢管家的话，只得摆了摆手：“算了，算了！只好等庄稼有了收成之后，再让他们还粮了。”

很快到了三月，老天终于下起了雨，村里的人家开始播种起来。泉湾村附近的村庄里，由于佃户们都外出逃荒去了，还没有回来，所以那些村庄里的大户们的田地都没有人耕种，村里冷冷清清，只有泉湾村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

其他村庄里的大户们，当然不愿意自己的田地没有人耕种，因为那样一来，他们便收不到地租。于是，他们纷纷来到泉湾村，请佃户们种地，并把地租一降再降，可泉湾村的佃户们根本不愿意去耕种他们的田地，他们只乐意耕种周家的田地。

这一年风调雨顺，庄稼的收成

非常不错，佃户们不但将地租交给了周家，而且将借来的粮食、周家巨白送的粮食，全部还给了周家。卖掉大部分粮食后，周家的粮仓里，粮食仍然堆得像小山一般。而附近的村庄里的那些大户们，由于田地都荒芜着，所以他们竟然没能收到一点地租。

数着白花花的银子，望着黄澄澄的粮食，周家巨始终想不明白村里的佃户们为何只愿意耕种他周家的田地。

这天，周家巨在村里闲逛，无意中看见刘二柱正和另一位佃户在闲扯。只听刘二柱道：“去年，周东家借出、白送了粮食，才使得咱们各家老小没有饿死，也不用外出逃荒。正是冲着周东家的这份善心，咱们才愿意只耕种他家的田地。”

原来，这才是佃户们只愿意耕种周家的田地的原因，一时间，周家巨不禁感慨万千：借粮食、白送粮食，只不过是我不为了避免被抢劫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没想到村里人竟会因此如此帮衬我。看来，一个人只要做了好事，就会好心有好报。

从此，周家巨不再作威作福了，并经常接济乡邻，大伙儿都说周家巨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题图、插图：谢颖）



难闻的菜

□ 吴滨



十九世纪的洛杉矶有个小餐馆，主人是老莫里夫妇。这天早晨，一个中国人走进餐馆，他用生硬的英语问：“您好，我叫杨鑫，我看到了你们的招工启事……”

莫里一瞧是个中国人，没等杨鑫说完便十分厌恶地做了个“走”的手势。杨鑫没动，很恳切地又说：“我什么都能干，更能吃苦。”莫里不想废话，气呼呼地骂道：“中国人都是贼，快滚！”

杨鑫非常生气，可他又能怎样呢？他正要转身离开，却闯进来三个气势汹汹的彪形大汉。莫里夫妇一见吓坏了，领头的是当地恶霸米托，他每月都来勒索保护费，最近又想把餐馆改成烟馆妓院，威逼莫

里把店盘给他。

米托揪住莫里：“老不死的，怎么样？”莫里哆哆嗦嗦地说：“你出价太低了。”米托说那再加点，说着掏出两颗子弹扔到了地上，甩下句：“这回够了吧？”说罢便大摇大摆地走了。

莫里看看太太，无奈地说收拾收拾给人腾地方，保命要紧。一直没走的杨鑫过来说：“我能帮你们对付他！”

莫里闻听大发雷霆道：“别拿我开心！”

杨鑫依旧没动，诚恳地说：“请相信我！”

事到如今，莫里也别无他法，他和太太商量了一下，决定死马当



活马医了。

刚过下午两点，米托就带了十多个打手来了。他可是志在必得，进屋“啪”地把拟好的契约朝桌子上一拍。杨鑫过来对米托打了个招呼，米托斜了他一眼：“中国猪，叫你老板来签字。”杨鑫说自己不是伙计，是做生意的，也想盘这个店。

米托先是一愣，随即大笑着拍了拍腰里的枪说：“你也配？滚！”

杨鑫镇定地说：“这里是不是数您本事最高？胆子最大？您这大象敢和我这蚂蚁赌一把吗？”这话说得米托很受用，而且他一沾“赌”便来精神，忙问赌什么。

杨鑫说：“有道菜，咱谁能吃下去，谁就是餐馆的主人。”

米托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菜，何况闲着也是闲着，权当玩把猫捉老鼠的游戏，便点头答应了。杨鑫见对方上“套”了，从厨房里端出两个盘子，一盘放着面包，再看另一个盘子，米托傻眼了：一堆黏糊糊黑乎乎还夹杂着烂草根样的东西，看着让人直恶心。他提鼻子再一闻，好家伙，臭不可闻，熏得头都有点晕。

米托可以说是天天花天酒地，从没吃过苦。这不，中午又刚暴吃

一顿，胃装得满满的，冷不丁上这么道菜，他一时真吃不下，他还担心里面有毒，如果中毒身亡，创下的家业可都得便宜别人了。

米托眼珠一转，把盘子推开说：“你主我客，理应你先吃。”

杨鑫听米托这么说，再看他迟疑的神情，知道占了上风，便趁势进攻：“既然您这么客气，我也不推辞了。”说着拿了两片面包，用餐刀挑了下盘里的东西抹在面包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 海外故事 ·

杨鑫这一吃不要紧，他嘴里东西的“臭味”往米托这边散发，熏得米托和打手们都想吐了。

吃不下这菜等于认输，米托不甘心煮熟的鸭子飞了，恼羞成怒伸手摸枪要来横的。杨鑫早有准备，说声“真讨厌”，同时一挥筷子，夹住了一只正在米托脸前飞舞的苍蝇。这招把米托惊呆了，接着杨鑫又抄根牙签一甩，一只正在爬的蟑螂被钉到了墙上。

米托彻底被镇住了，他瞅瞅杨鑫另只手里的餐刀，心说：这中国人不好惹，以前只是听说中国功夫厉害，今天真领教了，幸亏没开枪，要不小命就没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就一个饭馆吗？

想到这，他一捂肚子面露痛苦：“我这胃怎么疼了。”打手会意，圆场说您是不是老胃病犯了？米托说这病犯得真不是时候，打手说要不先回去休息，改日再战。米托忙就坡下驴，猛一拍桌子：“你小子运气好，赶上我犯病了，我先看医生，改日病好再收拾你！”一招手，带着手下灰溜溜走了。

杨鑫打败了米托，悬着的心放下了，转身向莫里夫妇告辞。莫里夫妇自然要一个劲地挽留杨鑫，说

条件随便开。杨鑫一指盘里剩下的“菜”，说要真想让我留下，那你们把它吃了。

莫里作难了，他就站在桌子旁边，那难闻的味道让人作呕。可如果杨鑫走了，米托再来闹事怎么办？算了！为了保住赖以谋生的餐馆，只能豁出去了，反正吃不死人。莫里一咬牙拼了，拿了两片面包夹上菜闭着眼塞进嘴里。

他本想来个囫囵吞枣，可又一口吞不下，只能嚼嚼，哪知一嚼感觉味道非常好，一下把食欲勾上来了，忍不住又拿面包就着菜接着吃上了，看得莫里太太呆住了，杨鑫则哈哈大笑。

莫里问那东西是什么，杨鑫说我们中国叫它双臭，臭豆腐菹菜梗，闻着臭吃着香。我妻子家传绝活就是做这道菜，既好吃又好存放，出洋前特意给我带了两坛。

莫里哈哈大笑地说：“能不能送我一坛？真的很好吃！”杨鑫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人有时也和这菜一样，不能以讹传讹，没有接触就认为中国人不好。”

莫里夫妇顿时醒悟，走到杨鑫面前伸出手说：“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题图、插图：佐夫）



本期话题：谜语的故事

猜谜是极具智慧性的游戏，有的人仅仅把它当成消遣，有的人则用它说出心中的话，更有甚者，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带来一组谜语故事。

李时珍骂昏官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曾经当过知县，后来为了解除百姓疾苦，辞官行医。他离任前，接任的知县为他设宴饯行。席间，那位新知县对李时珍说道：“闻李公医术高明，能起死回生，如华佗转世，可否为本官开一帖补体药方？”

李时珍早就听说此人是个沉迷酒色、贪赃枉法的势利小人，有意讥笑他。



诊了脉络，察了病情，就叫衙役取过文房四宝，开出一剂“十二味汤”药方：

柏子、木瓜、官桂、柴胡、益母、附子、八角、人参、台乌、丝络、上党、山药。

李时珍把药方交给新任知县，微微一笑，辞别回乡。

第二天，那知县洋洋得意地叫师爷拿药方去配药。中药铺的郎中老先生接过药方，看了半天，觉得不伦不类，十分费解。他琢磨好一阵子，忽然捧腹大笑，连喊三声：“妙！妙！妙！”

那师爷莫名其妙，便问：“老先生为何如此发笑？”

郎中说：“这药方是变着法子骂你家老爷呢！你把十二种药名的头一字连起来，谐音便是‘柏木棺材一副，八人抬尸上山’。”

师爷十分扫兴地回衙复命，把药方的奥秘一五一十地禀告知县老爷。知县老爷“啊”了一声，两眼发呆，瘫倒在地。



· 经典传递 ·

难倒皇帝

有一年元宵灯节，乾隆皇帝雅兴大发，同大臣们一道，来到翰林院文华殿猜灯谜。一行人走到中厅，看见厅里挂着一副谜联。

上联为：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

下联为：诗不是，词不是，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却是妙文。

素以圣才自诩的乾隆苦思冥想，久不能破，甚为狼狈。身边有位文官见状，忙为皇帝排窘，笑曰：“古言道，解铃还须系铃人。”

纪晓岚眯着眼睛一笑，朝皇帝拱了拱手，然后挥笔写了两个大字。众人俯身一看，无不称绝，连乾隆也抚掌大赞：“妙哉，妙哉！”

原来，谜底竟然是“猜谜”二字。

新媳妇过门

从前，一户鲁姓人家给儿子娶了个媳妇，全村人都夸新娘子漂亮。儿子听了，心里甜蜜蜜的。可婆婆心想：“模样长得是俊，但

不知道是不是绣花枕头——外面好看，肚子里一包草。”于是，婆婆打算考考她。

新媳妇三日回门后，开始料理家务。一天清早，婆婆系着围裙，对媳妇说：“早饭我来煮，你帮我拿四样东西来。”

新媳妇恭敬地问：“请问妈妈，要孩儿取哪四样东西来？”

婆婆边朝厨房走去，边说：“四量沉，四两漂，四两长着嘴，四两弯着腰。”

新媳妇一听，二话没说，转身就去拿来了盐、油、辣椒、虾子四物。婆婆一看，心里很高兴，悄悄对老伴说：“不蠢，不蠢。”

才子求渡

清嘉庆年间，湖北浠水县有位秀才名叫陈沆，他文思敏捷，才华不凡。

一年八月，他要赶赴省城参加选拔举人的考试，刚刚走到河边，渡船已经离岸。陈沆心急如火，连声叫唤，求艄公拨转船头，搭他同去，以免耽误考期。

那艄公眯着眼朝河岸边细瞧，见是位清秀的书生，便笑道：“岸上那位相公听了，你要上省城参加



科举考试，想必有满腹的学问。老汉出个谜儿试试你，倘若能猜出，就渡你过河。”说罢，大声咏歌一首：“在娘家，青枝绿叶；到婆家，面黄肌瘦，经过几多风波，受尽几番折磨。莫提起，提起泪珠洒江河。”

心有灵犀的陈沅当即拱手回答道：“撑篙。”

艄公侧耳一听，连连点头，于是驾船返回岸边，把陈沅迎上船去。

郑板桥猜谜破案

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曾遇到这样一个案子：商人李乙带了一百两银子搭船家麻三的船去外地贩货，不料半夜发觉银两不翼而飞。由于船未曾靠过岸，李乙便认定是麻三偷了，但麻三死不承认。

天一亮李乙就拉着麻三吵吵嚷嚷地上岸打官司。知县郑板桥曾听说麻三有偷鸡摸狗的前科，今听了李乙陈述，心中已知大半，便一拍惊堂木，要麻三从实招来。但麻三矢口否认。捉贼须捉赃，郑板桥即派差役上船

搜赃，岂料一无所获。赃物藏在何处？郑板桥一时感到有些棘手。

正在犯难之际，忽有一位秀才模样的人上堂呈献一幅画，请郑板桥指正，并称：“不才昨晚赏景，兴来涂鸦一幅，供大人观赏，不知能否解燃眉之急？”

来人话中有话，郑板桥忙打开画细看起来。只见画上除了一株被大风刮得摇摇欲倒的树外，别无他物。郑板桥初觉纳闷，继而一想，脸上露出微笑。原来这幅画是助他破案的！画的含义是危木，合为“桅”字，暗示赃物藏在桅杆顶上。

在画的启发下，郑板桥很快查出了赃物，使麻三哑口无言，乖乖服罪。





· 经典传递 ·

郑成功哑谜招贤

福建泉州西门外曾有一座木板浮桥，叫招贤桥。相传这里是郑成功为扩建队伍招致贤才的地方。

郑成功招贤方法很别致，他在桥头竖一面招贤大旗，旗下方桌上放一只瓷碗，碗里盛着半碗清水，碗前放一束香、一对打火石。桌前贴着一张招贤榜，上写猜中此哑谜者，可授予军职。这个招贤哑谜一摆出来，确实引来了不少人，但是一连过了三天三夜，也没有人能猜中。在他身边的人劝他改用别的方式来招贤，郑成功说：“八闽多雄杰，岂无真英才！”

到了第十二天，招贤桥上走来了两个远乡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人长得墩墩实实，两眼炯炯有神，后面一个是彪形大汉。二人走到方桌前端详了一会儿，前面的一个人伸手揭下招贤榜，另一个人把瓷碗一下反扣在桌上，清水洒了一地。然后就用火石打出火来，点燃了香束。高呼了“反清复明”四个字。把清水打翻，表示“反清”；把香束点亮，意为“复明”。

周围许多想投军的青壮年和

围观的人群，顿然领悟郑成功哑谜的意思，也一齐跟着高呼，纷纷报名参加郑成功的队伍。

蒲松龄谜嘲财主

蒲松龄连试不第，只好在淄川县城一财主家教书为生。财主望子成龙，可他的儿子是不学无术之徒。蒲松龄施教一年，下了不少功夫，可财主的儿子仍不见长进。

一天，蒲松龄对财主说：“令郎学有成就，老夫要告辞了。”那财主一听，十分高兴，忙摆酒为先生饯行。酒至半酣，财主问：“吾儿的文章怎么样？”蒲松龄答道：“高山敲鼓，声闻百里。”财主又问：“吾儿四书五经可都通晓？”蒲松龄笑说：“八窍已通七窍。”说完向东家拱了拱手，挑起书箱而去。

第二天，财主将儿子已学有成就的事告诉了弟弟，弟弟一听，哭笑不得，连说：“你让蒲先生戏弄了。”财主不解地问：“此话怎讲？”弟弟说：“蒲先生说‘高山敲鼓，声闻百里’，岂不是侄儿写的文章如捶鼓之声，‘不通、不通’！先生说‘八窍通七窍’，是说侄儿对四书五经‘一窍不通’么！”

(本栏插图：陆小弟)



竖不愿意进城。

赵强拗不过二老，只好依了他们。为了经常听到父母的声音，赵强买了部老人机送给父亲。又手把手教给老爸三招：接、打电话，翻看短信息。

转眼过去了半年。这半年时间，赵强爸慢慢发现了一个问题，感觉自己手机的费用不对劲：平时都是儿子打来电话自己接听，偶尔也就看几条短信。儿子送手机时曾说过，接电话看短信不收费，为啥缴话费时，总觉得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呢？赵强爸心生疑虑，就到有关部门询问。

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问出了猫腻：原来他接打电话时那悦耳动听的彩铃声竟是要收费的！赵强爸当时就提出疑问：“俺啥时候说过要用彩铃啊？我也根本听不懂唱些啥！”没想到对方口气倒挺硬：“老师傅，彩铃收费是经由您老同意的。”

赵强爸一听这无中生有的话更恼火了：“俺就会接电话，根本不会答应用你们的彩铃！”

对方方便开导赵强爸，帮他回忆几个月以前的事情。

赵强爸绞尽脑汁，终于想起来了：原来在四个月前，对方确实给



沉默不是金

□ 王秀身

赵强是大山里走出来的穷小子，经过打拼，如今事业有成，在城里买房安家了。他是个孝子，想把父母接过来享享清福，可二老觉得山里挺好，找出种种理由，横



他发过一条短信：“你购买手机时所赠彩铃已超过两个月免费使用期，即日起将按规定收取费用。如不需要此项服务，请短信发 2 告知。”

赵强爸不会发短信，他也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正因为赵强爸没有回复表示不需要此项服务的短信，所以对方便认为他已经默认此项服务。

因为对这件事理解不一致，自然双方是嘴里含雷管——一谈就崩。赵强爸就给儿子打电话。赵强让他到律师事务所咨询一下律师，收费单位利用这种手段，收取未经

消费者认可的费用，这行为合理合法吗？

律师听了赵强爸的申述，明确答复他：消费者未回复并无过错。未回复不等于对此项服务的默认、无异议。收费方以消费者未回复短信表示否认为由，强制彩铃收费服务，且强制收费，是对消费者侵权的一种不法行为。

律师点评：《沉默不是金》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默认的法律效力。

根据法律规定，默认是指当事人无言语和文字表示，又无任何积极的行为，以沉默方式进行意思表示。在通常，要约生效以后，承诺的意思表示由承诺人明确表示，并把意思表示通知给要约人。因而默认一般不会构成承诺。

故事中赠彩铃的收费方，因为在赠彩铃时没有任何付费的约定告知，因此其赠予不存在要约和承诺问题，消费者也就没有必须回复的义务和责任。收费方用这种方法，作为“收费服务”的依据，不仅不具备法定效力，也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题图、插图：丁德武）

法律知识故事投稿邮箱：fabianji@126.com





在一个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离家

清乾隆年间，山西有户人家姓王，丈夫早逝，寡妇王张氏带着一个儿子过活。凭借着家里留下的一点不算厚的底子，王张氏和儿子过着不饱不饥的日子。她让儿子闭门读书，希望他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振兴王家。

儿子叫王子平，倒也聪明伶俐，

□ 吴 嫡

恩怨 青蚨血

十三岁中了秀才。中了秀才后，他连续两届没能中举，就不大愿意继续寒窗苦读了。王张氏无奈，只好对他说：“你既不愿读书，就去种地吧。”王子平不肯：“我好歹也是秀才，怎么能下地挖泥呢？”王张氏叹了口气：“孩子，家里的一点底子都要用完了，如果不是舅舅经常接济我们，我们是撑不下去的。你要学着做事啊！”

王子平听说过舅舅，却从未谋面，便好奇地道：“母亲时常提起舅舅的恩情，不知为何从未见面？”王张氏说：“我娘家本来也是贫苦人家，荒年过不下去了，你舅舅十几岁就被卖给一个买卖人当小厮了，他跟着买卖人闯荡京城，后来



· 传闻轶事 ·

也在京城做起了生意，成家立业了。他生意忙脱不开身，只是每年让伙计来看看我，给些银钱帮补生活。”

王子平心想，舅舅在京城做生意，不如投奔舅舅去，将来做个儒商，也是件光彩事。于是他和母亲商议去北京找舅舅，王张氏本不愿意儿子出远门，但王子平心意已决，王张氏拗不过儿子，只好同意了。正巧舅舅的伙计来看王张氏，王子平说明缘由，就跟着这个伙计一起动身了。

一个月后，王子平风尘仆仆地



到了京城，京城的繁华让他看傻了眼。他兴奋地想，如果能在这繁华之地开创一番事业，也不枉此生了。

舅舅见伙计带回了王子平，也是十分亲近，仔细问过了姐姐的状况后，又询问王子平这次来的目的。王子平说：“听母亲说了舅舅的事，十分仰慕，因此来投奔舅舅，希望也能做些生意。”舅舅点点头，算是答应了。

王子平就这样在舅舅家住了下来，跟着舅舅和表哥学做生意。舅舅开着一家绸缎庄和一家酒楼。这两样生意都很琐碎辛苦，王子平每个店里都干了一段时间，学到了一些经商的学问。但他心里有些纳闷，这些生意的本钱不小，舅舅当初是怎么攒下本钱的呢？

中秋节，舅舅设家宴，王子平喝了几杯酒，趁舅舅高兴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舅舅笑笑说：“当时我给东家当跑腿的，时间长了就明白了做生意的门道。东家看我办事得力，就经常给我点打赏。我一文钱也舍不得花，都存下来。等存了一点钱后，就自己挑担子卖布头，再攒点钱就摆小摊，最后盘了铺子。”刚说到这里，表哥醉醺醺地说：“父亲，表弟不是外人，何苦瞒着他呢？”舅舅脸色一变：“蠢材，你



喝多了吗？”表哥顿时吓得不敢说话了。王子平心里一动，知道舅舅有事瞒着自己。

第二天，王子平向舅舅辞行，舅舅很惊讶：“你要去哪里？”王子平语带双关地说：“昨天已经蒙舅舅教诲，感觉要想靠挑担子做到舅舅今天这样的规模，恐怕这辈子的别想了。就此绝望，回家去了。”舅舅尴尬地说：“也好，做买卖不容易，你回家好好读书也是正路。”说罢让人给王子平准备盘缠。

青 蚨

王子平负气离开舅舅家后，并没有回老家，而是在离舅舅家比较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舅舅送他的盘缠不少，他决定用作本钱先做些小生意。他进了一些干果食材之类的买卖，获利不多，心中甚是烦闷。

心境不好就容易喝酒，王子平在小酒馆里多喝了几杯，有人和王子平攀谈，说也是做生意的。两人聊了一会儿，颇觉投缘，那人便邀请王子平换个地方喝酒。王子平随那人进了一家高大的酒楼，不但菜肴精致，还有美女歌舞。王子平觉得局促不安，那人笑道：“放心，今天一切开销都是我请客！”王子

平这才放心享受。为二人斟酒的女孩叫翠翠，娇俏可爱，善解人意，还能与王子平谈诗论词，王子平顿觉相见恨晚。酒席散去，王子平仍在恋恋不舍。

之后几天，王子平日夜想念翠翠，可去那里的都是豪客，自己手头的钱还要留着做生意呢。过了几日，请客的那人又来了，听王子平说了心中的烦闷后，哈哈大笑：“靠做生意挣钱哪有那么容易，那些去青楼的人都是靠赌发家的。”

王子平吃了一惊：“这怎么可能？书上说，赌能让人倾家荡产啊！”那人冷笑说：“书上说的就一定对？你看搂着翠翠喝酒的有几个读书人？”这话刺得王子平心里一疼，他动摇了。那人趁机拉着王子平进了赌场，他先赌，王子平看。几番下注，那人赢了大把大把的银子，王子平忍不住也下注了。

不到一个时辰，王子平身上的钱都输光了，还倒欠赌场五十两银子。正在这时，有人喊了一声：“表弟，你怎么在这里？”王子平抬眼一看，居然是表哥。原来，城里很多买卖商铺都从舅舅的酒楼订酒菜，表哥这是带着几个伙计来送菜的。王子平低着头不敢看表哥，表哥低声问：“欠了多少？”王子平



· 传闻轶事 ·

小声说：“五十两。”表哥掏出五十两银子付给赌场，然后带着王子平走了。

路上表哥告诉王子平：“那人是专门往青楼赌场里拉人的，要让他缠上，不但倾家荡产，而且欠的债利滚利，一辈子都还不完！”表哥的话让王子平寒毛直竖，不敢再说话了。

舅舅听表哥说完王子平的事，



也没发火，只是叹了口气，对王子平说：“你不相信我那天告诉你的发家经历，对吧？”

王子平点点头：“我这些日子也做了些小生意，靠这点赚头，一辈子也挣不到你这份家业。你肯定是有什麼秘密没告诉我。”

舅舅点点头：“没错，本来我不愿意告诉你，不过你如果这样下去，我也对不起姐姐。”舅舅一招手，表哥拿过来一个匣子，里面有两个银裸子，两个银元宝，两个金元宝。王子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舅舅说：“这些金银，看上去普通，可是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每个上面都有个红点？”

王子平仔细一看，果然，每个最上面都有一个小小的红点，似乎是嵌进去的。舅舅说：“这就是青蚨血，点在金银上，就会和金银融为一体。青蚨是一种罕见的昆虫，母生子后，若将其子拿走，其母不管万水千山，总能找到。因此取其母子之血，分别涂在一对银钱上，就成了子母钱。将子钱留下，母钱拿出去花，那母钱不管被带到哪里，最后都会神秘地回来。究竟是如何回来的，没人知道，但必定会回来。”

王子平恍然大悟：“舅舅就是靠这三对青蚨钱发家的？”舅舅点



点头：“你想，这三对钱虽不多，但我进零货用银裸子，进整货用银元宝，进大宗货用金元宝。进货后，过些日子，那钱就回来了。我就可以再拿出来找别人进货。如此一来，就成了没本钱的买卖，发家怎么会不快呢？”

归 来

王子平大喜：“既如此，我也去捉来青蚨，就可以无本万利了。”舅舅苦笑着说：“青蚨早已绝迹百年，你到哪里去找？世间留存的青蚨钱，数量极少。即使有人还有，也不会说出来的。我手里的这三对，也从来不敢对外人说起。”

王子平一时愣了，舅舅看着他半晌，叹了口气：“也罢，谁让你是我外甥呢。看在姐姐分上，我借这三个母钱给你吧。”说完，他拿出一个银裸子，一个银元宝，一个金元宝，交给王子平：“你拿去做生意吧，此事绝不可告诉外人。而且你记住，青蚨钱有三不灵：入赌场不灵，入青楼不灵，剪破分开用不灵。”

王子平拿着舅舅给的母钱回到自己租住的地方，心里暗喜：这下有了无穷无尽的本钱，还愁生意做不好？第二天早上，他上街寻找好

买卖。看来看去，他看到一家小布铺，挂着转让的牌子，他想盘下这家铺子。

他走进铺子，看见店老板正在清点存货。这家布铺门脸小，卖的主要是粗布，老板是个老实巴交的小老头，看见王子平进来，愁眉苦脸地点点头：“您买布？”王子平摇摇头：“我看你这铺子要出让，想问问价钱。”老板赶紧给王子平倒了杯茶：“你要买的话，我只要七十两银子就卖了。”王子平拿出金元宝，老板拿起秤称了称：“您这值一百两银子呢。您等着，我看看家里还够不够银子给您找，如果不够，我去借点。”

趁老板数碎银子的时候，王子平问：“你这布铺为什么要卖呢？是生意不好吗？”老板叹了口气：“生意还行的，我全家就靠这个铺子吃饭。要不是我儿子生病需要钱医治，我断然不会卖这铺子的。可我家三代单传，我这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板说不下去了。

王子平心里一沉，舅舅没说过母钱多久会回到子钱那里，如果这钱在老板手上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岂不是毁了人全家？他站起来，拿起金元宝，说了声：“我忽然想起件急事，这铺子回头再说吧。”不



· 传闻轶事 ·

等老板说话，逃也似的跑了。

一直到跑出去很远，他才缓过口气来。不知不觉间，他路过上次来过的赌场，看着手里的钱，心里痒痒的。但他想起了舅舅的话，这钱是无价之宝，进了赌场万一输了可就回不来了，到时舅舅非打死自己不可。他咬咬牙，从赌场门前走过去了。

再往前走，王子平看见一家



小吃店，牌子上也写着转让。王子平心想人们总要吃东西的，如果把这小吃店盘下来，生意应该比布铺好做，到时候再拿青蚨钱一点点扩大门面，何愁干不成舅舅那样的酒楼？

他走进去，店主人是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叫徐婶，她说这店三十两银子就卖。王子平这次长了个心眼，问徐婶为何要卖小吃店。徐婶只是抹眼泪：“是我儿子不争气，他逼着我卖的。”王子平摸出了那个银元宝，正好是三十两。正在犹豫时，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从外面进来，看见王子平，嘿嘿一笑：“我是她儿子，你要买铺子？正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铺子归你了！”说完一把抢过那个银元宝，扬长而去。

王子平愣了一阵子，徐婶流着泪把转让文书拿出来，按了手印，给了王子平，收拾了自己的东西离开了。王子平心里发闷，锁上房门出门，正碰上那个总替舅舅四处跑腿的伙计，伙计说舅舅正在找他呢，两人一起回去了。

王子平把自己的遭遇跟舅舅一说，舅舅点点头：“既然盘下了铺子，就好好经营吧。材料可以先从我这边拿，需要什么再找我。”王子平问：



“那青蚨钱回来了吗？”舅舅打开盒子，三个子钱都在，母钱里的金元宝和银镲子也在，只有银元宝没了。王子平一惊，伸手往自己怀里摸去，空空如也。舅舅说：“你离家近，钱回来得快。那银元宝离家远，可能还要多些时候才能回来。”

第二天晚上，舅舅把王子平叫去，打开匣子后，王子平果然看见了那个银元宝。舅舅把三个母钱又都给了他：“小心使用，不能让别人知道，更不能破戒。”

王子平把小吃店拾掇了一下，重新开业。这天，他看见徐婶在马路边上摆了个小摊，卖炒花生、瓜子。王子平心里一沉，他走到徐婶面前，轻声说：“徐婶，那银子……”徐婶擦擦眼泪：“让不争气的儿子拿走了，没给我。”王子平不知该说什么。这时那大汉又来了，冲着徐婶大喊大叫着要钱。徐婶哭着说：“我没钱给你了，店都卖了。”那大汉不依不饶，抓起瓜子就要扔。王子平看不过去，拿出那个银镲子来对徐婶说：“把这些瓜子花生卖给我吧。”那大汉一把抢过银镲子，眉开眼笑地走了。

徐婶哭着给王子平装瓜子和花生，王子平说：“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不这样吧，你别卖瓜子花

生了，给我当帮手，保证你吃口饭没问题。”徐婶千恩万谢地答应了。

秘 密

第二天，那个银镲子果然又回到了舅舅的手上。舅舅又把三个母钱给了王子平。王子平继续经营那个小吃店，徐婶的儿子来找过一次，但见王子平只供饭吃，不给工钱，知道母亲真没钱了，也就罢了。

小吃店赚钱有限，王子平决定再盘下一个铺面来。只是他看遍了铺面，凡是要转手的，家里都有莫大的难处，他实在不忍心用青蚨钱去骗这些人。这天正走在街上时，忽然有人喊他，抬头一看，居然是翠翠，正站在青楼前冲他招手。他忽然想起了舅舅的话，心里大惊，快步走开了。

王子平回到店里的时候，徐婶正在嚎哭，几个食客在安慰她。王子平以为她儿子又来闹事了，结果一问才知道，徐婶的儿子在赌场失手打死了人，如今已经被关起来了。王子平看徐婶哭得凄厉，心里不忍，于是带着她去探监。

那大汉看见徐婶，哭着说：“妈，儿子知道自己不孝，之前被赌场迷了心窍，总想着靠赌发大财，你拦



· 传闻轶事 ·

着我我就恨你。这次他们弄鬼骗了我银子，我才明白赌场里都是假赌，都是骗钱。我对不起您啊！”

看这对母子哭得泣不成声，王子平也很难过。他找到官府的人一问，才知道是大汉发现赌场弄鬼，喊了出来，赌场人先动的手，大汉为了保护自己，一失手打死了人，是否判死刑还在两可之间。王子平拿出三个母钱来，上下打点，官府得了好处，只判了大汉三年监禁。徐婶母子感激涕零自不必说，王子平心中想：“且让这些官员衙役高兴几天，反正那钱还会回到舅舅手里。”

果然，过了几天，舅舅让人叫

王子平回家去吃饭。晚饭席上，舅舅兴致颇高，他问王子平：“如果那些钱不是青蚨钱，你还会不会拿去救人？”王子平想了想：“这个，我不敢肯定。会可能会，但可能不会那么痛快。”舅舅点点头：“你的小吃店经营得如何？为何没再动用这三个母钱来做扩充生意？”王子平低头说：“不瞒舅舅，那些转让铺子的人都遇到了莫大的难处，就是那些供货给我的人，也都很难。我实在不忍心……”

舅舅哈哈大笑：“好样的！子平，你看看这匣子里，这其实不是青蚨钱，只是普通的红铅嵌在金银里而已。”王子平吃惊地看着匣子里一个不少的子钱和母钱：“它们……不是都回来了吗？”舅舅点点头：“你几次用钱，要么是被大汉抢走，要么是把这钱给了官府的人。这些人拿钱，八成会流入赌场和青楼那种地方，而那里的人都会从我这里买酒菜和绸缎，最终钱又回到我这里。”

王子平吃惊地说：“舅舅为何要骗我？”舅舅微笑着说：“你一到这





里，我就在暗中观察你。你本性不坏，只是心情浮躁，难抵诱惑，我不能贸然资助你做大事。我和你表哥编了这青蚨钱的故事，一来是以此磨练你的意志，让你能抵挡赌场和青楼的诱惑；二来是看你如何用这些钱，看你是否真值得我帮你成就大事。”

王子平说：“那些花出去的钱最后回到舅舅手里，我能理解。可我身上没有花出去的青蚨钱每天都会消失，这是何道理呢？”舅舅笑着指指那个跑腿的伙计：“你不知道，他原来可是神偷，一次到我店里偷钱，结果偷走了我帮助穷人的开销账目，他主动归还了财物和账本。我劝他金盆洗手，跟着我干。你身上的银钱，是他偷回来的。”

王子平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看来这钱不能进赌场青楼之类的说

法，都是假的了。”舅舅的笑容消失了，他严肃地说：“青蚨钱是假的，但两条戒律却是真的。赌场是无底洞，青楼是销金窟。就算你有金山银海，也填不满这两个地方。人如果不能戒除这两个恶习，永远不会成功。”

王子平这才完全明白了舅舅的苦心，他忍不住泪流满面，长跪在地：“舅舅，我真是混账，让您费了这么多心思。”舅舅仰着头：“孩子，你记住，青蚨钱虽然是假的，但钱却是真会飞来飞去的。你有德行、肯吃苦，那钱就会聚在你身边；你没德行、恶习多，就算挣了钱，也会像青蚨钱的母钱一样飞走的。”

王子平从此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脚踏实地，成为了跟舅舅一样成功的商人，让母亲过上了好日子。

(题图、插图：刘为民)

· 本刊信息传真 ·

阿P系列幽默故事征文

阿P系列幽默故事栏目开辟二十多年来，深受读者欢迎。为了把这个栏目办得更好，本刊再次面向全社会征稿，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阿P，把您身边的阿P故事写得更精彩，更有现实意义和典型意义。

来稿方法：1. 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 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信箱：wulun54@126.com，请在主题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给联系的编辑。



· 中篇故事 ·

一本七十年前的日记，透露了一桩惊天秘密，三个年轻人被这秘密深深吸引，全力以赴开始探索……疑点此起彼伏，真相扑朔迷离，三个年轻人将如何应对？他们能成功吗？秘密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 陈效平

尘封的 杀机



1. 神秘宝藏

廖辉大学刚毕业，在古林镇文化站当站长。最近文化站接到县里通知，要求尽快上报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抗战文物，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展览。廖辉立刻行动，挨家挨户走访，可忙了好久却没征集到一件文物，正当他急得团团转时，西山村的王木匠主动找上门来了。

王木匠长期从事古董家具收购生意，上个月他去县城旧货市场捡漏，低价淘到一张民国时期的花梨

木书桌。在修补书桌时，王木匠发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暗抽屉，打开暗抽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发黄的旧本子。王木匠以为藏得如此隐秘，那本子肯定很珍贵，不料翻开一瞧，原来是一本七十年前的私人日记。王木匠很失望，随手将日记本丢到了角落里。这几天听说廖辉在征集抗战史料，王木匠想起了那个日记本，便拿着它来找廖辉。

廖辉接过日记本翻了翻，发现这些日记写于抗战胜利前夕，便对王木匠说：“本子我先研究一下，



如果里面的内容跟抗日战争有关，就拿到县里去展览，如果跟抗战没关系，明天我把本子还给你。”

王木匠说：“这本子送给你啦，不管有没有用，都不必还给我了。”

吃过晚饭，廖辉打开那本日记仔细阅读了起来。

日记的作者叫邱伟达，当年在汪伪政府供职，担任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这本日记从1944年元旦写起，截止于第二年3月4日，主要记述作者的日常活动。廖辉从头读到尾，未发现多少与抗战有关的史料，就在他兴味索然时，最后的几篇日记让他眼前突然一亮。

在1945年2月18日到3月4日的日记中，邱伟达断断续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随着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南京汪伪政权的首脑们预感到末日将至，决定把中央储备银行四百公斤金条秘密转移，埋藏到浙江宁波。汉奸头子们私藏这笔财富，是为了将来逃往国外后使用。财政部长周佛海负责此事，具体由财政部警卫队队长杨叔丹和副队长邱伟达经办。3月1日，杨、邱二人将四百公斤金条悄悄装入三十个酒坛。3月4日，他们以慰劳浙东日军为名，乘坐“勇胜号”军舰，押着这批酒坛前往宁波。邱伟

达最后一篇日记是在军舰上写的，只有短短一句话——一切都很顺利，明天早上将抵达目的地。

读到此处，廖辉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他很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日记写到这儿就断了，后面的事无从知晓。如今是网络时代，很多资料可以上网查询，于是廖辉打开电脑，登陆百度进行搜索。

然而，网上压根找不到与汪伪宝藏有关的内容。百度对杨叔丹的介绍非常简单，对邱伟达则没有任何提及。看来，杨、邱二人的信息还得通过其他途径寻找。

藏着日记的书桌是从县城旧货市场买来的，这说明书桌的主人很可能住在本地，他会不会就是邱伟达呢？廖辉决定明天去县档案局查一下。

查询的结果与廖辉的猜测吻合。邱伟达正是本县人，1941年到1945年期间，他担任南京伪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抗战胜利后，邱伟达以汉奸罪被捕，1948年初病死于狱中。

几经周折，廖辉找到了邱伟达的孙子，证实那张书桌是他卖掉的，但他不知道书桌里有暗抽屉，也不晓得抽屉里有祖父的日记，对那批



金条的下落更是一无所知。

这条线索刚露头就中断了，廖辉只好想别的办法。藏宝地点在宁波，所以要探究金条的下落，还得从那儿入手。廖辉想起大学同学徐晓峰住在宁波，便打电话向他询问相关情况。

徐晓峰告诉廖辉：宁波确实有一种传闻，说日伪军投降前，在某处秘密埋藏了一批数量可观的金条。但传闻仅仅是传闻，既缺乏可靠的证据，又没有事件的亲历者，

所以很少有人相信那批金条真的存在。

这个传闻与邱伟达的日记相互印证，廖辉寻找汪伪宝藏的愿望更强烈了。如果能弄清那批金条的下落，将获得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最好的献礼。廖辉决定先独自追踪宝藏的线索，等有了明确结果再向上级部门汇报。而要揭开尘封的历史迷雾，必定要去宁波实地查访。

第二天一早，廖辉揣着日记本，开车前往宁波。



2. 寻找报纸

抵达宁波，廖辉首先去了徐晓峰家，他把邱伟达的日记拿给徐晓峰看，俩人共同研究汪伪宝藏的下落。

以前徐晓峰不太相信藏宝之说，看完邱伟达的日记，他认为那批金条确实存在。但日记只说明金条曾运往宁波，随后的情况如何，要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怎样进一步寻找宝藏的线索呢？徐晓峰和廖辉同时想到了档案馆。宁波档案馆里有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在那儿应该能查到邱伟达等人到宁波后的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或许可以窥见汪伪宝藏的蛛丝马迹。



徐晓峰在档案馆有熟人，他当即和廖辉一起赶往那儿。

来到档案馆，廖辉和徐晓峰查遍了相关资料，没发现杨叔丹和邱伟达在宁波的活动。资料员告诉他们：档案馆里保存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史料，像劳军这样的小事，不大可能留下记录，如果要获取这类信息，最好查阅《时事公报》。《时事公报》是汪伪时期宁波的一份地方性报纸，每周出一期，那上面应该有劳军的新闻报道。

刚才，廖辉和徐晓峰看到过十几张《时事公报》，但都是1945年3月以前的，没发现那以后的报纸，于是他对资料员说：“我们没找到1945年3月以后的《时事公报》，那些报纸在哪里呀？”

资料员说：“《时事公报》发行量很小，抗战胜利后就停刊了，我们档案馆只收集到一小部分，1945年3月以后出版的报纸，你们得自己想办法去找。”

去哪儿寻找所要的《时事公报》呢？连档案馆都征集不到，两个刚出大学的年轻人能有啥好办法？廖辉和徐晓峰急得直搓手。琢磨再三，廖辉又想到了网络。

当晚，宁波各大门户网站和论坛上同时出现了一个求助帖，题为

《跪求1945年3月4日以后的〈时事公报〉》。廖辉在帖子里声明，报纸看完后立刻奉还，并有重谢。

网络的力量确实强大，帖子发出后没多久，廖辉陆续收到了三张保存完好的《时事公报》。但很遗憾，这三张报纸的出版时间不对头，上面没有邱伟达等人劳军的报道。接着一连半个月，再也没人提供《时事公报》，廖辉和徐晓峰都认为，这下肯定没戏了。就在两人濒于绝望时，一个叫唐优优的女大学生打来电话，说她家里有一张1945年3月10日出版的《时事公报》。

从时间上推算，这张报纸极有可能登载着邱伟达等人劳军的报道，廖辉非常兴奋，请唐优优赶紧把《时事公报》寄过来。可唐优优说报纸只能看不能借，因为自己的曾祖母把它当成心肝宝贝。这话让廖辉和徐晓峰更来了兴趣，他们立刻开车赶往唐优优家。

唐优优家位于宁波郊区，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落。院落看上去又老又旧，但唐优优却是个充满朝气的靓妹。

相互作过自我介绍，唐优优把廖辉和徐晓峰领进了书房。书房的写字台上摊着一张发黄的《时事公

报》，报纸的周边已经破损，但文字部分保存完好。廖辉看了看出版时间，正是1945年3月10日，他小心翼翼地捧起报纸，仔细读了起来。

翻到报纸的第二版时，廖辉激动得双手直颤——那儿赫然登着杨叔丹和邱伟达率队慰劳日伪军的报道！报道中说，国民政府慰问团于3月5日抵达宁波，带来了大量牛、羊肉和美酒，驻宁波日军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报道的末尾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并排站着五个身着军

装的男子，左边两个是中国军官，右边三个是日本军官。根据照片下端的注释，那两个中国军官分别是杨叔丹和邱伟达。

这则报道充分证明，邱伟达的日记内容真实可信，再加上坊间有关汪伪宝藏的传闻，可以断定那批金条确实埋藏在宁波。但金条究竟埋在哪里呢？后来有没有被人挖走？对此廖辉和徐晓峰仍一无所知。

这当儿，廖辉忽然想起，唐悠悠在电话里说曾祖母把《时事公报》看成心肝宝贝。老太太为何这么重视一张旧报纸呢？廖辉觉得奇怪，便向唐悠悠问道：“你曾祖母为啥把《时事公报》看得那么重要？”

唐悠悠指着《时事公报》上的照片，说：“答案就在这儿。”

廖辉和徐晓峰又仔细看照片上的那五个军官，端详良久，没瞅出啥名堂。

见廖、徐二人一脸茫然，唐悠悠进一步点拨道：“你们好好瞧瞧，照片上最右边那个日本军官有啥特别？”

廖辉和徐晓峰这才注意到，最右边那个日本军官的脑袋被红笔画了个圆圈。隔了半个多世纪，红圈已经暗淡，不留神很容易忽略。廖





辉试探着问唐优优：“你的曾祖母看重这张报纸，是跟这个日本人有关么？”

唐优优点点头，说：“确切地讲，是跟我曾祖父的离奇失踪有关。”接着，她讲起了七十年前的那段往事。

3. 哑谜蹊跷

唐优优的曾祖父唐磊是个泥瓦匠，手艺很精湛。1945年初，唐磊被鬼子抓去修工事，一连两个月没回家。日本军方经常强征中国劳工，但这回和以前不同，在哪里干活、干啥活都严格保密。3月7日，唐优优的曾祖母突然接到日军通知，说她的丈夫和另外二十七名泥瓦匠死于塌方事故，尸骨无存。

听到噩耗，唐优优的曾祖母哭得死去活来。然而，两天后的一个深夜，乔装改扮的唐磊悄悄摸回了家。唐优优的曾祖母又惊又喜，弄不清丈夫到底是人还是鬼。唐磊说自己死里逃生，带回一个鬼子藏宝的秘密，接着，他讲起了过去这两个多月的经历。

唐磊和另外二十七名泥瓦匠被蒙上眼睛，带到一个秘密地点，鬼子要他们挖掘一条幽深曲折的地下通道，并在通道尽头修建地下室。

工程是在严密监视下进行的，所有泥瓦匠一律不准回家，也不能与外界联系。起初，唐磊搞不清自己在哪里干活，后来才渐渐明白所在的位置。3月7日早晨，工程竣工，唐磊看见日本兵将一批酒坛搬进了地下室。唐磊觉得奇怪，酒坛能值几个钱，干吗藏得这样隐秘啊？这时有个泥瓦匠悄悄向他透露，酒坛里装的是金条。唐磊从酒坛的数量和日本兵搬运时吃力的样子推算，这批金条至少有几百斤。当天傍晚，鬼子办了两桌丰盛的酒席，犒赏中国劳工。鬼子军官宣布，吃完饭就发工钱，然后泥瓦匠们可以回家。

酒宴刚开始唐磊就闹起了肚子，他到屋外方便时无意中发现，几个日本兵正在远处挖一个大坑。唐磊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那个大坑是给中国泥瓦匠准备的，目的是杀人灭口。

出于谨慎，回屋后唐磊没敢碰那些酒菜，混在同伴中假装吃喝。酒宴进行到一半时，泥瓦匠们一个个栽倒在桌上，唐磊明白酒菜里被下了蒙汗药，也假装昏迷不醒。这时，鬼子军官和一个鬼子兵进了屋。鬼子军官挨个把泥瓦匠们检查了一番，然后对鬼子兵说：“你在这儿



看着点，我去瞧瞧坑挖好了没有。”说完，鬼子军官快步走了出去。

唐磊明白接下来将发生什么，自己虽然逃过了蒙汗药，但绝逃不过活埋。躲又没处躲，跑又跑不掉，怎么办呢？情急之中，唐磊想出一个李代桃僵的脱身法。趁鬼子兵转身时，唐磊悄悄操起一条板凳，用力朝对方后脑砸去……这一下又准又狠，鬼子兵哼都没哼就倒在了地上。唐磊迅速动手，把自己的衣服和鬼子兵的军装作了互换，又把鬼子兵抱到餐桌旁趴好。随后，唐磊悄悄躲到屋外，在一个隐蔽处藏了起来。

不久，鬼子军官带着几个鬼子兵回到屋里，把二十八个泥瓦匠一一抬出，埋进了大坑。由于天黑，再加上麻痹大意，鬼子没发现唐磊被调了包。

挨到下半夜，唐磊趁鬼子不备，蹑手蹑脚逃走了。他没敢马上回家，而是在外面躲了两天，确认自己家没被鬼子监视，这才悄悄摸了回来……

听丈夫讲完死里逃生的经过，唐优优的曾祖母喜极而泣。唐磊告诉妻子，自己知道那批金条的埋藏位置，打算尽快把它们挖出来，然

后带着全家远走他乡。唐优优的曾祖母怕出事，问那样做有没有危险。唐磊说偷偷行动风险不大，但开启地下室和搬运金条很费力，一个人干不了，得约弟弟一起下手。

几天后，唐磊让妻子把弟弟悄悄叫到了家里。那晚，兄弟俩一边喝酒，一边商量行动方案。唐优优的曾祖母在厨房里忙进忙出，她做梦也想不到，那个晚上竟是自己和丈夫的永别。

讲到这儿，唐优优收住了话头。

廖辉和徐晓峰听得入了迷。唐优优的讲述实在太重要了，不但进一步证实汪伪宝藏的存在，而且提供了事件的亲历者。不过，听到最后，廖辉仍没弄懂照片上那个日本军官跟唐磊的失踪有啥关系，于是他向唐优优提出了这个疑问。

唐优优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说：“三点多了，太奶奶应该睡醒了，我带你们去见她，请她亲口讲一讲两者的关系。”

廖辉和徐晓峰非常兴奋，乐颠颠地跟着唐优优出了书房。唐优优把他们领到朝南的一间屋子，屋子里坐着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太太，那就是唐优优的曾祖母。

唐优优把廖辉和徐晓峰的来



意告诉了曾祖母。听说眼前这两个小伙子想破解七十年前那桩藏宝秘密，老人很激动，她说：“如果能找到那个宝藏，或许就可查清我丈夫失踪的真相，这个谜困扰了我七十年，也让我痛苦了七十年，我希望临死前能揭开谜底。”

廖辉和徐晓峰表示，一定尽全力破解汪伪宝藏之谜。随后，廖辉指着《时事公报》上的那个日本军官，向老人问道：“这个日本人和唐爷爷的失踪有啥关系？”

唐优优的曾祖母叹了口气，开始回忆七十年前的那个傍晚：

因为怕妻子不小心说漏嘴，唐磊没把宝藏的具体位置告诉她。唐优优的曾祖母是在添酒上菜时，从丈夫和小叔子的对话中听到了一些有关宝藏的内容。唐磊说那个藏金条的密室建在一座庙的下面，究竟是哪座庙，唐优优的曾祖母没听清，她只记得小叔子说了一句：“密室的入口，肯定在其中一座塔的底部。”

唐磊摇摇头，正要说出答案时，忽然瞥见放在床头的《时事公报》，那上面有一张五个军官的合影。看见照片，唐磊即兴出了个谜语，他用红笔在其中一个鬼子军官的脑袋上画了个圆圈。然后，唐磊指着照

片对弟弟说：“要问密室的入口在哪里，答案就在这张照片上。”

唐磊平时喜欢猜谜，此时还不忘玩解谜游戏。唐磊的弟弟盯着照片琢磨了好一会，突然拍手笑道：“我知道了！”说着，他用筷子蘸着酒水在桌上写出了答案。唐磊看后点点头，一个劲夸弟弟聪明。这当儿，唐优优的曾祖母去厨房端菜，没听见哥俩后面的对话。晚上十点左右，唐磊和弟弟带着工具悄悄出了门。





直到第二天黄昏，兄弟俩仍没回来，唐优优的曾祖母知道出了事。她拿着那张《时事公报》，向许多猜谜高手请教，想弄清藏宝的地点，以便寻找丈夫和小叔子。但猜谜高手们都一头雾水，不明白画了圈的鬼子军官究竟代表什么。

一晃七十年过去了，唐优优的曾祖母始终珍藏着丈夫留下的《时事公报》，希望有一天能破解这桩离奇的悬案……

讲到这儿，唐优优的曾祖母已老泪纵横。

廖辉也喜欢猜谜，听了这段故事，他拿起报纸重新审视。报纸上的照片已发黄，但五个军官的模样仍清晰可辨。被画了圈的日本军官约摸五十来岁，佩戴大佐军衔，照片下方的注解表明，他叫吉田康夫。廖辉思忖良久，没猜出这跟密室的入口有啥关系。

无奈之下，廖辉试探着问唐优优的曾祖母：“奶奶，我想把报纸拿回去仔细研究，以便找出事情的真相，可以吗？”

唐优优的曾祖母点了点头，说：“我留着这张报纸，是为了弄清丈夫的下落，如果你要研究，就拿去吧。”

4. 苦苦探寻

当晚，廖辉和徐晓峰捧着《时事公报》，反复揣摩唐磊编的那个谜语。

徐晓峰说：“唐磊在吉田康夫脑袋上画个红圈，地下密室的入口肯定跟他有关。”

廖辉说：“这我也知道，问题是要弄清两者究竟有啥关联。”

徐晓峰瞅着照片上的吉田康夫，猜测道：“吉田康夫长得圆溜溜胖乎乎，有点像弥勒佛，唐磊可能想暗示，密室的入口跟庙里的弥勒佛有关。”

廖辉立刻否定了这种猜想，否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照片上的杨叔丹比吉田康夫更胖，更像弥勒佛。徐晓峰的思路虽然不对头，却提醒了廖辉，藏宝的密室在一座庙的下面，密室的入口很可能也在那儿，所以谜语的答案应该跟庙里的某样东西有关。脑袋上画了红圈的吉田康夫，像寺庙中的什么呢？廖辉琢磨到深夜，毫无结果。最后他决定，明天去宁波的各个庙宇走一遭，实地找一找灵感。

在宁波，解放前留下来的寺庙一共有七座，廖辉和徐晓峰去了其中有塔的五座庙。为啥只去有塔的寺庙呢？因为唐优优的曾祖母提到



过一个细节，当时唐磊的弟弟怀疑密室的入口在一座塔的底部，可见那座庙里是有塔的。

廖辉和徐晓峰在那五座庙里仔细琢磨，想找出线索，但没有成功。

看廖辉急得抓耳挠腮，徐晓峰说：“我表叔是猜谜高手，要不咱找他请教一下。”

廖辉无计可施，便同意了。

徐晓峰的表叔张权五十来岁，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平时喜欢猜谜。见到张权，廖辉介绍了寻宝的全过程，然后把那张《时事公报》递给他。

张权盯着报纸上的照片，思忖了好久才说：“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这个谜语无解。”

“不对，不对。”徐晓峰立刻反驳，“听唐优优的祖母说，当时她的小叔子很快就猜出了谜底，这个谜语是有解的！”

张权皱着眉头说：“这说明，唐磊的弟弟还掌握了某种我们所不掌握的信息。”

“什么信息呢？”廖辉和徐晓峰异口同声地问。

张权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解释道：“比如，这个吉田康夫可能有个特别的绰号，唐磊兄弟俩都知道，所以很快就联想到了庙里的某个位置。但我们不晓得，所以想破脑袋

也找不出答案。”顿了顿，张权补充说，“唐磊是个泥瓦匠，编不出非常高深的谜语，所以他对弟弟的暗示应该很直白。现在连我都猜不出这个谜，肯定另有原因。”

廖辉觉得张权的分析有道理，他决定再去唐优优家，向唐优优的曾祖母详细了解吉田康夫的情况。

说干就干，廖辉和徐晓峰再次来到了唐优优家。结果却令人失望，唐优优的曾祖母只记得吉田康夫是日军头目之一，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从唐优优家出来，徐晓峰垂头丧气，认为寻宝走进了死胡同。但廖辉并不气馁，他下定决心，尽一切可能收集吉田康夫的个人资料，从中找出解谜的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廖辉在省抗日研究会找到了吉田康夫的详细档案。除了文字内容，档案里还有三张吉田康夫的照片，都是侵华期间拍摄的。

当廖辉看到这些照片时，他惊呆了——眼前这个日本军官只有四十来岁，而且体形瘦削，与《时事公报》上的吉田康夫判若两人。震惊之余，廖辉觉得这个日本军官很面熟，他取出《时事公报》核对，发现站在吉田康夫左侧的石井太



郎跟档案照片上的日本军官是同一人。很显然，《时事公报》中的注解有误，错把石井太郎写成了吉田康夫。唐磊兄弟俩是认识石井太郎的，不会被报纸上的注解误导，这就是说，当时唐磊是在石井太郎的脑袋上画圈……

弄清这一点后，廖辉立刻猜出谜底是“石井”，密室的入口在石井里！张权说得没错，唐磊即兴所编的谜语很简单，在石井太郎的头部画圈，暗指密室入口与这个人名字的开头部分有关，那就是石井。

蹊跷的谜语终于被破解，廖辉激动不已，马上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徐晓峰和唐优优。三人商定，接下来重点检查庙里的石井。

5. 发现入口

五座可能藏宝的庙宇中，只有观海庙和云岭寺各有一口石井，密室的入口应该在其中一口井里。

在探宝取得实质性突破前，廖辉不想对外声张，这样就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怎样才能悄悄检查那两口石井呢？略加思忖，徐晓峰有了主意，他通过朋友联系上了市文保所的所长，谎称自己要写一篇有关古井的论文，请文保所开具介绍信，去观海庙和云岭寺对两口石井进行实地考察。

文保所的介绍信非常管用，三个年轻人的“勘察”进行得很顺利。

如果密室的入口在井里，敲击井壁会听到空洞的回音。廖辉和徐晓峰沿着绳索分别下到两口井里，

用榔头逐一敲打各处井壁，但始终没听到空洞的回音。这说明，井里并没有密室的入口。

廖辉觉得奇怪，难道自己判断有误，密室的入口跟石井无关？可是，自己破解谜语的方法没错呀，答案就是石井。晚上，廖辉辗转难眠，反复





思考着这个问题，琢磨到深夜，他忽然想到：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庙里的石井会不会被填平了呢？完全有这种可能，自己还得去另外三座有塔的寺院好好调查一番。

第二天，廖辉、徐晓峰和唐悠悠挨个去那三座寺庙询问。前两座寺庙的僧人都说庙里从来没有石井，当问到七塔寺的老方丈时，他肯定地点了点头。

老方丈说：“我们寺里确实有一口明代古井，井圈是用石板砌成的。”

廖辉又惊又喜，忙追问道：“这口石井是不是被填了？”

老方丈摇摇头说：“没有填，这口井还在。”

“还在？”廖辉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把七塔寺里里外外都瞧遍了，没发现有石井呀。”

徐晓峰随声附和：“是呀，我们看得很仔细，连犄角旮旯都没放过，你们寺里压根没有井。”

老方丈朝南一指，说：“石井在那边。”

廖辉、徐晓峰和唐悠悠扭头看去，只见南面横着一堵高高的围墙。廖辉不解地问：“难道石井在围墙外？”

老方丈点头称是。

“可是，围墙那边不属于七塔寺呀！”徐晓峰提醒道。

老方丈说：“以前那边属于七塔寺，‘文革’期间被划给了铝制品厂，石井就在那儿。”

廖辉、徐晓峰和唐悠悠这才恍然大悟，他们谢过老方丈，立刻赶往隔壁的铝制品厂。铝制品厂两年前已停产，旧厂房成了仓库。看仓库的是个秃顶的瘦老头，徐晓峰买了条香烟送给他，又出示了文保所的介绍信，瘦老头高高兴兴把三个年轻人带到了石井旁。

石井的井圈呈六边形，由青石板砌成，上面刻满了繁复的花纹。

历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渴望的目标，廖辉、徐晓峰和唐悠悠激动不已。见瘦老头仍站在一旁，徐晓峰对他说：“大爷，您看门去吧，测量工作我们自己会做。”瘦老头点点头，走开了。

瘦老头刚消失，三个年轻人便迫不及待地拥到井圈旁，一齐探头往井里张望。这口明代石井特别深，井内的空间比普通水井大好多，井里黑黢黢的，除了井壁上厚厚的青苔，其他什么也瞧不出来。

“密室入口就在这儿么？”唐悠悠将信将疑地问。



徐晓峰说：“有没有入口，下去检查一下就知道了。”说着，他从背包里取出绳索往自己的腰上系。不一会儿，徐晓峰收拾停当，拿着手电和榔头钻到了井里，廖辉和唐优优在井口观望。

下到离地面三米深时，徐晓峰开始用榔头仔细敲打四周的井壁，敲了一圈没听见回音，他继续往下滑。四米、五米、六米……滑到离地面七米左右时，徐晓峰手中的榔头敲出了一阵清晰的回音。

“这儿！这儿有回音！！”廖辉和唐优优听见了回音，异口同声地喊。

徐晓峰用榔头一寸一寸试探，发现有回音的井壁呈圆形，直径约一米。他把这部分井壁上的青苔全部刮去，一个圆形的封闭口露了出来，封闭口内的砖石与周边的井砖不同，显然是后来砌上去的。徐晓峰用榔头的尖端试了试，发现封闭口周边的填土可以挖开，于是他冲井上的廖辉和唐优优喊道：“放一把凿子下来，我把封闭口打开。”

廖辉立刻照办，用绳索把凿子送到了井下。

徐晓峰将封闭口的填土全部凿开，然后对着上面的砖石用力敲了

几下，只听“轰隆”一声，封闭口四分五裂，瞬间消失无踪，一个黑黢黢的圆洞露了出来。见到这一幕，井上井下三个年轻人同时欢呼起来：“找到了，密室的入口找到了！”

随后，徐晓峰把脑袋伸进洞口，举着手电朝里张望。

沿洞口垂直向下，有一部锈迹斑斑的铁梯，铁梯的尽头隐隐约约有一扇拱形的门，由于光线昏暗，具体情况看不清楚。徐晓峰仰头对廖辉和唐优优说：“洞口下面好像有一扇铁门，我下去看看。”说着，他把手电掖在腰间，小心翼翼钻进洞口，抓着铁梯的扶手一点点往下爬……

廖辉和唐优优趴在井沿上，紧张地等待徐晓峰的探索结果。

约摸过了十分钟，徐晓峰从密室的入口钻了出来，抓着绳索气喘吁吁爬出了石井。廖辉和唐优优一左一右拉住他，急切地问：“怎么样，密室里有藏着金条的酒坛吗？”

徐晓峰擦着额头的汗珠说：“铁梯的尽头有一扇紧闭的铁门，我使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打不开，铁门里是啥情形还不知道。”

唐优优猜测道：“铁门内肯定是藏宝的密室！”

廖辉的看法和唐优优相同。徐



晓峰说：“那扇铁门很厚实，没有撬棍根本打不开。”

唐悠悠说：“那我去门卫室，向看门的大爷借一根撬棍。”

徐晓峰抬头看看天色，建议道：“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带了撬棍再来探宝吧。”

廖辉赞同徐晓峰的意见，最后三人商定，明天早上八点在石井旁集合，继续勘察汪伪宝藏。

离开石井时，唐悠悠无意中瞥见，远处的一棵梧桐树后有个人影一闪，她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廖辉和徐晓峰。三人立刻跑到梧桐树后察看，却没发现有人躲在那儿，四处搜寻了一番，也没找到任何人。

廖辉对唐悠悠说：“除了看门的大爷，这个仓库没有别人，你会

不会是看花了眼？”

徐晓峰跟着说：“仓库只有一道门，老大爷在那儿把着，别人进不来。”

唐悠悠挠着头说：“那可能是我看错了。”

6. 深埋杀机

次日廖辉起了个大早，准备好所需的工具后，他给徐晓峰打了个电话。电话铃响了很久没人接，连着拨打几次都是如此。廖辉觉得纳闷，又给唐悠悠打电话，问徐晓峰有没有跟他联系过，唐悠悠说没有。廖辉估计徐晓峰先去了铝制品厂仓库，便和唐悠悠相约赶往那儿。

半小时后，两人来到了铝制品厂仓库。

看门的瘦老头正在吃早点，廖辉一边向他打招呼一边问：“大爷，徐晓峰来了吗？”

瘦老头说：“没有，开门到现在，这儿还没来过人。”

廖辉再次拨打徐晓峰的手机，仍无人接听。唐悠悠猜测道：“他可能临





时有事来不了，咱们去石井旁等吧。”

廖辉点点头，两人朝石井走去。只见井台上放着一个工具包，旁边还有两只空麻袋。那个工具包是徐晓峰的，廖辉怀疑徐晓峰已独自下井，便冲着井里大声喊他的名字。可是，喊了半天下面毫无反应。

唐悠悠盯着地上的工具包和空麻袋，不解地问：“如果徐晓峰在井下，那他是咋进来的呢？看门的老大爷说早上没人来过这儿。”

廖辉也很纳闷，决定下去看个究竟，他钻入井中，抓着绳索一点点往下滑。滑到密室入口，廖辉打开手电，猫腰爬了进去。唐悠悠趴在井沿上，目不转睛地朝下望。

过了很久，井下仍毫无动静。

唐悠悠的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她冲井里大声喊：“廖辉，听到吗？”喊了好一会儿，井下始终没人回答。唐悠悠紧张起来，她忽然想到，许多藏宝地点往往设有防止偷盗的机关，徐晓峰和廖辉会不会中了这类机关呢？就在唐悠悠心急如焚时，手机铃声骤然响了起来，电话是廖辉打来的。

唐悠悠迅速按下接听键，焦急地问：“廖辉，密室里的情况怎么样？徐晓峰在里面吗？”

对方没有回答，手机里传来一个气若游丝的声音：“救，救命……”

唐悠悠心头一惊，忙问：“廖辉，出啥事了？”

电话那头寂静无声，唐悠悠连续问了几遍，廖辉再也没有回答。唐悠悠意识到井下可能发生了意外，慌忙拨打110报警。

没过多久，110巡逻车鸣着警笛赶到了。唐悠悠向警察介绍了自己和廖辉、徐晓峰探索汪伪宝藏的经过，又把刚刚发生的事作了简单描述。带队的杨警官初步判断井下可能有异常情况，他让一个姓孙的年轻警察戴上钢盔穿上防弹衣，下井察看。

小孙身上的对讲机一直开着，他不断向杨警官报告自己在井下的活动：我已爬进密室入口，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怪味，怪味越来越浓……这时，对讲机里传来了小孙剧烈的咳嗽声，咳了好一阵，他才哑着嗓子继续说：这气味闻着好难受，我现在喉咙又干又疼，眼睛也不停流泪，几乎睁不开……密室中央排放着许多酒坛，有几个坛子已被敲碎……啊，酒坛旁躺着两个人！不，是三个，因为稍远处还躺着一个人！哇，酒坛那边还有两具白森森的骷髅……此刻，对讲机里



传出了更剧烈的咳嗽声。

杨警官感觉情况不妙，立刻冲对讲机吩咐道：“小孙，井下可能有毒气，你赶快上来！”

小孙艰难地说了声“是”，接着，对讲机里响起了他踉踉跄跄的脚步声。几分钟后，脚步声戛然而止，随即传来“咚”一声响。杨警官立刻呼喊小孙的名字，但对方没有回应。

“不好，小孙中毒倒下了！”杨警官一边说，一边用对讲机向公安局求援。与此同时，他让另一名警察找来一块湿毛巾，捂在自己嘴上下了井。

大约过了一刻钟，杨警官背着昏迷的小孙，吃力地爬上了石井。这时，一批戴着防毒面具的特警也赶到了，跟特警一起来的还有一辆救护车。小孙中毒不深，经过简单救治便苏醒了。

接着，几名戴着防毒面具的特警钻入了石井，没过多久，他们先后从井里背出三个昏迷不醒的男子。唐优优上前辨认，发现这三个男子分别是廖辉、徐晓峰和张权。廖辉的情况还好，生命体征基本稳定，徐晓峰身上的皮肤大面积灼伤，处于重度昏迷状态，张权则生命垂危。医务人员把三个中毒患者抬上

救护车，救护车风驰电掣般驶离了现场。

随后，特警小心翼翼从井里拎出一个沉甸甸的酒坛。杨警官捧起酒坛摇了摇，感觉里面装满了液体。据特警反映，密室中刺鼻的怪味是从打碎的酒坛里发出的，杨警官怀疑酒坛里装着某种有毒物质，立刻派人将酒坛送往防疫部门检验。

防疫部门判断，酒坛里装着的是芥子气。至此，“汪伪宝藏”的真相被揭开：石井密室里储藏的，





是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留下的生化武器。

唐磊等中国泥瓦匠以讹传讹，误认为酒坛里装着的是金条。七十年前的那个深夜，唐磊和弟弟悄悄摸进了储藏芥子气的密室，在打碎酒坛时芥子气外泄，兄弟俩中毒身亡。后来日军发现有人进入过井下密室，就把井壁上的入口重新砌死……

1945年3月初，邱伟达等人以劳军为幌子，秘密押运四百公斤金条抵达宁波，巧得很，此时正赶上日军埋藏化学武器。七十年后，廖辉阴差阳错把这两桩事联系在一起。至于汪伪宝藏下落究竟如何，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回头再说廖辉、徐晓峰和张权。经过抢救，廖辉很快苏醒，不久便恢复了健康。徐晓峰的中毒时间超过十小时，抢救了三天才捡回一条命，但他的造血功能严重受损，余生得靠药物维持。张权上了岁数，体质较差，医生竭尽所能没把他救活。

事后，根据徐晓峰的交代，再加上现场勘察，警方还原了事件的经过：

那天傍晚，徐晓峰进入密室后，看见了成排的酒坛，他的心激

动得怦怦直跳。面对想象中数不胜数的金条，徐晓峰起了贪念，他决定瞒着廖辉和唐优优，将一部分金条偷偷占为己有。于是，回到井上后，徐晓峰谎称密室的拱门是关着的，建议第二天早晨带着撬棍再来开门。午夜时分，徐晓峰悄悄钻入了石井……刚走进密室，徐晓峰脑袋上就挨了一记闷棍，当即倒地昏迷……

把徐晓峰打晕的是张权。张权从徐晓峰那儿得知密室的入口已被破解，便一直悄悄尾随他们。三个年轻人在井旁的对话，躲在暗处的张权听得一清二楚，他产生了和徐晓峰相同的贪念，决定半夜里先下井取走一批金条。晚上十一点左右，张权来到了石井密室，正要打开酒坛时，突然听见密室外的通道里传来了脚步声，他赶紧躲到了隐蔽处。由于密室内光线昏暗，张权没看清进来的是表侄徐晓峰，举起撬棍将他打倒。当看清躺在地上的人时，张权后悔不迭，但此时他只顾窃取金条，便迫不及待地去敲碎酒坛……然而，从酒坛里露出来的并非金条，而是致命的芥子气……

闹了半天，尘封七十年的不是宝藏，而是凶险的杀机。

（题图、插图：杨宏富）



卖报姑娘

■ 乐世编译



维塔斯住在俄罗斯远东小城拉斯克，是一名无线电专家。这天上午，他正赶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并要在会议上发言。

这个季节的拉斯克，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30度了。维塔斯在去参加会议的路上，经过了一家小报亭。他决定买一份报纸，于是叩开了报亭的小窗，里面露出一张姑娘的脸。姑娘见维塔斯冻得脸都发黑了，连忙把他让进报亭取暖。

这是一个长着大眼睛的漂亮姑娘，叫卡佳。维塔斯作了自我介绍，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卡佳好像对此了如指掌，她甚至说维塔斯将在会上挨批，被大家称为空想家。

维塔斯正疑惑不解时，卡佳塞给他一张报纸，并说报上就是这样写的。

维塔斯拿过报纸，看到第三版上的大幅标题：全俄无线电波传播会议在拉斯克召开。文章写道：“12月24日中午12点，在电机厂俱乐部召开了全俄……”维塔斯一下子被弄糊涂了，要知道今天是24日，会议要在一小时后才开幕。

卡佳笑嘻嘻地告诉维塔斯，她卖的是明天的报纸。维塔斯翻过来一看，果真是25日的《红旗报》，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维塔斯心想：要是我不按报上写的去做，不去参加会议呢？卡佳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思，她对维塔斯说：“一切都不可能改变。”

维塔斯心里充满了疑惑，他和卡佳约好，开好会回来找她。

12点到了，会议准时开始。



一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致了开幕词，接着很快就轮到维塔斯发言了，他尽量讲得很克制，大家也都聚精会神地在听。维塔斯开始觉得明天报上不会有那篇批评自己的文章了。接下来大家的提问也极其一般，维塔斯以为可以轻松地下讲台了。可是风云突变，一些人开始提出严厉的批评。不到半小时，维塔斯的报告已被批得体无完肤。而恰恰是这个时候，拥进来一大群新闻记者，闪光灯亮个不停。

维塔斯竭力想改变明天报纸上的那篇报道，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他已经完全相信卡佳确实是在出售明天的报纸了。

完会后，维塔斯到报亭去找卡佳，卡佳狡黠地微笑着问他会开得怎样。维塔斯沮丧地告诉她一切正如报上所说。他好奇地问：“报纸是从哪儿送来的？”

卡佳说：“是从印刷厂送来的。”

维塔斯又问：“为什么要卖明天的报纸？”

卡佳的回答像谜一般，她说送来的各种报纸上的消息不完全相同，她从中挑选一种出售，这报上的消息就会成为真实的事情。

维塔斯听得目瞪口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他再次来到报亭门口，大声叫着卡佳的名字，却没有听到回答，报亭里只传出一阵揉报纸的沙沙声。维塔斯推门进去，卡佳坐在一堆还在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面前，好像正为什么事而难过。维塔斯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她说10点钟韦尔希宁大街上的幼儿园要着火，这是她刚从报上读到的消息，她现在得去提醒他们一下。维塔斯问最后详细情况怎么样，卡佳支吾着说有个孩子差点出事了。

他们走出报亭，卡佳锁上门，却把钥匙塞在维塔斯的口袋里，这让维塔斯好生奇怪。



他们跑步来到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这是一幢新建的两层楼房。一切都很正常，丝毫没有要着火的迹象。孩子们此时正坐在餐厅里准备吃饭，卡佳在门口向两个正在忙碌的保育员招手示意。其中一个走过来问有什么事，卡佳告诉她10点钟左右这幢房子要发生火灾，建议她赶快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并尽快把他们转移到附近居民家里。

此刻，维塔斯则往消防队打电话。对方认真地询问起火时间，是什么东西着了火。维塔斯告诉对方暂时还没有着火，但10点钟会着的。对方认为维塔斯在开玩笑，非常不满地挂了电话。

没办法，维塔斯和卡佳只能歇斯底里地对保育员大吼，让他们

立刻把孩子带出幼儿园。保育员见这两人如此激动，心里倒也怕了起来，于是开始组织孩子们撤离。10点的钟声敲响了，大家同时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接着，从厨房冒出了浓烟。保育员吓坏了，比起大火，卡佳和维塔斯未卜先知的能力更让保育员害怕，这也太灵异了！

不一会儿，消防队也赶到了，他们一边灭火，一边和卡佳他们一起救孩子。可孩子太多了，大家拼命往外输送。为了把最后一批孩子转移出去，卡佳托住坍塌下来的木隔板，让孩子们通过，并命令维塔斯到室外的窗台下去接孩子，可卡佳自己却没来得及跑开，着了火的木隔板把她压在了下面。

维塔斯急坏了，他叫了救护车，和工作人员一起把卡佳送往了医院。到医院时，卡佳已经奄奄一息了，医生们在尽力抢救。抢救室外，维塔斯焦急地来回踱步子，他无意中把手插进口袋，摸到了上午卡佳给他的钥匙。突然，维塔斯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拼命地跑向卡佳的报亭。

打开报亭的门，他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报纸，上面写道：“12月25日10时，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



· 海外故事 ·

发生了一场火灾，一位名叫卡佳的女孩不顾自身安危，参与了疏散儿童的工作。孩子们都活了下来，可是她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看完报道，维塔斯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哭泣。多好的女孩啊！明知自己就要死了，却还那么镇定地保护孩子们！维塔斯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团又一团被揉搓的报纸。他回忆了一下，这些报纸都是卡佳上午揉的。这些都是卡佳不想卖出去的报纸，难道这些报纸上刊登了她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吗？

维塔斯捡起一团，展开报纸，

上面写道：“12月25日10时，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发生了一场火灾，一位名叫维塔斯的无线电专家不顾自身安危，参与了疏散儿童的工作。孩子们都活了下来，可是他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维塔斯惊呆了，他立刻展开地上其他被揉成团的报纸，无一例外，上面都是说自己死了。他的太阳穴“咚咚”地跳了起来，卡佳今天完全是为了维塔斯而选择了牺牲自己。本来应当是维塔斯托住塌下来的木隔板，而卡佳却让他到室外去干任何人都能胜任的事……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丽)

· 本刊信息传真 ·

“法宝杯”华东六省一市法治故事作品征文大赛评选揭晓

经评审委员会评定，“法宝杯”华东六省一市法治故事征文作品各奖项已产生，现公布如下：

一等奖：《两个白头翁》（徐树建）、《一两之差》（艾丁）、《捡到一部手机》（吴水群）。奖金各3000元。

二等奖：《爱心的力量》（杨东）、《失足在成功之后》（田於中）、《今晚你到酒店来》（王祥英）、《再生馒头店》（钱昌萍）、《千家锁》（卢树盈）。奖金各2000元。

三等奖：《神秘的雇主》（吴港）、《一张购物券》（林梅朵）、《爸爸平安着陆》（黄明立）、《大哥别杀我》（无字仓颉）、《有备难免患》（申之珉）、《隔墙有耳》（张春风）、《大妈威武》（谢天）、《钥匙》（周琪卿）。奖金各1000元。

创作奖：《砖头砸进窨井里》（吴水群）、《滴血的赔偿金》（丁秀红）、《天落蹄髈》（金虹）、《鸭掌风波》（张红玉）、《你说我听》（许月琴）、《吃不了就兜着走》（任黎明）、《一本书的命运》（何建新）、《阿P开快餐店》（周嵘）、《最后一个号码》（傻雀）、《最佳防盗》（刘忠山）、《私了》（蒲旭）、《三个蜘蛛人》（大刀红）、《山水有相逢》（一杰）、《追回来的钱》（河西走狼）。奖金各500元。



公平交易

有个老实人名叫公平，日子过得很艰难。这天，他低着头走路，突然看见路边有什么东西，他捡起来一看，居然是一文钱！

公平心里纳闷这是谁丢的呢？他再仔细看了看，上面居然还镂着字：公平与交易二人平分此钱。

这不就是说自己么？公平很高兴，想着这是老天对他的恩赐。可是就这一文钱也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公平可不敢独占。他决定去找那个叫做“交易”的人，既然是上天赐的，就要按上天的旨意和交易平分此文钱。

公平经历了长时间的寻觅，他带着坚定的信念，付出了很多的辛

苦，终于打听到了那个叫做交易的人是住在某处的一个员外。

员外的府第看上去很气派。而公平在长途跋涉后，外貌已经近乎一个乞丐，他的心中只剩下了要与交易平分那文钱的信念。但随后，他的一腔热忱被员外府上的看门人冷冷地拒在门外。

“谁稀罕你那一文钱！”“去去去！叫花子！我们老爷不缺钱！”“骗子！滚回到你的地方去吧！”

执著的公平坚持要见到交易，任凭遭到怎样的嘲讽，他都没有放弃努力。

这时，交易员外出现了，他听

说门口发生了纠纷，便出来看个究竟。交易员外一生经历了很多风雨，此时已经是一个老叟了。他问清了情况，径直地走到公平身边，把跌倒的公平扶起来，认真地说道：“小伙子，我非常佩服你的不折不挠，更感谢你的无私和公正！我相信你说的话！我愿意和你平分那一文钱！”

可是只有一文钱。怎么分呢？

员外只好找来工匠，命人将这文钱分成两半。就在工匠拿起锯子的时候，那文钱却一下掉到了地上，一直向前滚，最后落到一个砖缝里。

没办法，只好掏了，可那文钱就像被磁石吸引似的，越陷越深，工匠也只能不停地挖，结果院子里居然挖出了一个坑。就在这时，

那文钱不见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很大的地窖，里面有八口大缸。每口缸上都贴着封条，上面写着“此财宝公平与交易二人平分”。

人群里一片躁动。“这是员外家的院子，这些财宝应该是我们老爷的！”“对啊！是我们家的财宝！”

此时，公平已经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一文钱会引出这么个地下宝库，他还在想着那一文钱呢。

交易员外派人把大缸搬到地上，并认真检查了封条。然后，他笑呵呵地对所有人宣布说：“这八口缸里的财物是上天赐的，是这个叫公平的小伙子带我们发现了它！我和公平应该一人一半！”

然后呢，交易员外和老实人公平共同清点了财宝，并一钱一钱地做了计量，绝对平均地分配了这些财产，两家也从此世代交好。

据说，这就是公平交易的由来，这其中需要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和诚实信用。

(作者：佚名；推荐者：张强)

(题图、插图：海人)





· 神探夏洛克 ·

夏洛克和好友罗杰在聊天。

“哈哈，我要发财了！”罗杰高兴地告诉他的朋友夏洛克，“我刚认识了一位园艺家。他说只要我肯出400元，他就卖给我一盆花。这种花叫球茎紫丁香，它可是世界上极其罕见的一年生植物。”

罗杰兴致勃勃地说：“那位园艺家告诉我，每年这盆植物开花结果之后，我都可以把它的种子拿去出售。由于这种植物十分罕见，肯定能卖出大价钱。”

“算了吧。”夏洛克打断他的话，“这个园艺家在骗你。”

为什么夏洛克说这个园艺家在骗罗杰？

超级视觉 魔术师与巫师

看，魔术师从手帕里变出了一只小黄鸭！如果你把图片倒过来看，就能看见魔术师变成了巫师，小黄鸭也变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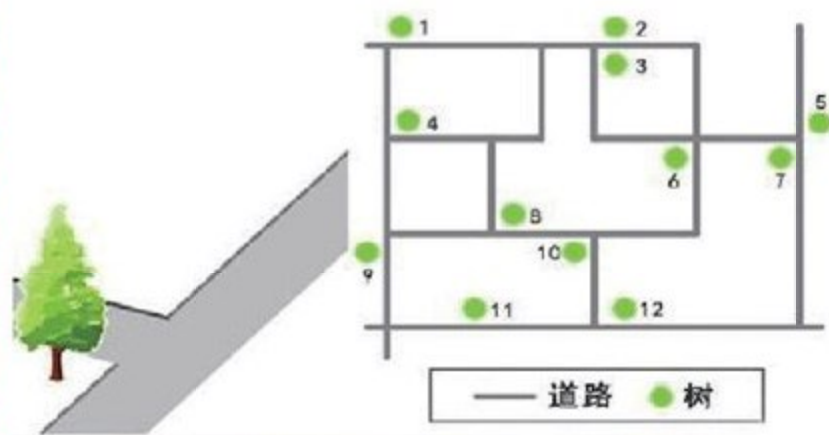


思维风暴 哪棵树？

如图，一张画着道路和树的地图。绿色小圆点代表树，灰色线是道路。那么，你能快速看出图中左侧的树是右侧地图中哪棵树吗？

A.4 B.8

本题可加故事会微信参与互动！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您可登录 <http://t.cn/Rywy9nj>。
3. 购买2015年11月上《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112。





@fkmyou 自懂事起，她就恨哥哥。小时候，哥哥得了重病，父母才生的她，让她献骨髓救了哥哥。“哼，我是为了哥哥的希望才存在的！”她总忿忿不平。没想到，她居然也得了重病，需要肝移植。这时，哥哥挺身而出，捐出了自己的一半肝脏。康复后，她紧紧抱住哥哥大哭：“哥，原来，你也是我的希望啊！”

@ 正版无字仓颉 出国留学前的家宴上，当着众亲戚的面，他捧着一杯酒呈向母亲：“妈，感谢你多年来为我付出的一切！没有你……”母亲回头望了眼墙上的遗像，说：“你应该先敬你爸爸，若不是当年他那句‘保大人’，你也没有今天。”他愕然：为何？母亲：“手术后，我失去了生育能力，从孤儿院抱养的你……”

@ 生活不是买卖 半夜，他开车回家。突然，路边有人拦下：“大哥，请送我去医院，我快要生啦！”他一看，哦，是位孕妇，正要让她上车，又停住：“不行，我给你打120！”十五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医生简单检查后，很不满：“你为何不送？她差点出事。”他转身，悄悄给自己一记耳光：以后再也不能酒后驾车！

@ 鹰翔狼啸 去年植树节，镇长亲手在这所小学种下一棵树苗，还说一年后会再来见证孩子们和树苗同时茁壮成长。可今年的植树节，镇长的身影始终没出现。校长带头给小树松土，对学生们说：“镇长工作忙，但他期待你们成长的心并没变。”副校长低声问：“为啥不说镇长被双规了？”“唉，孩子们一直以他为榜样。”

@ 江户川柯南 0707 这天，省长到某市考察。他进到菜市场，看到菜很新鲜，价格也很合理，感叹道：“多亏我孕育的新政策！”这时，他看到有位老太拎着大包小包来买菜，



(插图：佐夫)

故事会 ■ 新浪微故事大赛

10月征集主题：免费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weibo.com）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请您用最短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的故事！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故事会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1名，奖金1400元；银奖2名，奖金700元；优秀奖13名，奖金150元。优秀作品将在每月《故事会》上刊登，并结集出版。8月股票主题结果已经揭晓，@浙江龙骧龙头 获得金奖。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看。

10月微故事征集主题：世上最珍贵的空气、水、阳光是免费的，也是最昂贵的；发票中奖，那顿饭也可以是免费的；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免费的……本月请你说说关于免费的故事。正文字数在130以下，力求情节出人意料，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截稿日期：10月21日。（本期刊物特别选登9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

他上前说：“老人家别急，菜什么时候都能买到。”老太头也不回，边挑边说：“我听说，省长来所以菜价狂降，趁今天多买些，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

@ 山高人为峰 5699 老师要求学生周一来上课时带一枚生鸡蛋来，并反复强调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到教室后，老师要求同学们把生鸡蛋交上来，结果大部分同学的鸡蛋都碎掉了。同学们纷纷抱怨路这么远，鸡蛋这么脆太难保护了。听了学生们的抱怨，老师微笑着说：“你们的妈妈可是整整保护你们九个月啊！”

@ 三夺钓鱼岛 在中国首办亚运会

的那年出生名字时兴叫亚运。几年后到乡幼儿园报名上学，一下子来九个叫亚运的，园长当场建议有关家长给孩子改名，省得闹误会，王二急了：我儿不用改，他是怀孕的孕，是二胎！

@ 十耘 老周平时一分钱掰两半花，自打媳妇肚子鼓起来突然大方了，买了一堆歌曲光盘，有费玉清有帕瓦罗蒂，跟媳妇边上放个没完。儿子出生后还真争气，在学校拿了不止唱歌奖，可一唱到高音就发颤发劈，咋也改不了……多年后，在街头唱摇滚的儿子给老周烧纸：“爸，您就不能多花俩钱，买张正版的？”



杀手锏

■ 张春风

最近，有个小国要进行换届选举，**最**顿时，一个叫汉斯的男子成了香饽饽。

原来，汉斯有三十个老婆，一百三十个儿孙，按当地法律，每个人都有投票权。由于每个竞选人之间的差距很小，能否得到汉斯这个大家族的一百六十张选票，显得尤为重要。

几个环节下来，只剩下两个政客进行最后的对决：一个叫拉尔德，另

一个叫维克尔。两人想尽一切办法，都想拉拢汉斯，但汉斯一直都未表态。

这天，拉尔德再次登门拜访。寒暄过后，拉尔德掏出一张支票，笑眯眯地说：“汉斯先生，我不想再说什么，这张支票代表我的诚意！”

汉斯接过一看，立刻睁大了眼睛，原来，上面的数字是十万美元，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拉尔德说：“这些钱，足够你再娶十个老婆！即便你再生下二十个子女，抚养他们也不成问题。这样一来，等下次换届，你将有更多的选票，当然，我愿意付出更多的美元……”

汉斯很想收下，但他想了想，还是淡淡地说：“请容我再考虑考虑！”

没办法，拉尔德带着支票走了。

正如汉斯所料，第二天，维克尔也登门拜访了。汉斯有些激动，他知道，维克尔也会像拉尔德一样，掏出一张支票。他已下定了决心，只要谁给的钱多，他就选谁。

谁知，维克尔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支票的事。最后，维克尔站起身，乐呵呵地说：“汉斯先生，临走前，我想跟你说一句悄悄话！”说着，凑到了汉斯的耳边。

维克尔走后，汉斯当即决定，把一百六十张选票都投给维克尔。原来，维克尔跟他说的一句话是：“只要你支持我，我保证，不废除一夫多妻制！”





不用卖桃

■ 清 弋

马老汉种了许多桃树，今年的行情不好，桃子销路不畅，可把马老汉愁坏了。

这天，马老汉走亲戚，路过一个村庄，看见一片桃园里也结满了桃子。一个年轻人乐呵呵地坐在桃树下，看这打扮，八成是桃园的主人。马老汉奇了怪了，桃子这么难卖，这年轻人怎么一点不愁呢？

于是，马老汉上前问：“你的这些桃子都熟了，你咋不去卖桃子？”

年轻人答：“明天我的三舅会把这些桃子全部摘走，他去卖；明年我也用不着外出卖桃，到时候我的二叔会把桃子全部摘走；后年，我姑父会摘走我全部的桃子……”

站在一旁的马老汉，听了这话，不禁一阵激动：我的桃子销路不好，

这个年轻人的桃子却全部被别人包销了，而且，他明年、后年的桃子也全部被别人预订了，真令人羡慕啊！他的桃子肯定是优良品种，在市场上特别受欢迎……对，我得尝尝这个品种的桃子，然后引进这个品种！

马老汉连忙走上前去，对年轻人说他想尝尝桃子。年轻人点了点头，马老汉摘下一只桃子，迫不及待地尝了起来。才尝了两口，他便发现这桃子的味道十分平常，根本不是什么优良品种。他忍不住问年轻人：“你的桃子如此平常，为何它们会被别人预订包销？”

年轻人沉默了一下，然后一脸尴尬道：“我喜欢赌博，欠下了许多债没有钱还，只得用桃子抵债，我今年的桃子抵了欠三舅的债，明年抵了二叔的，后年抵了姑父的。”



朋友圈

■ 裴 缘

大汪开了家小公司，一直想把公司做大做强。他有个表弟，叫小伟。这天上午，小伟看见大汪穿着一身运动服，正在满头大汗地跑步。

小伟连忙上去叫住了大汪，说：“你现在怎么突然爱运动了？”大汪喘着粗气，道：“我不喜欢运动，只是不跑不行啊！”

小伟更诧异了：“咋不行？”

大汪指着跑在前面的一群中年男子，语气神秘：“他们都是本市企业界的大老板，他们喜欢跑步，我与他

们在一起跑步，是为了能够进入他们的朋友圈。他们只要随便关照一下，我的那个小公司就不愁没有业务做。”

两个月后的一天，小伟去郊外踏青，忽然看见大汪骑着一辆自行车，吃力地上着一个坡，他连忙问大汪：“你咋不再与那些大老板一道跑步了？难道你不想为自己的公司寻找商机了？”

大汪指着一群也骑着自行车的中年男子，道：“那是因为最近那些大老板忽然不喜欢跑步了，转而喜欢上了骑自行车，我因此也改骑自行车了。”

日子很快又过了三个月，这天，小伟上街去购物，忽然看见大汪拉着一辆板车，正快步走着，他不由得感到非常奇怪：大汪怎么拉上了板车？

小伟连忙来到大汪的身旁，问道：“你怎么拉起了板车？难道那些大老板们把拉板车当成了一项时尚的运动了？”

大汪长叹了一口气，道：“唉，因为整天挖空心思挤进那些大老板的朋友圈，我疏忽了对自己的公司的管理，前不久被骗走了一大笔钱，公司破产了，我不得不拉起了板车，为客户送货，挣点辛苦钱。”

怎么会这样？小伟正目瞪口呆，大汪指着几位同样拉着板车的汉子，接着道：“现在，他们才是我的朋友圈。”





改变称呼

■ 吴长海

刘二是局里的办公室主任，在单位多少有点小权，他老婆小丽是个醋坛子，总担心刘二会背着她在外面搞婚外恋。

这天，小丽和刘二在家里看电视，刘二单位的李霞来了。李霞是小丽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是班里的班花。小丽见李霞就说：“老同学来了，今天中午就在家里吃饭吧！”

李霞说：“李局长找刘主任有事，我和他这就回局里。”说罢就与刘二一道走了。

一晃几个月过去，这天晚上，刚吃完饭，刘二的手机响了，接起来一听，是李霞。李霞说：“刘二，李局长要的总结稿你写完了没有？”

电话那头的声音，小丽听得一清二楚，她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又过了几个月，这天晚上刘二和小丽在外面散步，突然碰到李霞。李

霞先朝刘二打招呼：“喂，晚饭吃了？”两个人没说几句话，李霞就走了。此时，小丽一点儿散步的雅兴都没有了，对刘二说：“回去吧，今晚风大太冷。”

一回到家，小丽就大发雷霆：“你老实交代，是不是跟李霞有一腿？”

“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根本没影儿的事！”刘二虽然回答得理直气壮，但心里却打颤鼓，因为李霞真的成了他的情人。

小丽骂道：“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我已经看出来。”

刘二一想，自己和李霞刚刚搭上情人关系，小丽凭什么看出来？于是硬着脖颈说：“说话要有证据，没有证据就是诬陷。”

“证据？”小丽一声冷笑，指着刘二的鼻尖说，“开始那次在家里李霞是叫你‘刘主任’，前不久在电话里叫你‘刘二’，这次又改口了，叫你‘喂’！你以为我不知道？”



就等你这句话

■ 王祥英

张青想让儿子上市一中，因为市一中的升学率高。可是事与愿违，儿子的中考分数够不上一中六百分的录取线。

正在沮丧之时，张青有个同学告诉他，他们小学同学有一个叫王立的，当上了市教育局的副局长。

张青大喜，马上要去找王立，但那同学却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人

一阔脸就变，去年，我儿子中考，成绩离一中的成绩线差了八分，我去找王立。王立听完我的话，遗憾地说：可惜，大侄子要是差个两分三分，哪怕是四分，我一定能帮着他进一中，可是这差了整整八分……”

张青说：“也许他真的是帮不上呢？”

那同学说：“去年，同学蒋强的女儿也中考，差了四分，他也去找王立，你知道王立咋说，他说，太遗憾了，你说大侄女要是差个一分两分，我还能想想办法，可是差了整整四分……”

张青还是决定去试试。他带着儿子找到了王立，王立一见张青，顿时丢下手头工作，跑过来与张青拥抱。

中午，张青请王立吃饭。席间，张青对王立说了儿子分数不够却想上一中一事，王立问：“这事我能帮就一定帮。大侄子考了多少分？”

张青说：“五百九十分！”

王立顿时面露难色，说：“要是差少一点，我就能帮上忙，但是这差得也太多了……”

张青问：“差多少你能帮上忙？”

王立伸出四个指头，说：“四分之内吧！”

张青暗地里戳了一下儿子，儿子忙拿出成绩单，说：“爸爸，你讲错了，我考了五百九十七，离上一中分数线只差三分！”





倒霉透顶

■ 谢元清

李飞是个卡车司机。这天，他运一卡车的货，路过一个拐弯处，忽然听到头顶“嘎吱”一响，紧接着传来一声杀猪般嚎叫。李飞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只见一个长着络腮胡的男人气势汹汹地追出来：“干什么，干什么？谁搞破坏！”李飞停车一看，糟糕：由于货物超高，把这户人家的电线刮断了。李飞自知理亏，乖乖地赔了钱。

李飞垂头丧气地回到车上，刚要启动，忽然车外“砰、砰、砰”有人敲门。他摇下车窗一看，只见车外站着一位小伙子，脸上红一块紫一块“长”了十几个大肿包，像只瘟猪头。他以为是想搭顺风车进城看病的呢，便拉下脸来问道：“你要干什么？”

哪知，小伙子像吃了火药似的，大声嚷道：“你……赔我钱来！”

“赔钱，凭什么？”李飞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

小伙子扭曲着脸，吭吭哧哧地说：“你看，我被马蜂蜇成这样，你赔我医药费！”

“你被马蜂蜇，关我什么事？”李飞更是莫名其妙。

小伙子又气又急，一把将李飞从车上拽下，绕到车的另一边，指着那根电线问道：“我问你，这根电线是不是你刮断的？”

“是啊，刚才我已经赔钱了！”李飞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小伙跺跺脚，往左前方指了指，说：“你刚才赔的是东家，我说的是西家……你看，马蜂窝还在那，还想抵赖啊！”

李飞顺着小伙子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围墙内有个院子，院子中央的一棵大树上挂着一只钵头大的马蜂窝，那根耷拉在墙头上的电线正好从马蜂窝旁穿过，一端固定在树上……



此刻，蜂巢旁还有几只马蜂在“嗡嗡”乱窜呢。看到这里，李飞恍然大悟：不用说，刚才车子刮断电线时，惊扰了马蜂，才把他蜇的，怪不得刚才听到杀猪般嚎叫……唉，这小子也够倒霉的了。

看到小伙子狼狈的样子，李飞禁不住咕哝道：“你不会跑，是木头人啊？”

“跑，怎么跑？”小伙子一听这话勃然大怒，“啪”的一掌拍在汽车引擎盖上。

李飞见小伙子脾气火爆，赶忙从驾驶室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他，安慰道：“你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小伙子喝了几口水，长长吁了一口气，这才一脸委屈地说：“唉，也怪我背时，选的日子不对……我看见家门口那只马蜂窝一天天长大，迟早有一天会伤人。我正好今天得空，就扛来一架‘人字梯’，准备把马蜂窝彻底摘除。谁知，正当我小心翼翼地凑近马蜂窝时……你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时候来……”

“啊！这么说，就这下我刮到马蜂窝了？这也太巧了吧！”听到这里，李飞惊得大叫起来。

小伙子瞥了李飞一眼，没好气地说：“谁说你刮到马蜂窝了？你把我‘人字梯’刮倒了！”

李飞惊得瞪圆了双眼，问：“噢！这么说，你从树上摔下来？”

小伙子叹了一口气，冷冷笑道：“唉，要是这样直接从树上摔下来倒也好。”

“那……到底怎么了？”李飞好奇地问。

小伙子有些不耐烦了，捂着红肿的脸，嘟囔道：“那三四米高的地方，脚下梯子忽然一动，我下意识地抓树枝，整个人悬在空中，成了马蜂的活靶子。”

李飞惊得目瞪口呆，唏嘘良久，又关切地问：“那你的脚又是怎么受伤的呢？”

小伙子白了李飞一眼，咆哮道：“废话！成千上万只蜂围着你蜇，能坚持多久？”

“啊！到底还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唉，想不到你比我还倒霉啊！”听到这里，李飞差一点冒出这句话来。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2015年10月(上)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有可能，凶手可先将池水运到家里浴缸里淹死男子，然后抛尸。

疯狂QA：水。

思维风暴：A. 移动2枚硬币

